

訂正再版例言

(一) 本書自出版後，謬承海內外讀者過事獎飾，並得一九三六年長老會基督教文字譯作獎金，譯者於此益知自勵，繼譯諸書，多所改進，幸讀者諸君，有以正之。

(二) 本書初版，譌誤尙多，幸蒙海內外明達之士，不吝教益，業經逐句訂正，並向賜教諸君，一體道謝。

(三) 本書初版所用人名地名，稍有參差，茲已根據商務印書館最新訂正之標準漢譯人名地名表，嚴加改訂，以冀統一，但專屬於聖經範圍者，則仍依聖經所用之名目為準。

(四) 西書末端，每附索引，漢書闕之，或欲翻閱一事，往往窮索不得。譯者有感於此，乃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編一簡短之索引，以便檢查。

(五)本書除初版時已由梅立德先生詳細校訂外，再版時復承倫敦會布賴松牧師 (Arnold G. Bryson) 逐句訂正，並承吾妻舜英代題封而，編製索引，於此特別致謝。

譯者謹識 二六，四，二七。

基督與人類痛苦目錄

訂正再版例言.....一

序 言.....一

第一章 混亂.....五

第二章 基督徒脫免了痛苦嗎？.....一六

第三章 應付人類痛苦的方法.....三九

第四章 基督教的方法——據福音中所載的.....七〇

第五章 基督教的方法——早年的基督徒所採用的.....八六

第六章 基督教的方法——現在的基督徒所採用的.....九六

第七章 基督教的方法勝利了.....一一九

第八章 宗教的選擇——有十字架的或無十字架的.....一四二

基督與人類痛苦

二

第九章	上帝對於人類所付的代價	一六三
第十章	痛苦爲錯誤的道德選擇之結果	一九〇
第十一章	必須連累負責的社會態度	二〇三
第十二章	得慰藉乎？抑爲人格之栽培乎？	二一〇
第十三章	最後的一句話——生耶？抑死耶？	二二七—二六二
本書專門名詞索引		二六三—二六九

基督與人類痛苦

序言

當我在這個廣大的災難區域——中國——工作的時候，我對於讀者不得不重新提出人類痛苦的——應得的或不應得的——問題來。一個人怎樣能夠避免痛苦呢？中國人底本來面目，掩蓋住的比它顯現出來的更多，但是仍舊不能夠隱藏內心之戰栗的痛苦，他們底國家，正在災厄患難的當中——這是生之煩惱呢？還是死之慘痛呢？却很難說。多數人會遊移於希冀與失望的中間啊。

除出國家的痛苦之外，每個人似乎都有他個人的痛苦；而其痛苦之深。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他們時常把痛苦遏制住，然而這樣的痛苦，有時候不再能遏制，則就盡量地

暴露出來了。像我們圓桌會議裏面的一個大學校長一樣，他說：「我已經萬事皆休了。我不知道怎樣纔好，我正要找一個人和我談話，至於他底勸導是善是惡，我卻沒有理會，我必須要找一個人來說話，我再也不能支持我底痛苦了！」他底兒子，是一個大學裏面的學生，爲着愛憤國難。新近已經自殺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一個人如何能夠免去應付人類的痛苦呢？基督的福音中間，有它明晰的答案嗎？這一個答案，是否實際能行呢？假若如此，這個答案是什麼呢？我會擬解釋基督教的答案，並且指示出實際上的方法來。有一次，會裏面一個女教士，自幼跛足得必須要用拐杖走路的，她寫給我這一個簡單的字條：「請你著下一本書時，就以誇口輕弱者爲題旨罷——我就誇口我底輕弱呢。」在那一個禮拜，她已經得到了新的出路，她的生命已經轉換，她的容光煥發。對於她底懇求，我付之一笑，當卽就忘了；因爲我幾年以來，正在搜集材料，要以另一個題目著一本書，我沒有時間再作別的書了。

但是我到另外一個苦難區域——印度——去的時候，半途留居於新嘉坡，就對一般聽衆，講到以基督方法，應付苦難，忽然間閃動了我底腦筋，要以我所講的題目，作爲下一部書的標題了。這似乎不是一個幻玄的思索，有妨一個人底演說，而可以丟開一邊的。這是一個外來的啓發——如是明顯急迫和需要，後來當我仍舊反回到往日所計劃的書的時候，就再沒有這樣的心思來做了；這新定的題旨，卻佔據了我底工作的部份，它幾乎佔據了我底全心胸。

當我看了外表的事實，似乎合着了內心的啓示，我愈想愈覺到在基督教國家裏面，少有事務，比痛苦問題及解除痛苦問題更難亂更慘切了。假若基督教國家是如此，那末，非基督教國家更混亂得不堪了。蓋痛苦是遍於全球的，而其中最慘酷的，乃是多數人視若無覩，不明痛苦的意義。就是他們明瞭點意義，也是屬於壞的方面的：以爲這個世界，是一個偶然的命運世界，在宇宙的後面，是並沒有意志的。許多人對於痛苦都沒有

知道明確的出路，是可惜的。大多數的人，就是糊塗地尋求出路，或是始終沒有得到，他們是綑縛於苦海中間的。若有人對於這個問題有所發見，則對於本題之貢獻，此其時矣。

但是寫這個題目，就是涉足於聖地——苦痛人的血淚相染而聖化的地方。這點一錯，就糟糕了。若將苦痛者的心中不能實現的希望，鼓動起來，就會苦上加苦呢。我遲疑不決，但是所有的異議，均先後除去，並且我到了最後的情況，就決定我底立場。我不擬將這本書繼續下去，除非能合乎下列的條件：「余作此書，必着眼於生活上之實用方法，不能訴諸空泛的理論，余曾身曆病痛而復得健康；惟余以此題作書，祇能作如此之懇求：上帝啊！您指示我，依照這條路行，並且竭盡心力地去行，我想把這條路指示給人家呢。」上帝應允了，我就這樣行，上帝和我要以共同的要求去行。

第一章 混亂

我說印度和中國，是災難的區域，但是我們這樣說就算完了嗎？是否每個人在某時期一定會捲入人類普遍痛苦的漩渦呢？釋迦牟尼對於人生，原有深遠久長的默思，得到一個驚人的結論。就是說生命和苦惱是二而一的：當着我們被束縛於生之輪迴的時候，我們就囚禁於苦之狹籠裏了，因為生和苦是單一的東西，不是偶然如此的，而且原來不可避免的。所以解除痛苦的惟一方法，是免除生命的自身，這是了結生命的結論，是何等驚奇的一樁事啊！但是，幾千萬同胞尙且每天說着痛苦，無常，虛空呢。

其結論與傳道書所作，不甚大異，而透徹過之。傳道書裏說：「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捕風。」在約伯書裏面也說：「禍患原不是從土中出來，患難也不是從地裏發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這書的本身，是論到不應得的痛苦

之問題的。至於這本書的答案是否全備，且待下面分解；不過這個問題，那時候在人們中間，種下根源，要求一個解決，一如今日，是實在的。

最近有一個少婦，雇了一架飛機，到達半空的時候，她就步空而出，留下這句話：「我底身心，沒有別的，只是充滿着矛盾。我正渴望着諧和。或許我去的地方，會尋到甜美的音樂罷。」她感覺到這個世界，不能找到甜美的音樂，所以她就這樣偉大的自殺責任，放在自己底肩膀上——步空而出了。

窩爾坡爾 (Horace Walpole) 說：「在理智的人看來，人生就是喜劇；在情感的人看來，人生是悲劇呢。」我們當中沒有情感的人是很少的，那末，人生對於一切人都是悲劇嗎？在潘沛依 (Pompeii) 的地方，導路者就會將古劇場的廢址，指示給你們看。在這個劇場裏面，是只演喜劇的；這個劇場的近傍，另有一個劇場，是專演悲劇的，但是在人生中間，能夠把喜劇悲劇，用這樣的方法分離開來嗎？它們豈不易同流合污於非常

混亂的狀況中間嗎？

現代的人生，似乎是一齣極端的悲劇，因為我們正處在過渡的時代，比以往的過渡時代要徹底，面不相同的。人們所依靠的，所信託的，所希望的事物，現在已經傾覆了；這種事物，昨日尚堅實可靠，到了今日，卻不見了，只有不絕如縷的痛苦，尚留在事物的後面。這樣不僅在物質界是如此，在精神界也是一樣。許多人受了新思想的潛移默化，結果，精神上的價值已經崩潰了。他們沒有把精神上的價值特意拋棄，不過覺得失卻精神之價值罷了。失卻精神價值，實使彼等得到與勒農 (Ernest Renan) 同樣之經驗，當勒農與教會脫離之際，自述他底經驗說：「包含整個人生的樂境，已經毀滅了；我底腦筋裏面，就留着一種虛空的感覺，彷彿已經患過熱症或失過戀似的。」對於人生自身的懷疑，給許多人們以虛空混雜的感覺，或說：「現代的文化，把人們自身，安放在世界第一位，同時也不再崇拜人們自身為偶像，因為崇拜自己，乃是罕有成功的，這就

是懷疑論。在表面非常富麗堂皇的現代西方文化之下，人們對於生活的自身，卻漸漸地不信任起來了。」你除非把你底生活，融化在宇宙底全體當中，否則就不會快樂的了；有許多人，並且感到一個很痛苦的問題：就是宇宙的全體，有否意義或目的呢？

有些近代的痛苦，是由於過渡時期來的，有些痛苦，乃出之於人們底內心的，人們肉體裏的靈，必須在肉體的障礙當中，求得我們生活的終極。我們以無限的慾望，居於有限的物質世界中間，所以我們在每一方面，都感到阻礙，束縛，和矛盾。有人說：「人生的困難，不是因為我們有高等的豬性和人的靈性，卻是由於兩者同時存在的緣故。在我們豬性的一方面，就愛着污穢的泥穴，使我們返歸於原始的生活；但是在我們底靈性一方面，就不真愛污穢的泥穴，就起來反抗，呼求解脫，感覺到永生的召喚。而這兩者衝突的結果，就把快樂宣告死刑了。」

沒有幾天以前，一個星相家招呼我，引起我的注意，引起我允他講說我底命運的態

度，他說：「你在外面看來，似乎快樂，不過祇是表面而已；你底心裏，時常在思想——想得到你所不能得到的東西，所以你還是不快樂。」我笑起來了，並且告訴他，他已經失眠了。不過這位星相家，卻很機智，他知道這樣的說法，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是用得到的。因為大多數的人，都在心裏背着十字架，他們底苦惱，除出訴說於上帝的耳邊——假使他們能夠找到上帝的話——以外，他們是不對人訴說的。但若他們不能找到上帝呢？那末，他們必須悶着一肚子隱痛，在那裏獨自受苦惱了。

除出這種在人們生活上不時的痛苦以外，還有特殊的災厄，突然臨到我們底頭上來的，常使我們目瞪口呆。今天我接到一封信，得悉我底女兒，山西馬拉亞山的中學校畢業了業，我因為旅行中國的緣故，卻不得不失去這個畢業禮的參加機會。信上面從描寫這個快樂的畢業禮，而說到她們下山，回到她們在平原上的家裏去的事情——這件事在普通的時候，是往往充滿着喜悅和剎那間的快樂的。但這次卻不然，因為其中有一個女孩

，也畢了業，在一座邱陵上面，回頭對她底同伴祝呼再會，同時，向後背的低牆——她以為後背就是低牆——退了幾步，但事實上她底後背，是一個牆垣底空隙，她失足而墮，卒致殞命。她是一個寡婦的獨養女呢。

爲什麼這種禍患，會碰到這個新寡的孀婦身上去呢？爲什麼這種禍患，不到別人底女兒的身上去——譬如說，到我底女兒的身上來呢？就在這裏，我們底問題已經尖銳化而難於解決的了。而許多人對於這一點，混得如亂麻一般。在中國有兩個教會裏面的小孩，屬於兩個家庭的，都患了白喉症，一個是醫愈的，而其他一個死了。亡兒的父親，悲哀得非常，因爲他只有這一個孩子；已經醫愈的孩子，則其家庭裏面，還有別的孩子，倒反痊愈了。所以他底信仰似乎不知不覺地失去了。在這種事情上面，上帝對於我們的祈禱，是否有相當的反應而加以預聞呢？有些人感覺得上帝應當預聞，並且實際上他是預聞的。但是他竟然不預聞——像以上所述的例子，上帝是明顯地不會預聞——那怎

麼說呢？一個人底宇宙觀既然推翻了，他底信仰也從此要破產了。因為這個緣故，許多人底信仰，受到最深刻的打擊。

有一次，在印度召集圓桌會議，會裏面有一個年青的英國人，他是促進英印友誼的商人團的領袖，很醒悟地說：「上帝有負於我呢。我底兄弟在戰爭中負了傷，我爲着他底生命，向上帝禱告，任何好心腸的人，都會聽我底禱告，但是上帝卻沒有。我底兄弟死了，現在我也沒有信仰了。我想基督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人物，而上帝有負於我，所以我就沒有宗教。但我希望我可以有一種宗教的信仰。」

下面的問題，是由中國的一個學生寄來的，他說：「我底姊妹，是一個最虔誠的婦女；但她受盡各樣生育的苦楚。她既然是一個這樣虔誠的婦人，爲什麼上帝不解脫她底痛苦呢？」

美國大學裏面的一個教授，被運貨車碰壞了腿，痊愈之後，他第一次赴禮拜堂去做

禮拜，對着一個學生說：「我不再信仰擬人的上帝了，假若有一位擬人的上帝，他會事前不警醒我以避免這樣的禍患嗎？」他被碰傷了，他底信仰，也從此破裂了。

在印度有一次會議裏面，一個印度人立起來說：「因為我已經成爲一個基督徒，我再也沒有什麼苦悶了；上帝已經把我從苦悶中救出來了。」他坐下去，表示十二分的滿意，因為這點似乎證明上帝喜歡他的意思。

現在這裏有四個不同的例子：一個是從英國來的，一個是從美國來的，一個是從中國來的，另一個是從印度來的。四者都歸結於一種思想上面的：就是上帝應當免除善人底痛苦，否則他就不存在；或是他存在的話，那末，在他一方面，或是在我們一方面，必定有某種的謬誤在裏面。他們都同意，假若有上帝的話，他應當將他底兒女，從苦悶災難中拯救出來，至於那個印度人的情形，上帝保佑他，乃是神底特殊恩典的表徵。

這裏是否有根本錯誤的地方呢？福音有否教訓我們說，假若我們跟從基督。我們底

獨養子就不會死於白喉呢？假若我們一天只做着禱告，我們傷於戰爭中的兄弟就不會死嗎？我們的姊妹們，若是虔誠正義的話，就不會受着生育的苦楚嗎？當着我們將要被貨車碰壞的時候，上帝是否會事先告訴他底兒女——我們——呢？當他如此預聞人事，把我們從苦惱中拯救出來的時候，這是他底恩典的特殊象徵嗎？上帝如此做法，是否是宗教運行於世間的左證呢？這裏似乎有根本謬誤的地方。

假設保證禍患只降於惡人，而善人盡數得救，這就要成爲怎麼的一個世界呢？無論何時，當着善人與惡人同在的時候，宇宙的自然律，豈不常要停止運行嗎？這樣，雖則你底身體傾斜牆外，地心吸力，亦不會把你往下吸——假若你是善良正直的話。這樣，我們立刻就有怎麼的一個宇宙呢？這樣，當然不是一個可靠的宇宙了。因爲一個不幸的境況將要來到的時候，你不知道宇宙的自然律是否運行，爲了你沒有知道當事人底性格；只是事情碰到以後，你纔得知道。假若這個人是好的，自然律的運行就會停止，否則

他就被天罰，這是一個很不可靠的宇宙呢。還有，對於人們的性格，會變成什麼樣的結果呢？恐怕要很不幸罷。

我並不懷疑，在特種情形之下，上帝能夠預聞人們的事件，並且拯救了他底兒女，事實上有時也是如此，因為上帝在宇宙中間，決不會被束縛的；宇宙底自然律，是上帝運行宇宙的慣行；說上帝不能做出律外的行為來，即是把上帝自身，弄得比他的行為更小了。上帝願意用秩序運行宇宙，是因為上帝底意志有秩序；自然律的可靠，是因為上帝是一個可靠的上帝。說上帝不能行他慣行以外的事，那末，我們的上帝，就是他自己底行為的拘束者了。我信他能干預人事，但我所反對的是：（一）無論何時，上帝應當預聞他底兒女的禍患——假若禍患臨到他底兒女的時候。（二）當着他這樣預聞的時候，就是對於當事人喜悅的象徵，否則在上帝方面，或在人們方面，就有某種的不對了。

按諸基督教義，解決苦難問題，不是從這條路走的，否則，基督徒就成為宇宙的寵

兒了，而一個嬌養慣的寵兒，常是一個寵壞的孩子呢。

當耶穌釘在十字架的時候，就被人們所唾棄，好像也被上帝所唾棄。衆人都說：「他信靠上帝，假若上帝喜悅他，就讓上帝來救他罷，」他們都以爲上帝拯救耶穌，是耶穌行善得着上帝喜悅的證據，否則就是上帝不喜悅耶穌的證據了。

上帝不會救活耶穌，但是他做了比救活耶穌更好的事情，並且我們就從這條門徑上——比救活耶穌更好的事上——以基督的教義，來解決苦難的問題。

(第一章完)

第二章 基督徒脫免了痛苦嗎？

有一節聖經裏面，是耶穌對他底門徒，講述或許要降臨到他們身上的禍患，是描摹得最有神情的。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作為基督教義解決苦難問題的綫索罷。

惡可分為兩類：一種是起於內心的，是我們的意志所揀選的，這種惡，我們叫做罪惡；另一種惡是外來的，是產生於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這種惡，我們叫做苦難。為什麼我們因內心揀選的結果而要受痛苦，這是容易明瞭的。但是當我們底內心，不揀選罪惡的行動，為什麼還要受痛苦——為什麼有外來的禍患呢？路加福音第廿一章第八節至第十九節，耶穌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說：「禍患要從外面碰到我們底身上來。」在這段聖經裏面，禍患是由九方面來到的。

登山寶訓的開端，有了九福，在這段聖經裏面，則有九凶，是他向門徒最後訓導的

預言。這九凶實際上包括了我們一切的悲傷和痛苦。現在就讓我們看一看這九條不同的凶途罷。

(一)由於宗教上混亂的意見而來的痛苦——耶穌說：「將來有好些人要冒我底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這種宗教上混亂的意見，對於許多人是一種深刻的痛苦，是無疑義的。爲什麼宇宙的事物，沒有一種明晰而不容爭論的立場呢？宗教是最深入於我們底生命的，所以宗教的疑點，就是整個生命的疑點呢。

在這個過渡和改造的時代，人們卻在這問題上感受到高度的痛苦，舊日思想的範疇與觀點，是打破了，許多人的生活，已經失去了定向。在海峽殖民地，有一所學校，接到一份入學的請求書，是一個中國的父親填的，在父母的宗教信仰一行上面，他寫了 Confusion (混亂) 一個字，他底意思，當然是說 Confucian (孔教的)；不過他這個拼

錯的字，或許比不拚錯還要近乎事實，因為現代的宗教，正是一個 Confusion（混亂），所有以往的宗教，再沒有比現在更混亂了。我底集會當中，一個印度的主席，在我底演講之後，就接着向聽衆說話，這是一個隨意的沒有一定系統的講演。他拿最舊的正統派學說與最新的理論，反復講述。聽衆不耐煩了，不過，當他總結全篇所述的時候，聽衆都大笑起來了。他說：「我最近研究世界上一切宗教，特別是 Confusionism（混亂說），」每個人都知道他正研究着 Confusionism 呢！

我們當時笑這位弟兄所說的，但是一剎那間，笑容不見之後，心裏的難受就起來了。這因為這種混亂，像病菌一樣，在我們底腦海裏，要吞食我們底快樂，一有了不定的心境，就沒有一個人能快樂的了。在這個生活上最關緊要的地方，為什麼上帝不把一切事物，都弄個明明白白呢？說，如同乘法表一樣的明白呢？啊！假若他把一切事物，都弄得清清楚楚。那麼人生的奧秘，就掃除淨盡，對於培養性格如此重要的精神功能也沒

有了；倘若上帝可以明白瞭然的話，那末我們沒有意思去向一個不超人們智識的奧祕的上帝禱告，正如我們無意向乘法表禱告一樣。這是不對的。世界最深奧的事物，是深深地隱藏在我們底內心。要在許多互相競爭的目標當中，分別估量，並揀選一個對於我們最高的目標，以發展我們底識別力，和靈心上的感悟力；不過這樣的程序，在思想上和精神上，要受過不少的痛苦纔行。

(二)由於戰爭及人類社會之衝突而來的痛苦——耶穌說：「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我們是人類社會的份子，受着生命互相連繫的拘束，而此種互相連繫的生命，則有衝突和戰爭之發生。或許我們可以不揀選這種衝突，我們可以厭棄他，但是我們雖然苦悶掙扎，我們仍舊不能夠把我們自己，從戰爭衝突及其在人類痛苦中的結果裏而，解脫出來。你看揀選前次大戰的人卻有幾個呢？真正揀選戰爭的人們，也許就能屈指可數罷。——而千百萬人民，卻因少數人揀選戰爭而受痛苦，直到現在，還是沒有消除

他們底苦惱哩。古代曾經有一個時期，當着職業式的軍隊起了戰爭，儘一小部分的人口，受到影響。不過這樣單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類的生活，已經是如此互相聯繫，如此複雜的了，就是無論何處，發生衝突，馬上就會影響到其他各處。我們從前常說參加戰爭，去保護婦女孩童，和人類社會的弱者。那樣的時代過去了。現在我們知道戰爭反要失去保護弱者的能力。因為照現在戰爭的方法說，在戰爭當中，再沒有比婦女和孩童受苦更利害了。戰爭一起來，不儘軍隊要捲入漩渦，就是全世界人類，都無一能幸免的了。

基督徒當然不能脫免這樣的特殊痛苦的，而且事實上他還要受着兩重的痛苦——思想的與精神的。這因為按照上帝的精神與其教訓，是絕端反對戰爭的，並因為要去參加造成肉體上的痛苦的工作，也要違反基督徒底天性而感受痛苦的。假使一個基督徒，以為特殊的天意將他所愛的人，特別從戰爭中救出來的話，則對於痛苦的問題，仍舊不是

一個答案。因為同樣良善的基督徒，和他們所心愛的人，卻沒有被特殊的天意拯救出來，這是如何說法呢？

(二)由於像地震之類的天然災厄而來的痛苦——「將來要有大地震。」這是耶穌對他底門徒所說的話。地震爆發起來，並不顧及你是善人或惡人的，若說地震只打惡人而留善人，是當然不對的。在印度國裏面，有一次地震把教會的房屋都坍倒了，只留着一座附近的妓館。在緬甸有一次很利害的地震，什麼東西都震壞了，只有一所基督徒住着的房子，立在中間，沒有倒塌；這就認為天助了。但是關於那些情形，沒有遇到天助的，將怎麼說呢？所以基督徒因天助而脫免其災難的話，對於痛苦問題的解答，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在實際生活上是不如此的。

若天意在人類生活中，有護善除惡的必然的作用，結果又將如何呢？假定臨到別人身上的痛苦禍患，一到基督徒身上，就一定能夠脫免，則結果必致於基督教的崩潰。

整千整萬的平民，必定要一齊擁進我們底教會，來取得基督教及其護衛，像一個人取得保火險的保險單一樣。基督徒本來生活於公平無私之自然律的宇宙中，到這時候，也要失去其操守而致於墮落；人們是繼續奮鬥於非人爲的大公的自然律裏面的，人格底堅強和白衛力，都是由這種奮鬥形成的，人們也藉着這種奮鬥，在思想上心靈上肉體上適合於環境的生存，而基督徒若一旦免去這種奮鬥，他就是自趨於淘汰呢。再進一步說，他底宗教，要降爲一種魔術，他要以此保護自身，像佩帶「避邪符」一樣，菲律賓濱有一種習慣，一個學生將要去應試的時候，就先把他底筆，拿到神甫的地方去祝福，保證考試成功。而那樣的宗教，恐怕也要有如此的流毒，他們底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都會薄弱下去的。一個婦人很嚴肅地請求我祈禱，祝福她由德被跑馬廳購來的跑馬券，可以獲獎；假使我爲她禱告，獲了獎賞，她會分一半款項給教會的。我回答她說：我要爲她祈禱，求上帝使她對於宗教特別是對於基督教，會得到一個新的概念。

基督教不是一種魔術，乃是一種道德啓發。其目的在於道德的性格之產生，不是要把基督教的信徒，由自然律運行着的特殊境况當中，拯救出來。一個學校裏面的校長，把他底孩子收留在自己底學校裏面，若將其孩子免除校內一切規則和懲罰的制裁，則對於自己，對於孩子，以及對於學校，都有顯然的不可避免的害處。所以耶穌告訴我們，要受到地震的災難，我們果然受着了。

(四)由於疾病和衰弱而來的痛苦——耶穌告訴我們說：「各處必有……瘟疫。」有些人說，上帝時常從瘟疫當中，拯救他底兒女，並且醫好他們底疾病，一個基督徒沒有得到這種效驗的時候，那是由於缺乏信心的緣故。我對於上帝直接治愈人們底疾病，固然沒有半點懷疑的地方；我底十五年來的健康，不是由於十五年以前，我接受神底治療的結果嗎？否認這一點，就是要否認我自己底生命了。不過說上帝時常允治各樣的疾病，並且不得到這種治療，就是缺乏信心的表徵，這點我倒非常懷疑。有些聖徒，曾經被

瘟疫所侵害而死亡；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們，也曾經奄奄一息地臥於充滿着痛苦的牀上。一個年青而虔信基督教的教會醫生，住在遼寧省，是最受人們底愛戴的。他在一個肺炎盛行的地方，做種種醫治的工作，當着人們最需要他的時候，他也染着肺炎症而死。窩爾忒 (Howard Walter) 以其罕有的聖徒精神，和卓越的才能，剛到他底最有用的時期了，當着印度最需要他的時候，卻患流行性感冒而夭折了。這樣的禍變，就損及他底妻室的健康，並且把他底孩子，分散在各親戚家裏，從此而一個家庭就瓦解了。但是誰建立模範家庭，要比那兩夫妻合格呢？霍亂細菌害死了約翰福門 (John Forman)；也並不因他是奉獻給上帝的肉身，而停止殺害他。

我知道古代猶太的學者，對於這點曾經提出不同的主張，他們說：「雖有千人仆倒在你傍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你惟親眼觀看，見惡人遭報……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底救恩顯明給他。」

「（詩篇第九十一篇七至一六節）若使根據靈心的立場來說，這個答案是可以應用的；但若是把它直解起來，就發生問題了。新約裏面，是沒有這種教訓的，實際的人生裏面，也不會有。因為主張將上述的應允，直捷地實踐出來，又因為這種觀念與日常人生有抵觸，所以把許多人底信心毀滅了。所謂災害不接近義人底居所，並且一定使他們足享長壽，那是沒有的事。

義人的神志，將更趨於清明，他底身體，將更趨於健康，他的生命，較可延年，這是對的；因為基督化的生活，較合於宇宙的事實，會使一個人更感覺得快樂，而給他以較長的生命。但只關於這一點，也是例外甚多，我們不能夠希望解決痛苦問題，就包括脫免瘟疫與足享長壽的，於是所發生的問題，比解決的還多了。

（五）由於經濟恐慌而來的痛苦——「必有饑荒」，是耶穌在經上告訴我們的話。現代世界的經濟恐慌，早成爲一個劇烈的問題了。一個失業的人，實在使我傷心，對於這樣

的痛苦有什麼答案呢？是不是義人富有而惡人困窮呢？就結局說，義人在經濟上或許比惡人較佳，因為宇宙是衛義而拒惡的，這是對的，宇宙的創造不是爲着欺騙的成功——口頭的欺騙或是貨物上的欺騙。但是這樣的致富，是否時常在個人身上應驗，實難證明。在約伯記裏面，提出這個痛苦的問題，以約伯後來回復他所失的兩倍，而度其豐富的老年生活，爲全劇的結束。假若對於這種解答，根據靈心的說法，把天上的（死後的）福祉，包括在內，那末這個解答還可應用；否則若你堅持着直捷的解釋，以爲上帝在人們當中，有一定的報償，那末我們就要碰到不能通過的困難了。新約裏面，沒有提出這樣的解答來，對於義人底今生的損失，沒有應許雙倍的歸還和豐盛的晚年生活。

這是對的，新約裏面，有這樣一段話寫着：「人爲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馬可福音第十章二九至三〇節。）

但是對於這個答案，說到「房屋」，「田地」，是難於用直捷的方法來解釋的，像「母親」一項，不能用直解一樣，因為要有一百個母親，是顯然不可能的，所以這段話必須要用隱喻的意義來解釋，是無疑義的。當着我們屬於基督的時候，沒有一樣東西是我們自己所有的，而什麼東西，尙且都是我們的了——所有的婦人，都是我們底姊妹，所有的男子，都是我們底兄弟，所有的父母，都是我們底父母，所有的房屋田地，都是我們底房屋田地——我們是天父底兒女了。他所有一切，而我們則一無所有，以爲繼承，但要注意到這段話裏面的「要受逼迫」這句話，這就是提醒他們，要知道上帝給與人們的，不是物質上的獲得，或是愉快的享樂，是內心生活的態度，要以一無所有，來領有一切，並且要爲受逼迫而歡樂鼓舞。

耶穌死的時候。除他底沒有線縫的袍套以外，什麼東西也沒有了。彼得和約翰，不得不在美門說：「金銀我都沒有。」（事詳使徒行傳第三章一至六節）。保羅死了，也

是兩手空空的。

對的，耶穌說過：「你們若先求他底國，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第六章卅三節。）但是加給你的這些東西。是食品和衣服呢。現代的生活，成爲如此之複雜了，生活的需要，累次增加，而且成爲必需品了。對於我們大多數人，只得到食物和衣服的，就要近於饑荒了。

做了基督徒，是不保證免除經濟上的損失的，也不保證免得損失的雙倍報償於此生的，新約裏面，沒有像約伯記那樣的典籍，新約對於痛苦的問題，有它自己底答案的。

（六）由於人們底逼難而來的痛苦——「人要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這是耶穌說的話。說到社會，是需要遵循習慣的，假若你底思想行動，在社會底共同標準之下，你就要受懲罰；否則高於它的時候，你也會受人們底逼難的，基督徒是不久以前產生的新人物，與普通一般的人有別，像人和禽獸不同一樣。按照生物學上的話來講，基督徒

是一種向上帝的「變種」，是初生的鴻雁（譯者按：西洋人認此種鳥類為最美麗的），不過同時在社會上一般目光看來，他是一隻醜陋的小鴨，立刻就受他們底欺侮了。當着我在法學圖書室裏面工作，我向我底同伴報告，說我已經在前天晚上，懺悔罪惡，而皈依基督了，他隨即用一種藐視的口氣，回答我說：「在兩個禮拜裏面，我就要使你消滅基督教信仰。」他是代表人類社會的，有一種堅強的天性，就是我離開了社會上一般的標準，所以他從此就逼難我了。

逼難之原因的含混——如因自己的愚蠢而受逼難——當然是危險的。因為許多基督徒，當他們自做笨伯的時候，猶以為戴上殉道的榮冠呢。自憐是可憐中之最可憐的，而怨尤的態度，則是一種懦弱的態度。基督徒對於逼難，必不能有所顧忌。我們所跟從的主，當他去釘十字架的時候，在途中碰到婦女，有憐恤他而為他痛哭的，尚且對那些婦人說：「不要為我哭。」基督徒若要保持自尊的話，在受逼難的時候，必須要像耶穌所

說的，同樣地說纔行。

雖然承認有一部份是爲着自己底愚蠢而遭受非難壓迫的，不過事實上還是由於基督教之反對現有事物的緣故。而基督徒之脫離現行制度，常要被社會上一般人所側目，受到相當的懲罰，而「要下手拿住你們了」。

(七)由政治的及宗教的威權之壓迫而來的痛苦——耶穌說：「他們要逼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裏。」此地「會堂」和「監獄」兩樣東西，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逼難：一種是宗教的，一種是政治的。「會堂」這個名詞，是帶着一種諷刺意味的，我們以爲耶穌必用到「聖殿」這個名詞，因爲聖殿是由祭司長統轄的，比較會堂嚴厲得多。會堂只是一種通俗的機關，大眾可以進內聚集，比較自由些。在聖殿的中心，則建有碑石（現在尙陳列於君士坦丁的博物院裏面），上刻文曰：「外邦人不准入聖所之牆垣與屏障；無論何人，有干禁例者，卽自致於死地。」而在會堂裏面，是沒有這樣的禁

例的，它底性質，是擁護自由的，但是原為擁護自由的一個機關，現在卻成爲逼難的工具了。這是一個很古的事蹟——爲一切教派中之史實。它們始則成立於反抗，終則爲自己而剷除他人之反抗，乃是一個機關的墮落——就是始則表現其活潑的生氣，最後乃自戕其生氣，而卒致於腐朽，所以它們需要反復的批評，不斷的整理，使其機關與生命，進步，能永遠「並駕齊驅」。不過一個人欲如此維持其機關而不使落後者，必定會碰到耶穌所受到的同樣的逼難。當耶穌在拿撒勒的會堂裏面報告自由規程的時候，「會堂裏的人，都怒氣填膺，就起來攆他（耶穌）出城，他們底城，造在山上，他們帶他到山頂，要把他推下去，」（事詳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六至三〇節）。離開社會習俗的結果，就是逼難。這種逼難，可以像推下山崖去一樣的公然；或可以在會堂裏面，向同伴使眼色來藐視他人一樣的鬼祟，在任何一種情形之下，人們終不被感化，而早置我們於度外了。自由已成爲逼難的自由，光明已成爲黑暗，而那樣的黑暗，是何等深邃啊？

在另一方面，痛苦也可以由政治的威權而來，就是「拉你到君王和諸侯面前去」。國家要求無上地位的權利，就是個人底良心，也要被其威迫的。在中國有兩個學生，因為愛國運動，舉行遊行，並因同伴被捕，赴縣府抗議；他們為貫徹主張，侵犯了縣長底尊嚴，縣長乃命二人罰跪謝罪，否則二人一體槍決。其中有一個遵命下跪，救活了自己；另一個則拒絕順服，以為下跪是前清的勾當，時代已經過去，現在不通行了，縣長即命以槍擊其兩足，但他兩足受傷，仍不服縣長對於其同志的殘暴無理；縣長下命，以槍擊其腹，仍抗言不止，後乃以槍擊其項，身倒於地，而至死抗言不絕於口。我們大多數人，在橫暴的權力之前，沒有這樣的勇氣。我們對於無理的威權，往往曲膝順服，無辜的善人，在惡勢力之下所受的痛苦，是計算不起來的。

(八)由於家庭生活而來的痛苦——耶穌說：「你們底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這句話是指明基督底門徒，受到他們自己家庭裏的特殊背叛。非基督

教國家裏面，在一個人接受基督教訓的初期，是實在有這樣的痛苦的。我曾見識過幾百青年人的面，看到他們受着被斥於家屬之外的痛苦，只因爲他們在靈心上皈依了基督底教訓。這，只有內心接受聖靈的感化力，纔能夠渡過他們這樣的痛苦。在家庭裏面，真有這種特殊的痛苦，不過不像失和的及怨尤的家庭之日常煩惱，來得痛苦，來得普遍罷了。當着不斷的煩悶壓迫着內心的時候，以其對於家人保守忠心的態度，對世人還是面呈笑容，不肯把家庭的苦悶流露出來的。

有一次，我和中國新文化運動鼻祖胡適之先生談話，講到基督，乃是成全中國文化與生活之精華的；又講到中國底家庭生活，還要繼續保持。他回答說：「但是我們那一個家庭是快樂的呢？簡直沒有。」這自然有點過甚其詞。但現在試想，假若四萬萬人民的家庭中，都有最深切的痛苦；並且假若全世界各處，都密佈了此種程度各異的痛苦，則此種痛苦之積累，且足以傷及土像木偶底心肝呢！家庭內這種尋常的痛苦，因失業而

增加了，妻室和孩子，是靠着父親生活的，而他不能養活他們，就感到羞恥和苦悶的刺戟，這種刺戟像醋酸一樣，就把他底銳敏的天性消磨了。

說基督徒常能脫免由於家庭生活而來的痛苦，那是不然的。有時候因為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歧異，家庭底不和睦，反而愈加利害；不過因為基督徒的生活，較合於道德的範圍，他可以脫免因違反道德性而來的痛苦，是不錯的；但家庭裏面還有別種痛苦之來源，他並沒有免除。

(九)由於跟從基督而來的痛苦——耶穌說：「你們要為我底名，被衆人恨惡。」老年的聖徒西面 (Simeon)，知道基督要作「毀謗的話柄」，他說的很是。耶穌已經是一個毀謗的話柄了。以他底不妥協的態度，使我們必須將我們底情慾，宣告死刑，或將耶穌宣告死刑。有些人以為倘若耶穌到英國議會裏面去，初必衆望所歸，繼則被人懷疑，終必受人逼難了。我們或是熱烈地愛他，或是疾首痛心地恨他。當然，我們可以對他處中

立的態度，不過只是處在離耶穌很遼遠的地位纔行；一接近了他，則我們底靈魂，或對他堅決反抗，或是柔和地順服了。基督徒則帶有同樣的不妥協性。耶穌在十字架上，妨礙耶路撒冷的節宴，猶太人要求把耶穌放下十字架來，因他釘在十字架上，是要顛倒他們的節宴的；基督徒以耶穌底宗旨的偉大，而顛倒了世人底平凡，並且以耶穌底犧牲精神，而妨礙了他們底侈奢。所以基督徒不是一個衆望所歸的英雄。在世界上任何城市裏面，從來不曾建立過碑石，而上面刻着這最英豪的「基督徒」三個字。那末爲着軍事上的英雄去建立紀念碑嗎？是的，但不是爲着基督徒，在普林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裏面，建立了一座銅像，文曰「基督徒的學生」遂引起了學生中的風波，要求將銅像他遷，因爲這個銅像，對於一般學生底良心和行爲，太重審判的意味了。

在我們心中，或許暗地裏羨慕基督底教訓，而表面則攻擊它——攻擊到我們順服它爲止，然後基督底教訓，成爲我們一切的一切了。耶穌底教訓，是一個直捷的事實，就

是：「人都說你好的時候，你們就有禍了。」因為如果他們說你好，那末你必正對着他們妥協一切，聯他們底罪惡，你也妥協了。

基督自有他底本來面目的，而基督徒當保持基督底真面目，他不得不知道由於跟從基督而來的痛苦。

現在總括上面所述，我們知道痛苦的來源，共有九種，復列舉之，以醒眉目：

- (一) 在生活的最深處，由於思想上及靈心上的混亂，而受痛苦。
- (二) 因與社會接觸，捲入戰爭的漩渦，而受痛苦。
- (三) 因宇宙暴力，造成自然的災厄（如地震，火災，水災，風災等），而受痛苦。
- (四) 因病菌潛入食物或空氣中，或與病人接觸，染着疾病，而受痛苦。
- (五) 因經濟恐慌，而受痛苦。
- (六) 因我們離開社會一般的精神，及普遍的標準，於是遭逢逼難，而受痛苦。

(七)由於宗教的及政治的威權之壓迫，而受痛苦。

(八)由於家庭之不睦，而受痛苦。

(九)由於跟從以十字架為象徵的基督，而受痛苦。

當然，痛苦之來到人們底身上，對於善人決沒有特免和保護的承諾的。

為完成本文的討論起見，除上述九種不同的痛苦以外，我們必須再加上死亡一事。

我們底家庭，不論好壞，死神一臨到，就把我們最親愛的——有時且為能力最強，最有用的人——也掠奪去了。死亡是普遍的事實。我正在寫這句句子的時候，我看到書桌上面的一封信，寫着下列幾行：「當着我底丈夫過去之後，我只願離開世人，免得世間之一角，獨自隱居，憑弔傷痕。」寫這封信的婦人，是最高雅最溫文不過的，乃為一切盡善盡美之婦女的真正代表者。但是她底丈夫，竟為她留下六個孩子，而逝世了。

我相信我描寫人類之真相，沒有偏重於痛苦之一端。人生自有其他各端，為人們所

不容忽略的；惟痛苦一方面，同時也不能脫免的。對於這種毫無疑義的，不應得的痛苦之事實，我們能有什麼答案呢？要與以這樣的答案，我們必須十分留意，恐怕錯了之後，會在人們的痛苦之上，更加了一層失望——這種失望，是由口頭允諾，食言於我們底希望中而來的。我們必須不絕地祈禱，去應付這樣的問題。

第三章 應付人類痛苦的方法

對於這個痛苦的問題，有什麼答案呢？觀於人類思想界，則已有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法了。大多數人對於痛苦的問題，倒拋開小智慧的精神而表示着誠懇的；我們雖然可以不同意於他們底各種不同的解答，但也不容忽略他們底誠懇的態度。因略述各派底思想如左：

(一)波斯詩人卡耶姆 (Omar Khayyām)，是以煩惱痛苦的目光去看世界的，所以他對於世界起了劇烈的反感，乃謂：

「握此萬物之經緯兮，

一鬱抑不解之宇宙也；

其將破萬物之完整而為碎屑兮，

第三章 應付人類痛苦的方法

「更近吾之所願，重範宇宙。」

他是代表對於世界最徹底的反感派的。並且也代表對於痛苦問題最徹底的救濟者的——他要免除發生一切痛苦的可能性而再造世界呢。在特別困惱和痛苦的時候，這也許是我們多數人底心願，不過只是心願而已。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沒有能力把這種心願，來見諸事實。就是我們底腦筋最紛繁的時候，也決不會承認有脫離一切痛苦的可能性。在我們底腦筋當中，我們知道人生底目的，不在快樂而在良好的品性。快樂一端，只可為品性的副產物罷了。並且倘若沒有痛苦，我們不敢說，會得到良好的品性。

我們必得接受現實的宇宙，並去解決痛苦的問題；其解決不是由於破碎宇宙的一種幻想，乃是要根據客觀事實的。我們必須要根據事實之真相，切勿把問題抹殺，切勿使問題謬誤，因為「一切誇張，必遭挫敗，而卒致於滅亡」。

(二)另有一個解決痛苦問題的方法，是恰和上述的方法相反的。就是一面承認有痛苦的事實，一面常用預期的方法去應付的。這種心理，是常以逆料痛苦而來欺騙受苦者的。遭受痛苦的人會對着自己說：「我知道痛苦要來到了。原來痛苦之到達，乃早在我底預期中間的；因為我已經把持着我底一切，只等待它由我底手中掠去而已。」這所說的，是醒悟了的禁慾主義者底態度。他們由於預先知道沒有快樂的事理當中，去覓得所能得到的快樂。這樣的主義，好比是很菲薄的食物，不過許多人喫這樣食物的，倒能用他們底貧血生活，去證明其爭論點的確當——就是沒有真快樂的主張。不過這種主張，難能解決痛苦的問題的，只是證實八生的痛苦而已。

(三)還有那些以自憐的態度去應付痛苦問題的，是由於煩惱的感覺當中，而去尋找他們底愉快的。有許多人自述苦惱，且言過其實，以擴張其自憐之可能性。所以人人想到自身底苦惱，終是最嚴重不過的。

有一次，我從長途旅行之後，返回家鄉，還在路上的時候，就急於要到家了。但是我在五處不同的交車站上，錯過五次聯運的火車。我覺得希奇，難道火車在對我施用陰謀，阻撓我底回家嗎？因為每一次錯過火車，都不是我自己底過失。我記着我困惱中的祈禱會說？「主啊！你是否以這些延誤，要教訓我一件事情呢？請你教訓我罷，可以讓我回家去。」當火車到達西塔浦爾（Sitapur）車站的時候，正當夜半十二時，誤點廿四小時。那時候，本來明月懸天，雨意不興，正是二月天氣。但是我剛到車站，則雷雨大作，我趁了一輛本地的馬車，也沒有遮蓋的，用兩小時工夫，倒足足走了兩英里的路程，纔由車站到我家裏了。我身上底衣服，已經被雨濕透，濕到皮肉上面了，我感着很冷，當我一進教會宅地，就看到陽臺上的燈光，覺得非常歡迎。我跳下車來，跑到陽臺上去，與我同屋居住的教士，先遇見我。我那時濕透了身上的衣服，錯過了許多次數的火車，愁氣鬱鬱，希望他與我以某種同情與憐恤的表示，但他第一句話就說：「我一夜不會

合眼呢。」我就迎面大笑了。他看見我笑，表示驚異，然而我倒知道我底教訓了：就是個個人想他自己底苦惱終是頂嚴重的。他正集中他底思索於自己底失眠，而我也只想到叢集着的煩惱，大家都憐惜着自己。

這樁事情固然是可笑，但也是常常患大病的所在，而教士特別要患這樣的毛病。當我們細說，我們肩格上有多少負擔呀，氣候如何不好呀，我們是如何的疲勞呀等等的時候，自憐的毛病，就常常會吐露出來的。惟以自憐的態度，來應付困難，只是產生一個自憐的自身而已。

(四)斯多噶派之態度——這一派底態度，乃是承認受苦的事實，而要個人鍛鍊自己去抵抗苦難的。在很早的時候，南美洲土人，已經灌輸了這樣的態度。當一個孩子生出來的時候，做父親的，就是這樣禱祝：「你今託生於災難的世界，閉着你底口，靜靜地忍受着罷。」而斯多噶派式之美洲土人，就是這種早年的堅強生活之產物。

還有其同樣的精神，而文字較爲優雅的，有謂：「吾之頭可斷，而在厄運的鐵蹄之下，是決不屈服的。」許多人就將這句話反復誦讀，以堅強其內心，而抗禦其生活上之打擊的。葛萊孫 (Abigail Cresson) 底詩裏面，有一首抱着同樣態度的詩，也使我們感到一種超然的精神，不得不羨慕的。今錄之如左，以供同好：

「我雖然挫敗，

卻不教人知道；

我要以敗仗自傲。

我將去做我底事業，

像我從前所做的一樣，

只當我閉妥了門窗，

背着朋友和他人，

自由俯首，

在無人看見的地方。

今晚我流我底淚，

明天當着我和你說話，

又快樂了。

我雖挫敗，

卻無人猜到，

我要前進，

一若我知道成功了。」

一個精神高尚的女郎，做這幾行溫柔的詩，曾在斯彭格勒 (Spengler) 底偉大壯麗的悲觀主義下，得到擴張和愁鬱的反響。斯氏描寫萬物之凋零，人類及其文化，亦必歸於

頹衰，末謂：「時間是不受自己停頓的制限的。是沒有慎重退回和明達拋棄的問題的。只是夢想家相信有一條出路，而這樣的樂觀主義，便是懦怯。我們生在時間裏面，必須鼓着勇氣，循着道路，向着命運的終極直奔，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我們底本分，是要堅守着無希望的不可救藥的慘敗地位，像古代某一個羅馬兵士一樣。當維蘇威火山噴發的時候，他們（指該兵士底高級軍官）忘記令他退走，他究竟等候着死了。他底骸骨，就在潘沛依（Pompeii）找到的。那就是偉大，那就是勇敢和徹底的意思。光明正大的死亡，是不能爲別人所奪的一種東西。」

羅素（Bertrand Russell）以其更簡括的說明，而抱着同樣的態度。他說：「人類最高尙的成就，最後終必被運行不息的機械力所毀滅。」所以我們所能爲的，只是堅持着「不屈不撓的失望」罷了。另一個人本主義者克魯希（Joseph Krutch）說：「我們處於失敗的地位，在自然的宇宙當中，是沒有我們底地位的；但雖然是如此，我們做了人，

卻並不懊悔。我們寧願做人而死，不願爲畜而生。」斯彭格勒又謂：「我們二十世紀的人類消滅了，是我們所明曉的。」他所描寫的抑鬱的人類，可以知道其消滅，不過難能知道其出路。悲觀的道路，要陷於深密的幻影，而卒致於最後的黑暗。在人們靈心上閃爍不定的光，乃是在黑暗道上惟一的光輝；在它永遠滅絕之前，則有瞬息的閃耀，以爲黑暗之抗拒。一個很著名的心理學家，曾經痛哭流涕地對我說：「任何地方，都是沒有意義，我所能夠希望的一切，只是我底精神的完整；並且到了末路的時候，我要照我底教育地位擡頭。」

這種態度，這種精神，這種人生底末路，是和基督底解決痛苦問題的方法，離開得很遠很遠了。

(五)佛家之態度——慈悲的佛，坐在該阿(Gaya)地方的菩提樹下，深思默念，發現了四項宗教上的真理：(甲)痛苦，(乙)痛苦之原因，(丙)痛苦之解脫，(丁)

解脫痛苦之方法。他歸納上述四項，而得到一個驚人的結論，以爲：「人生與苦難，是合一而不可分的。」他不僅說人生中間有苦難，他還以爲人生和苦難，根本是互相交錯而合一的。他就從這個基本的立足點，找到方法而尋求解決，他底方法是：使我們在這生命的輪迴上向前跑的，乃是情慾。由情慾而產生行爲（業）。行爲必以輪迴而得結果。在有行爲的時候，必有其結果。這就是因果報應律（或稱「業律」）。因果報應律，必使法輪轉旋，而得賞罰之報應。佛家提出明白之主張，以爲我們應付罪惡，必須遠離行爲，而訴諸情慾，要斷絕慾根，要滅絕生命，然後可以登於無慾無爲之涅槃。此之謂吾人所知道的自我之滅度。自我滅度，不是本身寂滅，就是輪迴苦之寂滅，就是「如燈方滅」。一個人達到這樣的境地，纔解脫一切災難痛苦——實際是解脫了一切的一切。因爲沒有「自我」，苦難就無從受起了。

要是是一個人達到涅槃的境界，則對於衆生萬物，皆大慈悲，因爲衆生萬物，都受了

輪迴之苦。惟正覺聖者，則以至高無上之精神，若無爲而實爲，以廣佈其慈悲。此時情慾既已解除，行爲尙繼續着。如車輪然，所施之動力雖去，而旋轉仍不息，歷幾許時後，方停轉旋。正覺聖者，斷絕一切慾根後，仍繼續其慈悲之行爲，及至涅槃最後的永久的停息爲止。

佛家固自有其超然偉大之所在，惟對於其根本主張，以爲人生與苦難是混一云者，則吾人必不敢加以贊同。對於這一層，我們必須和他有相當的分別。耶穌謂人生有罪惡的存在，不過拋棄罪惡之後，則生命根本是一種好的東西——「我來了是要教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佛家就要把自我收縮到植物一般，叫作成佛。他要教我們消滅自我，庶可解脫被自我束縛着的苦難。換言之，就是以割去頭顱，來解除我們底頭痛。這固然也是一種救濟，不過代價太大了。

佛家診察我們底苦難，由於情慾，倒是很對。要求此物彼物，使我們受苦難而失望

的，原是人底情慾。我們人似乎是無限的動物，而欲以有限的東西，來求其滿足，結果就是痛苦！對的，佛家找到我們苦難的根本原因為情慾。但是他底救濟方法，卻錯誤了。他要想消滅一切情慾，而實際上除以較高的慾望來代替外，一種情慾的解除，也不能。一個人並不是以寂滅的方法，來解除情慾，乃是要來表現較高的慾望。繫於肉體的愛，降為淫慾而墮落了，但是繫於像基督的人格之愛，則成為較高之慾望而得救了。一方因情慾而得苦難，另一方則反以較高之慾望而救苦難。所以無厭的情慾，不是由於寂滅來解脫，而是由於滿足來解脫的。下等的愛，要以高等的愛來排除纔行。所以佛家只見到真理之一端，而最後之真理，則遁之以去。吾人之愛，大可繫於宇宙之一尊，而佛家卻未之見——佛家之羣神，抹煞其宇宙之主宰矣！佛家感覺得天地龐然無物，生命空虛，則惟一可能之目標，只得以「如燈方滅」為歸宿。若爾失卻上帝，如佛家然，則生命自身，即遭破碎。蓋樞石一失支撐之力，而拱門立墮也。爾若不能信超人之神，則不

能久信人；爾若不能信宇宙之大生命（上帝），則亦不能信吾人之小生命。天主教之女尼派，有一種態度，頗近於佛。當彼等互相祝賀的時候，嘗說：「姊妹們！吾等乃為死而生。」尚有基督教僧侶派，其說法與此相伯仲，謂之掘墓派，每日由此穴內掘土一鑿，其穴即為死後自葬之墓穴；而每日掘土一鑿，亦所以提醒自己，以為人生之結果，就是死亡。此種態度，實遠離基督教之思想，而較近於佛家矣。

（六）印度教之態度——印度教派所持之態度，和佛家相近。他也見到人生之不公正，不平等，斷定一切災難與不平等，均由前生注定的。我們普通的人，終想災難是由我們底環境而來的，或由我們底同類而來的。但照印度教裏面的人說，並不是這樣。它是由於前生自擇的。一切災難，均有前生的罪惡來做背景的。你底行爲，是一千個出生的人裏面的一種，像一頭小牛，會在千頭母牛當中找到它底母親一樣。所以一切災難，都是合理的。有一天，有一個印度教裏面的人對我說：「耶穌在沒有出生以前，必定是一

個大罪人，因為他在此生，是這樣的一個苦惱子呢。」照他底大前題說起來，他底話在邏輯上是很對的。另一個印度教裏面的人問：「我們爲什麼要到醫院去救濟病人呢？他們既由於前生的惡行，按照因果報應律，受到苦難。我們這樣去救濟，豈不違反了因果報應律嗎？」就他底立場來說，他說的很對。有兩個學生，一個是基督教信徒，一個是印度教信徒，同住在一間房子裏，下面的房間，則爲下等階級的人民所住的。這兩個學生，無心地把垃圾丟到下面去了。那個基督教學生底良心發現了；他主張不要再把垃圾丟下去。那個印度教的學生說：「這種人因爲前生的罪惡，生來就是下等階級。他們若不應得苦難，則不會受我們底苦難了。」因此，因果報應律，已使他們底苦難爲正當了。並且照因果報應律講起來，一切現實的事物，都是公正的。

當然，有許多事物，正繼續地改變這樣的觀察法，和緩其立場，所以印度教派對於苦難的態度，常較其原來的經典所主張的，要和善些。不過，一切改革之停頓，實以因

果報應律爲其真正的根由，是無疑義的。

印度教的吠陀派——是印度思想界中最得勢的一派——斷定我們同於梵天，以爲解除痛苦之出路。「爾卽梵天」這一句話，爲吠陀主義無上之肯定。當吠陀信徒真正答以「我卽梵天」時，則他就從一切桎梏，一切苦難中釋之而出，化融於梵天內，而與梵同體矣。彼與梵離者，無明故也。無明生幻，幻以宇宙爲具體，以爲吾人與梵相分離。「尼古那」(Nirguna)者，絕對而無累無行之謂，乃梵天之最高境界，一純粹之具體也。故吠陀信徒，必須停止其善惡之行爲，彙集其注意力於禪定，藉此修到與梵天一體而融合於其中。梵天者，非擬人者也。

當吠陀信徒修鍊之際，亦可爲善行，惟以不與報償或結果之慾念爲限，以超然出世之法行之，而與任何事物，不相牽累，蓋已隸籍於超世絕俗之世界也。彼將離法輪，入梵天，而得永存，智慧與極樂。及至最後，自我全失於真體之中，則一切憂愁苦難，自

然一概解除了。

是故印度教是立其苦難的基礎於兩重事實上的：（甲）輪迴（人生之不平等與苦難的說明），（乙）人與梵天之分離。

要研究這個痛苦問題的答案，我們是否只以輪迴的假定，來說明此生之不平等與苦難，就算了事呢？或者還有別的方法可以用來闡明不平等與痛苦嗎？

在討論上面的問題之前，讓我們明白地來申說因果報應律是有它深邃永久的真理在裏面的。我們確實是收穫我們所種撒的，這是一個道德律的世界（此層且待下文詳論）。輪迴是加於因果報應律上面的一種假定，來解釋人生之不平等的。此是旁論，而非因果報應律之重要部分。一個人可以相信因果報應律，而不一定同時要接受輪迴說之假定的，因為這只是一個假定，而不能有什麼證據或反證。他或以為有充分的證據，而接受其假定，或者也可以因為證據不充分而拒絕之。不過只是得不到證明而已。我們能夠用

其他的原因——較輪迴說更滿意的——來說明人生之不平等嗎？我想是可以的。

使人類不平等者，實源於三種不同之影響：（甲）先天的遺傳。是父母之差別，而遺傳不平等於其子女的。照一般說，惡劣之父母，生惡劣之子女，優越之父母，而生優越之子女的。遺傳的力量，也可以不及於其子女，直至於孫輩或曾孫輩，纔將遺傳顯露出來的。不過無論直接或間接，終是產生不平等的一種有力的影響。（乙）社會的遺傳。就是說，小孩子所受到的外來的影響的總和——環境的，社會的，道德的，宗教的及政治的。社會的組織，原來就是庇護此一部分的人們，而不利於其他一部分的。在印度國內，一個孩子，若生在被擯階級的家庭裏面，則就屈服於整個勢力之下，而決定其日後必為某種之男或女了。假設這個孩子生出來之後，就脫離被擯階級的遺傳，將其移育於新式的社會勢力之下，那末這個孩子，必成爲一個新的人物了。有許多事物，我們以爲是遺傳來的，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環境的制限而已。社會的遺傳，對於產生人類之不平等

，固然具有一種強力的影響，但是好像機械心理學派所說，還不能包括一切。（丙）個人的自擇。就是在先天的及社會的交錯遺傳之中，還有一種道德選擇的充分自由。個人以自己底選擇，去決定自己底品性，是有充分之自由的。像約翰孫所說：「我們知道我們是自由的，就好了。」這種選擇，對於先天的及社會的許多遺傳趨勢，可以消滅，也可以用來變成它的。

這三種不平等的來源——先天的遺傳，社會的遺傳，個人的自擇——很足以闡明人類不平等的原由了。這三種來源，雖不能以任何一個單獨的來源，來說明人類不平等之原則，不過把三種來源總合起來，就充分了。它們不是假定，而是運行着的規律。我們已經漸漸明瞭許多不平等的事實當中之每一個原因的歸屬。假若印度教的思想家已經明白遺傳律的話，他們就不至以輪迴的假定來解釋不平等了。

進一層說，輪迴的說法，也難能作為公平充分的賞罰制度的。從這一生世，到那一

生世，根本沒有什麼記憶可以根據了。所以懲罰和過失，沒有記憶來聯絡因果關係，而竟處罰一個人，實在難能算做宇宙間的公平制度的。說有某一種人，實在記牢他們前生世的事迹，這不是一個答案，因為這也不能證明。即使能夠證明出來的話，也仍舊不能普遍地適用，因為說有這樣記憶的，不過幾萬萬人當中的一個而已。這好像處罰一個十歲的孩子，為的是其孩提時代的過失，這種過失，他自己根本沒有記着，而懲罰者又拒絕告訴他底過失一樣。

上述甲乙丙三種來源，只是說明不平等的原因，而並不證明不平等是合理的東西，這要請讀者注意的。因為我們只能對於自己所選擇的負擔責任。我們不能選擇我們底父母，我們不能選擇社會底遺傳，但當着我們自己做父母的時候，我們當然負責賦與子女以先天的遺傳的；當着我們成爲社會分子的時候，我們也負責改良社會的遺傳，而要不讓社會產生不平等的制度纔行。我們底責任的中心，在於自擇。新約認識到這一點，

並且說到責任程度的不同，主要的意思，是說凡給他少的，其交還的責任必少，凡給他多的，其交還的責任必多。所以凡先天的及社會的遺傳給他少的，需要選擇的責任也小，給他多的，這種需要選擇的責任也大。這種不同的責任標準，可以糾正社會之不平等的。所以這三種來源說明不平等之原因，而一個責任標準的判斷，則是去糾正不平等的。這樣的答案，對是對了。但還缺少對於本問題裏面基督教的解答之完整的內容。所缺少的，只是最後的一種關鍵，這最後的關鍵，是上帝將這種不平等與不公正，拿來放在自己底心上，讓它們裂破自己底心腸於十字架上的。所以在十字架上，宇宙不僅是公正的，而且是贖人底罪惡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在下文再來討論。

我們再來看，印度教派，以人們自己是梵天之一部，為解決苦難問題的方法。他們以為人就是梵天，所以不能有什麼罪惡，不能有什麼苦難的。救渡是全靠智慧的，這種智慧不是普通一般的智慧，而是人即梵天的特殊智慧，由於這種智慧，而消除一切罪

惡與苦難之念頭。這罪惡與苦難之念頭，卻是一種幻覺。這顯然與佛家的觀念，大不相同了。佛家說生命的本身，就是苦難，而吠陀派則以為並沒有苦難的了。

然則吠陀派將怎樣自圓其說呢？當然，這是一個好高務遠的肯定，要從生命裏擠斥一切痛苦和災難，這樣的態度，是受不起實際生活的震撼的。當着一個人被這種思想陶醉了的時候，或可以把自己在宇宙間的地位提得很高，超越了痛苦和災難，但是必定要產生不可免的反動——「前夜狂歡後之清晨的悔恨」(Morning after the night before) (譯者按：是說晚上花天酒地，到了次晨，頭腦昏暈，樂極生悲，方感懊喪之不暇。美洲人民，嘗借用此語，以象徵悔恨也)。佛家底一切苦的悲觀主義，就是對於吠陀主義之無痛苦的反動。

有一次圓桌會議裏面，一位印度的教師，講他對於宗教的經驗，說：「我即梵天，我是萬物之母，萬民為我之子女。我無疾病，我無悲哀，我無痛苦。」他使我們心裏幾

乎笑得要死，說「請你原諒罷，我現在必須要去虔拜猴神（Hanuman）」。（譯者按：印度教神話中以 Hanuman 爲猴精之子）無論何時，你若以過於牽強附會之說，高舉自我，則必繼之以崩墮。多神主義，常與泛神論共存。印度堅持一切皆梵，無有痛苦之說，而卒遭天罰，驅印度於世界最苦之地。吠陀派不認苦難，不事應付而求解脫，乃排除苦難之說於生命之外，亦獲懲處。因此，我們又要申說：「一切誇張，必遭挫敗，而卒致於滅亡。」

有一種爲印度教信徒所嘗試的而比較高尙的方法，是認定苦難的存在，而對之抱一種漠視的態度。他們底理想，是要將一個心志不定的人，返歸自我，對於贊美或貶抑，熱烈或冷淡，快樂或痛苦，均以漠然的態度處之。這樣的理想，可算高起了，但還是遠不及活潑動人的基督教之博愛主義呢？在初世紀的時候，他們要想把希臘思想中的冷酷觀念及其名詞，來基督化，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基督教底博愛的原則，是要絕對避免對

於人生消極與否定的。基督教的生活，不是要避世，其實也不能夠避世的。

(七)回教之態度——回教中人，對於苦難問題的態度，恐怕比任何其他各派的态度要簡單。回教徒感於上帝之威權，乃以一切所遇，均為上帝之意志。上帝已經預定一切了，是故善惡之來，同為其意志。而順服這樣的意志，即為回教信徒所持之態度。回教(Moslem)名為「Islam」者，就是服從神意的意思。所以回教對於苦難的觀察，是要承認苦難是上帝底意志，而去順服它。

這樣的態度，曾經產生了「忍耐的東方民族」(The Patient East)。是的。東方的民族性是忍耐的，但是沒有進步的。現在東方正需要進步的生活，所以印度人漸漸拒絕接受一切以為上帝底意志了。他們知道這是國魂的孽障呢。我有一個朋友，是印度的教師，他和一位富豪的地主談話，譴責他底壓迫佃農，但是那地主，以種種的質難，頑抗着對方人底勸告，並且很浮滑地對這位教師說：「這是上帝對於他們的意志。」這位教

師忍不下去了，就脫下鞋子，向那地主底後背打過去，說：「那末這是上帝對你的意志了！」地主暴怒，欲以最嚴厲之手段，對付教師，並向法庭告訴。但他經過深長考慮之後，就改變態度，決定為這位勇敢的教師，建立一所寺院。這樣的計劃，後來果然實行了！印度的人民，把萬事萬物都歸源於上帝底意志的，逐漸減少了。印度的寺院，逐漸要為表顯義憤的人建立。凡以宗教的虔誠來掩護剝削，以上帝的意志，來隱藏掠奪心理的人，都要反對。把一切苦難，都歸之於神底意志的，是對神的一種新式的褻瀆。

回教有它底許多偉大高尚的地方，但是因它以不平等和苦難為上帝底意志，足以阻止任何回教之文明的，結果已經把東方一大部份的生活，都弄得生氣消沉了。這就是一種麻醉品。

(八)猶太教之態度——按照猶太人底思想，以為上帝寵愛他底兒女，要拯救他們底苦難，使禍患不近義人底居所，要以兩倍的賞賜，償還他們底損失，並使他們足享富貴

與長壽，已在前章討論過了。有些先知，像哈巴谷之流，其觀察較為深刻，曾有讚揚上帝的話說：「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効力，田地不出糧食，園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哈巴谷書第三章一七至一八節）。當着以賽亞描寫受苦的僕人，謂：「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我百姓的罪過呢？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耶和華卻喜悅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八至一〇節），則更是一種比較深刻的表示，這是另一種說法，猶太教底膚淺的希冀，以為義人要興旺起來，足享長壽，只用他底眼，看禍患落在別人身上，而以以賽亞底說法，則恰與之相反。

關於這樣較深的一種觀察，猶太民族，卻從來沒有反應到。當耶穌在他自己底生活上，教訓上和觀察上，把這樣的意思傳播開去的時候，他們拒絕了。當耶穌釘在十字架

上的時候，他們譏誚他，以爲上帝喜悅耶穌的話，則必從十字架上救他下來了，而事實上卻並沒有神力的顯示，所以他們愈加認耶穌是一個「騙子」了。

回教對於耶穌被釘於十字架。是承襲着同樣的態度的。他們相信耶穌是先知，惟不忍看到上帝之先知，竟死於十字架上，而蒙恥辱至此。所以他們底教義，以爲耶穌當時即被神救而上天了，被釘於十字架的，是另一個人，去代替耶穌的。

不拘有了耶穌被釘於十字架的史實，而這種塞姆族底思想統傳，則流入於基督教國家了。爲欲調和猶太基督兩教之相反的立場，結果在各基督教國中，關於痛苦一問題，思想紛歧得不堪了。當我們做虔誠的基督徒，而仍舊不免於禍難的時候，我們底信仰，就要受到深刻的打擊；因爲我們底腦筋的後面，還深植着猶太人底義人得捨的思想呢。這種義人特捨的應允，是與生活的事實不符的，所以我們底信仰基礎崩潰了。新約缺乏這樣的應允，而有另一種不同的態度與方法，去應付苦難問題的。我們暫且不管它是什

麼態度，我們只看一種完全不同的觀點，是以耶穌自己底話來表顯的：「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得勝了世界。」（約翰福音第十八章三三節）。

（九）基督教精神治療派應付痛苦災難的方法——（譯者按：基督教精神治療派，英文叫做 Christian Science，為美國埃提女士（Mary B. G. Eddy）所發明。於一八六六年，創見基督教精神治療之原理，至一八七九年，始設教會）基督教精神治療派對於痛苦禍患之應付，簡括言之，其方法如下：宇宙底一切，是一個「永存的心靈」（Eternal Mind），亦為「唯一之真體」（Sole Reality），我們人類即為「心靈」之一部份。此種「心靈」，不能有惡。故一切皆善，無有罪惡，痛苦，死亡這些事的。因為這些事屬於虛偽境界，而只是存在於凡俗的心靈裏面的。若你覺得與永存的心靈同體，則罪惡，痛苦，死亡等虛偽之事，就消失了。

這樣的方法，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樂觀的色彩。對於許多彙集其思索於自己底煩惱

的人，倒是不無幫助。因為許多疾病，都是有心理的條件在裏面的，並且由於精神頹唐而產生的。而基督教的精神治療派，則對於精神痛苦者，有一種異常樂觀的說法，使他擡起頭來，覺得一個無苦難的至善的（Ultimate Good）境界，這種由悲觀入於樂觀的態度，救助了許多的人，是沒有疑義的。

基督教精神治療派與印度教吠陀派，有很相類似的方面，讀者諸君，大概已經可以知道了。例如：

（甲）這兩種宗教，雙方都主張一個唯一的真體的——吠陀派稱真體為梵（Atma），而基督教的精神治療派，則謂之心靈（Mind）

（乙）這兩種宗教，雙方都主張個人底心靈與宇宙底心靈同體的；物質，痛苦，禍患，罪惡，死亡，則均屬於幻鄉的。

（丙）這兩種宗教，雙方都主張人們是靠着智慧——人們與永存的心靈同體的智慧

——而從罪惡痛苦當中救贖出來的。

印度教的吠陀派與基督教的精神治療派，曾經幫助許多人，惟同時也不免於誇張的天罰呢。印度教的吠陀派，以其唯一的真體，而與神祇三千三百萬，共存並榮；以其對於物質，痛苦與死亡之否定，而與世界之最大的物質貧困與最高的死亡率，結不解緣。基督教的精神治療派，則已把高遠的概念與詭計狡辭，混而為一，佯謂禍患，痛苦，罪惡及死亡之無存。此種運動，曾以欺詐之結果，遭其本教會內部之攻訐。我不信此種欺詐，是故意的行爲。這是欲使實際生活與不可能的宗教立論相脗合而得的當然結局。以一切疾病，一切痛苦，一切罪惡，一切死亡爲虛偽，而擯斥於生命之外，是一種不可能的局勢。假若沒有痛苦這麼一回事的話，那末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變做一齣假裝的滑稽劇了。所以凡是關於痛苦問題的解答，要陷入於這樣結論的，我們都有相當的懷疑。基督教精神治療派答案錯了，是一種表面的，並且必然要受到膚淺的惡果。

第三章 應付人類痛苦的方法

這種主義，在中年後的小康階級中之盛大流行，倒不是偶然的，因為他們容易趨於樂觀。不過同時他們也需要一種保證，來防止他們老年與死亡之寂滅。而基督教精神治療派底教義，就過於膚淺了。在這樣的教義裏面，沒有十字架的傷痕，可以來解答我們底創痛，沒有耶穌底死，可以來補救我們底死亡。

有一本通俗的雜誌，在封面上有一幅諷刺畫，是兩個小孩脫去了衣服，只穿着褲子和鬪拳的手套，正在決鬥的剎那，忽然其中一個孩子，注意到頭上迴翔着的花蝴蝶，他立定看着蝴蝶了。而他底敵手，則正擬向他底鼻子下拳，旁邊一隻小犬，看到快要碰到的悲劇，當牠候着敵人下拳的時候，那隻小犬，將尾巴藏在兩腿裏，而閃避了。在生命的決鬥場中，這樣看蝴蝶，是一樁危險的事情。無論什麼制度，使你從可怕的生命事實上，離開注意，使你只看到蝴蝶，產生一種膚淺的樂觀主義的，當着下了生命打擊的時候，定要陷於悲觀主義的深坑。基督教的精神治療派與印度教的吠陀派，肯定生命的

前途，而創樂觀主義，末後的結果，亦必遭打擊而趨入於悲觀。

(十)普通一般基督徒，以退處於苦難的地步，爲上帝底意志的，其與回教徒底態度，實在少有分別，且其所得的結果，大致相同——忍耐，退縮，頑固。

(第三章完)

第四章 基督教的方法——據福音中所載的

當我們翻開新約，看到耶穌應付苦難的方法，有兩點是引起我們底注意的：第一，他底方法，與其他哲學家 and 宗教家所採取的，完全不同；第二，在基督教國家裏，真實採用他底方法的，比較佔少數。我們曾經讓別派底思想和立場，流入我們底新約思想裏面，而且還希奇爲什麼它底風味，不使人滿意——或者竟是苦痛。

這卻使我記起有一位印度的青年，當我問他有新約否，他面上顯出很疑難的樣子，對我說：「是的，新約我是有一本的，而不是完整的。」在這個應付苦難的問題上，我們大多數人，都有一本新約，而其內容卻都不完整的呢！我十分知道，假設我們真正得到新約裏的精神和方法，我們就會人格轉變了。所以我們要凝氣會神地翻閱新約。因爲我們很少人不需要有這個問題的說明和指導。

有一次，耶穌從醫好一個天生就瞎眼的人之後，來到聖殿的庫房上（庫房是婦女的院子）說：「我是世界的光。」對於金錢，兩性和人類底痛苦。耶穌說他是「世界的光」，這些都是顯著的人生問題，若這個問題得到光明，纔是實在光明了。對不？

讓我們來看一看，關於人類痛苦的問題，耶穌用正面的敘述法，拒絕三種關於痛苦一般的態度。當着那個生來就瞎眼的人，到了耶穌面前的時候，他底門徒問：「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還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底作爲來。趁着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約翰福音第九章一至五節）。讀者注意，「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底作爲來」這一句，按照新約普通一般的標點法，是和上一句相聯成一氣的，現在把它獨立了。有些學者，都說可以這樣讀。茲錄英譯於左，藉示不同：

現行的標點法：“Neither hath this man sinned, nor his parents: but that the

works of God should be manifest in him."

本書所改正的：“Neither hath this man sinned, nor his Parents. But that the *works of God should be made manifest in him.*”

假若如此，那末普通認爲一切天然的災害，像天生盲目等，必有個人底罪惡或父母底罪惡爲背景的觀念，耶穌明確地否認了。人們以自然災厄爲神罰的重荷，也從此開釋了。疾病不一定是神怒或神罰的表徵。按着改正的句讀來說，耶穌否認神降一切苦難的主張：若照現行的表點法來說，乃「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底作爲來」而降臨疾病，就把疾病的責任，直接放在上帝底身上了。而耶穌對此是否認的。他對於疾病，不欲歸罪於生來就瞎眼的人，也不欲歸罪於他底父母，更不欲歸罪於上帝。耶穌摒除這些臆斷，而說災難是「趁着白日，在他身上做上帝底工」的一種機會。耶穌注重災難是機會的事實，這就與我們以他底解答的鎖鑰了。我們以後必須反本歸源於這一個鎖鑰纔是。

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節至五節裏面，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底血攪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衆加利利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或是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此地耶穌很肯定地說，由於人們（彼拉多人）和自然力（西羅亞樓的倒塌）而來的災害，並不證明被害者是特別有罪的。這對於不被害的人，看到人家底災害的時候，就不會有自義的態度了。耶穌以為不被害的人，也許一點不比受害者好呢。

再關於約翰下獄的一段故事，經上記着說：「約翰（施洗的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底福音。」讀者們注意罷，從最優良最真實的先知下了獄以後，他底見證，被一個暴君制止，而耶穌就出來宣傳上帝底福音了。怎樣能有上帝底福音而蒙着上帝底恩許呢？那恰準就是耶穌所傳的道理，並且在那種狀況底下傳佈那位上帝底道

的。這也給我們一個耶穌底態度的暗示。

在上述三個例證中間，耶穌確實地否認：（甲）苦難是人們前生的惡果；（乙）由於人們（如彼拉多人）及自然力（如西羅亞樓的倒塌）而來的災害，均證明是被害者底罪惡的結果；（丙）像施洗約翰的人，必要免除災害，否則就是上帝底謬誤。而耶穌在這種事實的表面上，宣傳福音，對於上帝底慈愛的信心，則並不建築於這樣的基礎上的。他底信心至為深刻，能夠擔當這種打擊，而獲得勝利。

路加福音第廿一章裏面，關於上述痛苦的九個來源，耶穌底陳述，已經使我們把整個問題及耶穌對本問題之態度，得到了啓發。他說「這些事終必為你們底見證」，或譯為「這些事要給你們以見證的機會」。換言之，他就是說你要把這些災害作為見證——你不是要逃避災難，也不是要忍受災難，你必須當作上帝底意志，去利用它們纔是。耶穌主張我們把痛苦，災難，不公平，壓迫等，作為我們生活上的目的。它們貢獻吾人以

較高的標準——即吾人實際生活上的標準。他底意思，是說基督徒彷彿已經得到了冶金術的祕訣，藉着這樣的手段，他能把質地惡劣的金屬（災害，不公平），變為質地高貴的黃金（高尚的人格和天國的目標）。

這是給我們一個積極有效的方法，去應付悲痛的。和上述其他各派方法，不去真實應付人生問題，祇用各種遁辭來狡辯的，很不相同。基督教底福音具有一種認真的態度，拒絕一切蠱惑的應付方法，拒絕逃避問題，拒絕假裝及欺騙的手段。它以公平正直，去應付人生的問題，並且勝過一切的困難；沒有東西，可以再比它底應付人類痛苦的事實，來得更實在了。

耶穌承認了人類痛苦的事實，而並不加以申述，更不設辭以解除困難。假設耶穌辯白人類痛苦之問題，則他底福音，即成為哲學而不稱福音了。哲學只是辯白一切，而不求事實本身之解決的。耶穌於事實很少辯白，只把一切從實際上改變過來的。他給與世

人的，不是哲學，只是事實。事實是他底方法，去應付痛苦和不公平，並且使這種痛苦，變成較高級的人生的。由於歸納這樣的事實，纔成爲我們底哲學。所以我們是先有事實，而後有關於事實的哲學的。這是正當的程序。好的音信（福音），不僅是好的見解而已。凡是罪惡和痛苦的事實，要去應付它們，要去克服它們，要在生命上找一條出路去通過他們的——這就是福音的事實。

當耶穌在十字架上受到可怖的痛苦的時候，有人要在他底口上施藥，以滅絕痛苦，而耶穌拒絕了。他不肯逃避，不肯貪圖簡易的出路，不肯拒絕最後的人生問題的應付，也不肯服麻醉劑。他要顯出內心的勇敢，去應付痛苦，去應付那時世人對他的一種丟棄；並且把他整個受苦的事實，作爲見證，他要將世界上最慘痛的悲劇，變成世界上最有力的見證。他就是如此行。

當着我們翻開福音來看，幾乎每一種完善的事物，都是由於不好的事物而來的。這

種變更事物作爲見證的原則，是自始至終普遍地運行着的。

耶穌充滿着聖靈，到曠野去，受着可怖之試探的磨鍊，共四十晝夜（事詳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至一九節）。末了，他終究浸潤於聖靈的能力中間，從曠野回來了。只有充滿着聖靈，纔能在試探的壓迫下，顯出威權來。那整個試探的目的，是要把耶穌軟化，並使其屈服。而事實上這種試探，反增添了他底力量，成全了他底意志。他將這種試探，放進其生命之較高的目標中，並利用這種試探，以完成其中心的目標。他把試探變爲見證，他利用身受的孽障，去消滅孽障。

約伯最初就解送到魔鬼面前，去受審判；直至約伯底財物，康健，盡被剝奪，然後獲得從前所有的兩倍，以爲報償。耶穌最初和三個狡猾的試探，起了衝突，然後充滿着聖靈，從魔鬼那裏回來——結果就是一個聖靈達於高潮點，且其量深沉而可與他人分潤的品格。惡已變爲善了。要想搗亂耶穌底計劃的試探，反而把他底計劃，弄得條理井然

了。

耶穌從曠野直到拿撒勒的會堂裏，宣佈他底綱領說：「主底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他這時候纔能報告出他底計劃來，因為他自己就是這種計劃的例證和集合體。試探使他更加適應於各種的處置，並且使他底計劃，更加有生氣，因為其勝利的精神，在言語間處處顫動着，表顯着力量。這樣的言語，已經在他底身上具體化了。

勝利的氣焰，將一切事物，變成勝利的目的，流露在逐步顯現出來的事跡上面了。法利賽人不是曾經譴議耶穌與衆稅吏和罪人接近，懷疑他底品格，以為他和那些稅吏與罪人一樣嗎？而耶穌就以這些批評，講述三個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錢的比喻，浪子的比喻。他們要以這種批評，挫其銳氣，在衆人面前，損其體面。而耶穌反以這種批評

，作爲神心的啓示。他說神心好像牧人底心，要去找那裏失去的羊，直到找着爲止；上帝也好像那婦人一樣，要打掃宇宙，直到找着那個失去的靈魂爲止——墮落在污泥中的靈魂；上帝也鵠立於永生的山巔，俯視時間的道路，翹盼着浪子底回頭——回到神底寬容的胸懷裏去。

宗教的領袖，用暗地裏的諷刺，去劫奪他底生命中最貴重的東西——他底令名——是一種卑鄙惡劣的評擊。而耶穌卻把這樣的評擊，作爲見證和上帝底內心的啓示，他們要劫奪耶穌底令名，使耶穌貧困。而耶穌則因此使我們在神底概念上，更加豐盛。他不是忍受這種評擊，他是去利用它的。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他也要在衆人面前，羞辱耶穌。但是結果呢？我們現在看到一個良善的撒瑪利亞人的寓言。現在博愛的警鐘，正在這樣的呼籲：「當着人類底需要在這邊，你們必不可以從那邊過去。」（事詳路加福音第十章二五至三四節）。

律法師底不仁，是改變過來了。要對任何民族的每一個人表示仁愛，是已經成爲必然的命令和天職了。因此，耶穌已經把這個惡意的試探，變成一種見證了。

施洗的約翰，懷疑了耶穌，打發使者向耶穌盤問。你要是被你底最好的朋友所懷疑，那是一樁很不幸的事。但耶穌利用那些懷疑和質難，造成一個新的生機蓬勃的宗教。

他叫約翰底使者回去，將他們所看見的和所聽見的，去告訴約翰——「瞎子看見，癩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路加福音第

七章一八至二三節）。約翰底使者，曾經向耶穌要憑證。耶穌說他底憑證，不是寫作幾篇辯論文而可以任人朗誦的——他底雄辯，是醫好的人。所以耶穌底憑證，是寫在醫好的肉體上和得救的靈魂上的。他底雄辯，不是寫在稿紙上面的，而是寄託於人們底身上的。這樣，便使宗教從效用之理論上的探討，而進入於實際生命的方向了。當着以利亞立在迦密山上的時候，他說凡是以火應驗的，就是上帝。耶穌更換了這樣的試驗，以爲

凡以醫治好的人來證驗的，就是上帝。這在宗教探討的陳腐空氣當中，是如何清淨高潔的一種屏息啊！不過這種澄清，是由懷疑而來的——一個朋友底傷心的懷疑。

一日，有一種更利害的懷疑，來到耶穌這裏，於是耶穌受到更加深刻的傷痕。他底母親和弟兄，出來拉他回家，因為他們以為他失去了理智，已經癲了（事詳馬可福音第三章二〇至二一節）。一個人假若能得到家庭裏的同情和諒解，倒還能忍得住外界一切的刺激。但是，當着家庭誤會了我們，側目視之，表示冷談猜忌，那真傷心了。生育耶穌的母親，對於耶穌是不能再容忍的了，所以他們出來拉他回家去了。

當耶穌聽到他底母親和他底弟兄立在外面，不願同他說話的時候，耶穌向衆人揮着手說：「看哪！我底母親，我底弟兄，凡遵行上帝意旨的人，就是我底弟兄姊妹和母親了。」耶穌在此地講述一個比較得深沉的弟兄關係。這種關係，不是根據於血統的，而是以遵行上帝底意志為準則的。這是上帝家屬的概念：以上帝為父，而以任何地域之人

類爲弟兄的；但是要注意到耶穌所講的情形，是如此的：一個人被視爲心神喪失的，卻鼓吹了世界弟兄主義。世界弟兄主義，會矯正我們種族和血統底偏窄觀念，會矯正國家民族部落間的衝突，會使我們底世界，成爲適於一切人類生存的地方。他底弟兄，反對他底瘋狂，要成爲反對世人像弟兄一般的生存了。他把家庭內苛刻的猜忌，變做一個範圍更大的家庭——世界——的啓示和見證。他不是忍受這種猜忌，他去利用它的。

耶穌告訴他底同伴說：「今天明天要治病，到了第三天，我底事就成全了。」他把他底被釘於十字架，叫做成全。對於一個人最不幸的事情——被釘死於十字架——一碰到耶穌身上，就變做最好的——成全！

耶穌上了高山，就在彼得，雅各，約翰，三個門徒面前，變了形像；並且與摩西以利亞講到在耶路撒冷物故的事情。他們在山上談話的題目，是十字架。他很遠遠地看到十字架。他或者也告訴摩西和以利亞說，他不請求釋放，他不步行脫逃，他要經過經上

所記載的整個的事態。當着他們成應到十字架的時候，耶穌全身發光了。他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這裏有了新奇的事，就是當耶穌底生命，陷入於最恐怖的悲劇的時候，就發光了。

耶穌底門徒，要爭論誰是其中最大的。他們以爭奪地位和誇張自身，要向衆人發光。而耶穌則帶他們到了山上，使他們明白人底生命，除背十字架以外，是不會發光的。他底門徒，要想以爭奪地位來發光。而耶穌則指示他們，要以自我犧牲來發光。當他們失去生命，就會得着生命。耶穌失去了自己，但結果就是光輝，他們曾在光輝之前俯跌了呢。

當耶穌在門徒前而，走向耶路撒冷去的時候，他是決定去就義的。他底門徒驚奇了——驚奇得一個人竟能熱心就義，而人類底天性，對於死是最生長縮的。當耶穌熱誠赴義的時候，他除了醫病，教訓，和感化人的時候，纔停下腳來以外，他沿途沒有耽擱

。彼得要阻擋耶穌，抗辯這樣的刑罰，將永不會臨到耶穌底身上的。但是耶穌說：彼得是一塊絆脚石，他思念人所思念的，不是上帝所思念的。由此，耶穌以為這一切經過的事變，上帝早就想到，並且贊同了。這是如何的一位上帝啊！這是如何的一位上帝底使者啊！

但是那樣，耶穌就碰到更利害的悲痛了。耶穌為這臨終的時間，栽培他底門徒，想把他底聖靈灌輸給他們，他們現在停下足來。正在爭論天國裏誰是最大的，卻在耶穌底未來的十字架上爭論第一位了。這當然要破壞耶穌底精神了。但是，卻不然，耶穌就將這件事情，作為見證。並且由於那種爭論，給了我們一個驚人的教訓，說是我們中間最大的，就必作衆人的僕人。這一句話，就很夠改造人類底社會了。這句話由於什麼地方來的呢？由於爭論而來的。耶穌是利用門徒叛道底行爲，而表顯出新精神來的。

一個更加利害的背叛——猶大賣主——祇是產生了進一步的溫柔，並且愛的表顯，

亦更顯出得光榮，而沒有受到叛逆行爲的影響。因爲別人底行動變更，而變更了自己底愛的，就不是愛。耶穌一身是愛。他知道猶大由門徒變爲叛徒，而他底愛，卻沒有變。就是那樣的背叛，還只是幫助他達到最後的目的——那最後的目的，或是勝利罷？是，就是勝利。因爲他不是忍受十字架，他是去利用它的。

在十字架上的，是最不公平的行爲，而耶穌卻把它變成不公平與罪惡的糾正工具。在那邊的人們，有最惡劣的行爲，而耶穌則以最美善的品格，顯出上帝來；在那邊，仇恨是最悲痛的，而耶穌則以博愛挽救之，且將仇恨納於胸懷而變化其性質，以征服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成爲最光明的了！十字架變爲寶座了！最後的結果——一個新紀元！

（第四章完）

第五章 基督教的方法——早年的基督徒所採用的

起初看起來，耶穌對於人生，似乎代表無抵抗主義，向着人生之苦悶，創痛，糾紛讓步的。他是教人們不要爲財富受牽累嗎？他不是教人們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打嗎？他不是教人們要同他走兩里路嗎？要把外衣也由他拿去嗎？他不是教人們出去講道要像羊入狼羣嗎？他不是教人們背起他底十字架去跟從他嗎？他似乎以讓步去應付人生的，以順服去應付人生的。是的，只是初看起來，他是代表無抵抗主義者底態度的；倘若讓我們再考察一下，就知道他應付人生問題，自有他底最驚人的敏捷的方法在呢。

他表面上向人生讓步，實際上則更加向前進展；他表面上向人生妥協，實際上得到一種更加妥善的駕馭。他先讓人生陷於最大的罪惡，然後由於這樣的罪惡，顯出上帝或人們所能達到的盡善來。他把違反上帝底愛的罪惡，使人痛心見棄的罪惡，號哭怨天的

罪惡，一切都放在自己身上——釘在十字架的身上——面顯出上帝底仁愛來。

我們或者要說：「是的，他確是這樣應付人生，當人生最殘酷的時候，他便想法應付，並且轉變了人生，不過這是他底方法，不能算是我們的。」但是他把這種生機——方法——恰準傳給他底門徒了。使徒行傳，就是代表耶穌死後之遺緒的，而特別是關於痛苦及患難之應付的方面。他底門徒，曾將世人之反抗，變作講道的機會，將痛苦變作謳歌！。

使徒行傳，是一本暢快的典籍，開頭就是一般人們，泛濫着靈心的生氣，外人見之，就說他們沉醉了。他們正是沉醉了。不過是被天國的新酒沉醉的，並不留與人們以「前夜狂歡後之清晨的悔恨」，使他們歡欣鼓舞的，是他們底內心醒覺——以充實的內心的源泉，去應付外界生活的一種醒覺。

讓我們從使徒行傳裏面，提出幾個實例來，來證實他們應付痛苦及反抗的方法罷。

當着一個人坐在聖殿的美門口，要求賙濟的時候，彼得同約翰進了殿，他們或許是手忙脚亂地向袋子裏找些東西來給他，但是他們底錢囊是空的，找不出錢來。我們大多數人碰到這樣的事，大概就讓它過去了。因為在這個世界，你若是沒有錢，還能做點什麼呢？我們或許會忍受着貧窮的痛苦——對於多數人最尖利的痛苦。但是耶穌的門徒，並不讓這件事過去。彼得要那乞丐留意看他們，並且向那乞丐說：「金錢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底名，叫你起來行走，」他就會走了。（事詳使徒行傳第三章一至一〇節），這些人（耶穌底門徒）並不哀痛貧窮，也不隱忍貧窮，只是利用貧窮的。他們將貧窮納入生活的目的中，而造成較為高尚的人生目標。假若他們有了錢的話，他們或是擲一個銅元給他就算完了。這樣就要阻礙他們更善更美的事業。對於多數人，在衰落時期，他們底金錢和財產的損失，是一種不能挽救的苦痛；他們不知道人生還有較高的目標，他們找不到出路。對於其他的人（如彼得約翰等），這種損

失，倒是一個機會，去變作更好的收穫。他們較適於人生之競賽，因為比較得不肥胖呢。他們已經見到一個人的財富，在於其領有的豐盛，或在於其需要的稀少。而他們則養成一種清淡的興味，以為領有的財物更少，則所有的生命愈豐。對於許多東西——較高等的興味，靈性的素養——在他們裏面跛足不行的，他們曾經說：「起來行走。」並且他們就同着這樣的東西，走到擴張生命的聖殿裏去了。

假若因為耶穌底門徒，是特別選上作宗教事業的，拿來做我們底榜樣，似乎情況太懸殊點的話，那末讓我們來看一看司提反罷。他是一個平常人，當他坐在會堂裏的時候，人們以譏謔之口，陷害了他，故意曲解他底說話和態度，事實上司提反並沒有忍受這種譏謔，他只是拿來利用，將每一種落到他身上的譏謔，變作光明。人們看到他底面貌，好像是天使的面貌；人們對他愈與譏言，則他愈顯出光明。人們把他推到城外，用亂石打死他，到臨死的時候，他還向主祈求，不要將這樣的罪惡，歸他們負責。那樣的祈

求，感動了少年人掃羅，傷了他底心，並且在大馬色的道上，領導他來到耶穌底跟前。人們對司提反造作謗言，而司提反則將謗言變作光明，人們用亂石擊他，他就把那種襲擊，變作不可磨滅的，赦免人的見證，由此為基督爭得一個歷代最偉大的信徒。司提反遭人們誤會，雖然被迫而死，但他已經勝過了他所處的環境，利用了他所處的環境，擴張了天國。

司提反遭亂石擊死之後，迫難跟着來了。那時候耶穌底門徒，因為逼迫得太利害，散處各地；但是結果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了。他們被暴力的鐵腕所虐待殘殺，但是他們所臥的鐵砧台，是建築於上帝底目的上面的，凡是加害於他們的種種逼難，都會放射火星，而使各處延燒，同時他們底逼難，得成為上帝意志之更敏捷的工具；在內心方面，既比從前妥適，而外界的活動，也更加有效了。像這樣的事情，你有何能為呢？你要撲滅他，同時卻又助長了他呢。

保羅和西拉，關在內監裏，手足上了木狗，背上被撻，鮮血淋漓了。他們曾經做了什麼，要受這種刑罰呢？除出他們愛護人道，不自禁地要把盡善的東西，分潤給人們以外，什麼也沒有做。這盡善的東西，就是基督，但也就是他們受刑的原因。他們坐在內監，也許要口出怨言，以為宗教沒有效能，上帝對他們不起，宇宙間也沒有公理，於是就悔恨他們自己底皈依基督了。但他們是如此嗎？不是的。「在半夜裏，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上帝」了。還有，讚美詩是從較此更暴虐的心中而來的嗎？它從此就有了更深切的意義嗎？他們把頌讚的音節，愈唱愈高，直到上帝使地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起來。在清晨以前，一個獄卒感化了，基督教會的基礎豎立起來了。後來這個在腓立比監牢裏受虐待的人——保羅——寫了一封信給腓立比教會。這一封信現在這點綴於我們底新約裏面，我們讀了便會豐富我們底靈心。所以保羅和西拉，不是忍受痛苦，不是逃避痛苦，他們是去利用它的。

當耶穌底門徒要想進亞細亞洲去的時候，他們就被阻擋。那次阻擋，卻變成了歐羅巴的得救，在這一處地方被阻擋，另一處地方卻又興起來了。他們就將他們底阻礙，變成收穫。

當他們被解到羅馬裁判所去的時候，他們就得到一個機會，向羅馬的皇族，講解福音；當他們被解到該撒面前去受審判的時候，他們就要把該撒宮廷裏面的官吏，領導幾個到了上帝底宮廷裏去。

讓我們在新約中許多例子當中，再提出一個例來罷。保羅有一根刺加在他底肉體上，就是撒但底差役要攻擊他。從這段故事看來，好像是體格的軟弱——由於遭遇虐待而來的軟弱，被一個撒但底差役攻擊的軟弱——既是由於暴虐而來，所以格外難於忍受；碰到這樣的情形，上帝當然要醫好軟弱，除去殘暴，讓保羅繼續工作的。然而保羅三次請求上帝除去他底刺，都被拒絕了。上帝對他似乎苛刻寡情，不加憐恤的樣子。所以他

既遭人們之虐待，又加自身之軟弱，及上帝對他之漠視，直等於精神崩潰無遺了。至少照普通的情形計算，應當是如此。但保羅卻並不然，在他第三次請求之後，上帝對他說：「不，我不來醫治你底軟弱，但是我要爲你做更好的事。我要給你能力，憑你去使用。我底恩典夠你用了，因爲我底能力，是在人底軟弱上顯得完全。」保羅了解上帝所恩賜的意義，起來說：「假若如此情形的話，我要誇口我底軟弱，因爲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我就剛強了。」保羅最初自蔽於祈求上帝醫刺的欲願，現在卻明白可以開闢一個更高的欲願，就是使用自己底軟弱，去達到更高效能的目標。（事詳哥林多後書第十章一至一〇節）

這裏直接引起我們治病的問題了。觀於以上所述，上帝有時候醫人們底病，是一件明顯的事實。保羅就希望上帝醫病，我想我們也有希望的權利。在我們當中，有些人由於他們底經驗，十分知道上帝醫病的確切，所以上帝底醫病，是無疑義的，我們再不能

看做事實以外的無稽之談了。我們認爲上帝醫病有許多方法——氣候，藥石，手術，運動，心理暗示等，都不能稱它不是神術。除此之外，尙有上帝在人們身上直接交感的醫治力，是不能和上述的方法併爲一談的。我們也認爲上帝並不是時常治病的。爲要去證明沒有例外，所以有許多幻象和假託，都產生出來，並且玷辱了神醫的事實。倘若我們認定上帝有時醫病，有時不醫病；並且拒絕醫治，是要成全更高的道德，那末我們可以承認上帝底拒絕醫治，正是上帝底恩典，而這樣的恩典，是和醫病一樣。其實拒絕醫治，可說是比治療的恩典還要多。因爲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上帝拒絕我們，爲了我們能夠被其信託，去使用軟弱呢。這是我們在聖靈能力中，對於上帝的信心之恩賜。

那些因上帝拒絕醫治而失去信心的人，若能明白上帝醫病，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選擇方法的話，他們也許會保持着他們底信心，並且更有光彩。上帝在我們身上治病，或者醫好我們底軟弱，或者給與我們能力，去利用軟弱，這就是他底方法的選擇。他使用無

論那一個方法，都是我們底困難的出路。當着人們要我禱告，祈求上帝醫病的時候，假若上帝拒絕醫治他們，他們仍不失其信心，則我時常答應他們，代為祈禱。因為我覺得我們保持信心，比保持健康，還要重要。信心不搖動，則雖是上帝拒絕醫治我們，我們卻預備着第二種的選擇方法——就是用軟弱來達到更高的道德標準。

當着一隻鷹被暴風雨所襲擊的時候，它就張開翅膀，隨着猛烈的怒風上昇，超過了暴風雨的襲擊；降臨在別人身上的痛苦，傷悲和疾病，對於基督徒也一樣地降臨，並沒有脫免，然而他們有聖靈的翅膀，可以隨着猛烈的禍患上昇，去超過禍患的打擊呢。

（第五章完）

第六章 基督教的方法——現在的基督徒所採用的

基督教之在耶穌時代，及在早年的基督徒時代，乃具有一種嶄新的興旺的精神，而在人們中間流行着的。先是在靈魂上和心理上表顯絕對的誠樸，對於痛苦，雖是屬於靈心一面，倒並沒有心理上的欺詐，因為福音是講究誠實和真道的，辯解很少，而且沒有推諉事實的解釋的。不像基督教精神治療派所主張的，把剛性不變的事實，佯作不見；不像科哀主義（Coulterism）一般，是以表面上的心理暗示，來欺騙自己；不像吠陀派的誇張其辭，以為我們與神同體，而不能有痛苦患難；不像佛家之有驚人的悲觀主義，而拒絕生命自身之存在的——基督教和他們都不相同。基督教對於生命，只是直率的明眼的一個觀察。並且讓生命自陷於最悲痛的情況，然後由於這種悲痛的情況，來駕馭生命，把整個生命，奏了凱旋。

說到這裏，有一種流行於世間的东西，叫作勝利的氣概。將來的宗教，除非能表顯出這種勝利的氣概來，否則必被人們所唾棄了。因為世界生物，從最下等的單細胞動物，到最上等的人類，無不力謀自身組織之完備與妥善，和生命力之增加的。倘若宗教反此進化之過程，而喪失生氣；倘若宗教表示厭倦，而棄絕一切，以各種屏棄的方法，規避的方法，教人們脫離痛苦，則它底末日，就此到了。即使能苟延殘喘地留戀於人們中間，以作人們底麻醉劑，使苦難的人們，更易渡過，而那樣的宗教，亦只是如此而已。

倘若耶穌給與人們的，也是一種宗教，那末這種宗教，是站在渴求美滿生活的過程中間的，是以最高的法則，去表顯那樣的渴求的。宗教即是追求生活——追求德性最高的生活。所以宗教與任何避世的心理，相去甚遠，耶穌對於任何抑制生活火焰的主張，都一律反對的。所以叔本華(Schopenhauer)所謂基督教「反對樂生」之說，是我們所不能承認的。因為事實上基督教是慶祝最高法則的生活的，它對於生活之品格及數量，

均表示渴願。它要更多的生活——具有某種德性的更多生活。所以應付人生問題，就是生活的充實，不是生活的空虛。

或問曼徹斯特 (Manchester) 的酒徒，爲什麼酗酒。他回答說：「因爲這是脫避曼徹斯特最短的路程。」他沒有勇氣應付曼徹斯特的生活，所以用一瓶酒來作避地的最短路程，只需一個鐘頭，曼徹斯特及其一切問題和痛苦，都不見了。他就自由了。但是這種補救法的困難點，就是到了早晨，酒的效力消失之後，曼徹斯特就回到腦筋裏面了。並且應付困難，比昨夕更少生氣了，所以一切服藥，飲酒以及信奉拒絕生活自身之存在的宗教等，都是神經的錯亂。

蘇俄共黨說「宗教是人民之麻醉劑」。當我們看到俄國正統教會裏面的那種宗教，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所說的，是有相當的真理的。那樣的宗教，不許人民有自己的理性；那樣的宗教，做了慘無人道的沙皇政府的後盾；俄國底平民，爲人權奮鬥，而一批宗

教領袖，不爲平民之後盾，而反站在特權階級之地位，與貴族攜手，去壓迫平民。這就是麻醉劑。但是蘇俄共黨所經驗到的那樣的宗教，和耶穌底宗旨，離開得太遠了。而且同它是相反的。好像在印度叛亂的時候，有一個英國教士，向歐人舉行聖餐禮，在聖餐桌上，放着一枝實彈的手鎗——實彈的手鎗要貪食印度人之血肉，而聖餐桌卻要以耶穌底血和肉，來拯救世人，可算得二者是「同牀異夢」的了。同樣，俄國底正統教會，對於其人民是麻醉劑，而耶穌底宗教卻不然。

杜威博士有一次向學生演講，在黑板上畫了一條線。綫之一邊，列入主張「駕馭」(Control)的一切觀點和方法，綫之另一邊，則列入各種「順服」(Acquiescence)的主張。在「駕馭」(Control)一方，科學屬之，「順服」(Acquiescence)一方，則宗教屬之。公正點說，他也應「有些宗教」，或可以寫做「某幾種基督教」；但決不能以公正的態度，將耶穌底宗教列入「順服」一邊的。因爲耶穌底宗教，表顯如此驚人的一種生氣

，只可說它是勝利的氣概，此外就沒有別的說話可以形容了。耶穌底宗教，與人以能力，去掌握生活的原料——良善，惡劣，淡漠，公正，暴虐，快樂，痛苦——並且將這種生活的原料，納入生活的源泉中，而同化之，利用之。說到動植物和人類之所以能生存，是全靠他們與環境有類緣 (Affinity)，能與環境同化；他們靠着類緣生存，否則即歸於死亡了。但是基督徒之生存，不儘有恃於類緣，同時且靠着反抗力，軟弱，痛苦和十字架的。所以他不儘是棵常青樹，也是歲寒植物中之最堅強的植物；所以基督徒是屬於詹姆士所謂「堅強頭腦」一派的。並不是「軟弱頭腦」派。基督徒以十字架來觀察人生，彷彿爲人類最悲觀的一派，然而另一方面，他相信十字架的後背，就是復活節的清晨。這樣說起來，則又成爲人類中最樂觀的一派了。其實他就要把耶路撒冷附近的骷髏地（耶穌被釘於十字架的地方），變作基督復活節的清晨。

關於上述諸端，在用事實來證明之前，恐怕已經說得太多，毋需再說了。還是讓我

們先來看一看實際上流行着的「勝利的氣概」罷。這種勝利的氣概，不是永垂於千古的，而是炫耀於許多個別的生活當中的。無論何處，人們若將勝利的氣概，灌注到基督教裏而去，則這種氣概，就表顯出來了；而表顯的程度，仍以生機灌輸的多寡爲斷的。我們要從許多地方，要從許多不同的基督徒，要從許多不同的年歲，並且要從許多不同的環境當中，抽出例子來，讓我們看看，是否能得到一個普遍的原則。

我想，我首先要歸榮耀於中國的一個小小的殘廢婦人呢。有一天，我立在講臺上演講，這個殘廢的婦人，就坐在第一行的一個位置上。她殘廢得非常利害，聯凳子底後背，也不能看見。我一面在臺上演講，一面卻在心裏不絕地祈禱，使這個殘廢的婦人，會得到我底使命；但是我又感到已經浪費我底同情了，因爲她底本身，卻變成我底使命了。演講完了之後，一個女教士來到我這裏，要把她底一位教師給我介紹，她就領我到那位殘廢婦人的地方去，她那時候，必定在我面上，看到我底驚奇了。因爲她說：「是

的，那一位正是我底教師之一，抑也是我底最好的教師，她在學校裏面，實際上是一個靈心上的最大權威。她領導人們皈向上帝；比城裏任何人領去的要多。」我對這位殘廢婦人底工作發生了興趣，勸她繼續進行。她同我說，她在幼年的時候，如何把背骨跌碎，她後來是如何一個性氣躁暴的殘廢婦，屢以脣槍舌劍，呪詛着自己底命運和環境；因為按照她底情況說，難怪她有壞脾氣，並且反對自然所給與她的遭遇——她所不應得的遭遇。但是有一天，她讓基督進入她底痛苦的靈魂裏。看哪，一切都變更了！她決意做一個教師，許多人都感覺到希奇呢。是的，當着基督進入心裏的時候，生活就有了目的中的責任，腦海裏面的暮氣，也因之除去，要求向光明的路上跑，向開花結果的路上跑。她感覺到這樣的要求，她就做了教師。不過當她被送到一所鄉村學校去充教師的時候，就立刻引起了村民底反抗，他們以為一個殘廢的婦人去充教師，是不祥之兆，但是教會裏面的傳教士，主張讓她試一試，倘若試過之後，他們仍舊不滿意，則就另請高明；

村子裏的人，因為可憐她，也就同意了。數年之後，教會裏面的傳教士，又把她調到一個比較大點的學校裏去，可是又引起村民底反抗了。他們以為他們從來沒有這樣好的教師過，因為她發揮了仁愛和上帝底能力。她利用她底殘廢的軀體，作為統制黨心的工具。當我末一次見到她，她正推着一只小小的竹凳，要穿過一間屋子，那只凳就是她底拐杖，她教書坐在那只凳上的，而基督每日以生命的軒冕賞賜她，她也是坐在那只凳上呢。那只凳是她的王位，而也是她底軟弱的標記，現在變作她加冕的地方了。

上面所講的，是一個人自己受了禍難。現在讓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是禍難臨到我們所愛的人底身上去的——有時比自己底禍難，還要難受。對於我們自己，要解批我們所受到的災害，還比較得容易；不過要是災害臨到我們真正心愛的人底身上，則苦痛更深，難於除去的了。在福州有一家傳教士的家庭，父親，母親和三個孩子，都在一八九五年福州底吃齋會暴動之下，被殺死了。其他四個孩子，看到當時蒙難的情形，就各自逃

散了，後來他們重新碰到，就決定對於此次事件的報答方法。他們要回國去受最好的教育，然後回到中國來，以他們底終身，爲曾經殺害他們家屬的人服務。後來他們果然都回中國，到福州——他們底家人被害的地方——做許多年數愛人的有收穫的工作。他們兄弟當中，有一位曾經使晏陽初氏皈依了基督教，而晏氏則爲中國平教運動的鼻祖，每年使幾千萬萬的文盲，得到識字的機會，是何等光榮何等偉大的服務呀！

在福州那一家殉難者底五座墳墓旁邊，還有兩座別人底墳墓，是澳大利亞一位寡婦底兩個女兒，也是在那次暴動的時候被害的。當被害的消息，一傳到這位寡居的母親那裏，她所起的反感，以她既然沒有第三個女兒，可以再派到中國來做報答的工作，她就要自己來中國服務，所以這個寡居的母親，那時候雖然年紀已經到了六十二歲，還是賣去她一切所有的，來到福州——她底女兒被害的地方——學習語言，設立學校，服務二十年，到八十二歲，纔去了世，安葬在她底女兒的旁邊。

這五位殉道的遺族，關懷着人們底兇惡和殘暴；他們並不忍受他們底苦難，他們駕馭着他們底苦難，如馭馬一樣，使其服役。他們爬上馬車，執住韁繩，直駛到他們自己底目的地——一個異常光榮的目的地。

橫禍苦難之來，有時候正中着我們底自身，有時候臨到我們所愛的人底身上，而有時候我們底事業，就受了莫大的打擊。有一位外國醫生，經過許多年的困苦犧牲，纔在中國創設一所精良的醫院，當國民軍北伐的時候，他底醫院，就被劫掠一空，儘存一個外殼了。許多年數的工作，破壞淨盡，這當然是一件很不容易忍耐的禍難；但是他還是堅忍不屈地跟着軍隊，醫治軍隊裏的病人和傷兵。後來被軍隊裏的總司令蔣介石所看到，他問他底妻子說：「這些士兵已經把他底醫院倒毀了，這位外國醫生，爲什麼還跟着他們；療治病人和傷兵呢？」他底妻子是一個基督徒，回答他說：「這就是基督教使他這樣做的。」「那末我必定也要做一個基督徒，」他很審慎地說。當着反基督教運動流

行於中國的時候，蔣介石做了基督徒；而上面所講的，也是使他變作基督徒的原因之一。這是他底妻子很確實地這樣同我說的。這樣，其將轉變反基督教運動的怒潮，是無疑義的。並且現在使中國對於基督教，存着很善意的態度；反基督教運動，已經精疲力竭了。中國已經決定不反對基督教了。不過，也沒有決定要變作基督教國家。她正在猶豫時期。目前的局面，是正在基督教會底掌握中，還是要由他們去決定未來的趨勢呢。這個醫生的醫藥事業，已經被那些兵士倒毀了；他不但怨恨上帝對於其兒女，及為上帝的工作，缺乏垂顧，他對於這件不幸的事，不但不屈服，不忍受，他還把這件事作為見證。這件事現在還給與他以最大的世界佈道的機會。那被劫的醫院，已經重新佈置起來了，而那位醫生，則有了豐功偉績的服務，他以遇到困苦禍難而做的事業，較他沒有遇到困苦禍難而做的，要來得多。在這樣禍難叢集的特殊時期，一個人所表顯出來的精神，給與人們的光明，對於人們的感化，恐怕比其終身的平穩服務期間，要來得有力。

馮玉祥現今對於基督教的態度，不像從前一樣地熱烈了。他告訴我，說是他底基督教信仰，因為近幾年來所發生的事件，特別是外國的帝國主義色彩，曾經受了嚴重的打擊，乎幾要完全消滅他底信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卻保持了他底信仰，就是當着教會裏面的外國醫生羅干博士（Dr. Logan），醫治馮玉祥底一位親戚的時候，那位親戚就把那醫生殺死了。這似乎是一齣永不磨滅的悲劇；但是羅干夫人是一位受過訓練的護士，還是照料着殺死她底丈夫的病人，把他恢復了健康。當馮玉祥聽到羅氏底兒子，還在美國讀書，他籌集了兩千塊錢，寄到美國去，以幫助其在大學裏的教育費。羅氏底家庭，就覺得他們不能領受這筆款，他們就把這筆款退還他，對他表示十二分的感謝，只說他們覺得他們底兒子，必須以自助的方法，去完畢大學的教育纔是。馮說：「那纔是真的基督教，那曾經使我得到很深刻的感想。」當我們立在泰山上面，遙望幽谷，馮就長時間握住我底手，當我看到他底粗獷的敦厚的面貌，我覺得他有一天，終會回到生氣

勃勃的基督教的信仰上去的。倘若這樣，他底信心和感化力，會比較以前更有力量。因為原來具有偉大的基督徒底一種資質；倘若這樣，那位羅夫人，和她底兒子，已將純粹的悲劇，作為見證；而他們底精神，必要作為馮氏底信心的先導。不然，倘若整個的事件，歸於失敗了，則他所表顯的精神底自身，還是勝利呢。不論任何第三者底靈性，有否覺悟，而這樣的精神，終是不死的，是不能失敗的；不論馮氏有否被這樣的精神感化，而其他的人，終是被其感化的了。

這裏是兩個最大的中國軍人（蔣介石和馮玉祥），被耶穌底愛仇敵主義所克服了；這裏用兵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永不屈服的愛，卻做到了。基督徒用了靈妙機智的勢力，使百萬大軍，無能為力，而暴露出謬誤來。像有人說：「猛力還擊，則警醒敵人之決鬪本能；望風奔遁，則喚起追逐者之狩獵本能；惟有轉右臉以讓敵人，方能感悟其深刻柔和的天性。」這就是勝利！

古利奈人西門，有一天從鄉下來，沒有夢想到他會被當時的景況所迫，被執於羅馬的士兵。他們將一個十字架放在他底肩上，強迫他背着耶穌底十字架同去。這裏對於西門有一個悲劇的焦點，就是羅馬的士兵，本不虐待他們底本國人的，也不會拉住猶太人，因為他們是已經被征服的民族；他們拉住了一個非洲人，乃是社會上最懦弱的分子，是無法報復的，他們要西門背人家所不肯背的十字架，污辱西門，西門既遇到個人的羞辱，又受了種族的虐待，則其精神上，必定受到深刻的打擊。但是當他那天步行上山，就覺得生活上最深刻的教訓。他看到耶穌把整個的痛恨和羞辱，變作博愛的勝利了，正像利那間的光芒一樣；牠也覺得了應付悲劇的方法，將整個的羞辱，變作見證，並使他得到靈心上的重生，使他底兒子亞歷山大和魯孚，也受了感化。據福音上面所載，亞歷山大和魯孚，在早年的教會時代，聲譽卓著，都是超羣的基督徒。所以勒令背十字架的羞辱，已經變更了性質，西門和他底兒子，也同樣地變更了。

生活之處置我們，正像處置西門一樣。當我們由陰雲密佈的黑暗日，走到光明日來，當我們從鄉下出來，鳥語花香，景色醉人，生命的全部，正充滿着欲願和希望的時候，忽地裏陷於悲劇的境地，受到重重的十字架的壓迫和羞辱，忍痛含聲地走進冷清清的彌漫着死氣的骷髏地。但是，倘若生活處置我們，像處置西門一樣，那末我們也能和西門一樣地應付生活呢。他背上那個十字架的時候，同時也認識了耶穌。他與耶穌同在的那短短的時間，給他以變更種族虐待為種族權利的能力，而由他自己及他底兒子開始。他底被迫負十字架，由於他底種族遺傳的緣故，而他則利用它去產生新遺傳，他成為大非洲民族的第一個人了：開始由奴隸民族，跑到自由民族的地位去的第一個人了。他所負的十字架，則成為他們——非洲民族——前面作導的標幟，成為他們羞辱的象徵，同時也成為他們光榮的象徵了。在他們底自由運動的過程中，他們把他們底悲哀，納入歌曲中，並且從悲痛的心弦，唱出黑人的宗教歌曲來，那「黑人」的宗教歌曲，是全世界

的音樂當中最凱旋的音樂，歌曰：「吾所受之困惱，無人知兮——榮耀，阿利路亞。」人們能以歌曲開始的方式，開始他們底活動，以歌曲結束的方式，結束他們底事業的，無論現在或今後，必得榮耀。當緬甸的學生福音團來到印度而唱着「黑人的宗教歌曲」的時候，我不禁暗地裏對着自己說：「這些高眉的印度人，不會用低眉的歌曲罷。」可是他們偏用到了它。它像狂風暴雨，席捲印度；不論什麼希奇的英語去編製它，而每一個人終能夠了解，能夠欣賞凱旋的精神啊。

我底一個朋友，騎一匹馬，穿過維基尼亞之人煙稀少的地方，驟然到了一個清靜的所在，那裏有一所小屋，門前立着一位黑種的婦人，他上前與她通禮，問那邊住着的是誰。「除我和耶穌之外，就沒有別的人了，」她很喜悅地這樣答應他。那位婦人把她所有的子女都喪失了，但是她面上表顯着海陸希有的光彩，不論她底景况怎樣，她口中說着「我和耶穌」的時候，她簡直是一個皇后了。西門背着種族歧視和個人被虐的十字架

，而跋涉登山，但是唱着「吾所受之困惱，無人知兮。」末後又以復活節的調子，再唱「榮耀，阿利路亞」。而那位黑種的婦人，則就是西門的後裔呀！

在北京有一所莊麗的寺院，堅實地雄偉地建築於一位滿清的首相底墓上，他們說，這座墳墓和寺院，築在首相的身上，以制止其升入王位的精神的。其實社會上許多制度，如奴隸制等，亦何嘗不是建築在人們底精神上，以束縛其進於人類自由和人類尊嚴之域呢？不過各處的黑種人，都唱着「黑人的宗教歌」，要從那墳墓裏掙扎出來，而升入自由之寶位呢。當着我第一次聽到夏威夷的音樂，即悲不自勝，對友人說：「聲聲音樂聲聲泣，音樂與淚相和流也。」那時候我並不知道這一篇歌曲是夏威夷的一個麻瘋病人所發明的。自我曉得之後，纔知道它感人如此之深。這是自感既深，而報人以同樣之深感呢。

麻瘋病院，多半是慘淡鬱抑的處所。但是我有一次從一個麻瘋救濟院出來，卻彈了

心絃的歌曲。有一個麻瘋人，從前是基督教工作人員，但是在他生命的初期，就患着可怖的惡疾，他底手指，除留着一節右手之食指外，已經剝蝕盡淨了。所留着的就是這一節食指；但是他還是抱着梵啞林，用這一節食指彈曲，彈得非常精采，非常慷慨激昂。我暗暗對他致敬，我底精神爲他所驅使了。我不是說過他「從前」是基督教工作人員嗎？這卻說錯了，他現在是一個基督教工作人員呢。他用未落的一節食指去彈梵啞林，這樣的精神所做出來的基督教事業，卻比健康之人所服務的還多呢。那個麻瘋病人，只以三音組曲。但是他所組成的，不是尋常的音樂，而是一顆明星——就是作我們先導的明星。

在仰光城內，有一個聰明活潑的歐洲女郎，大學卒業之後，就充了教師。生活的前途，對她似乎有美滿的希望了。但是日光未達頂點，黑雲突然密佈，掩沒太陽底光芒了。她發覺她是一個長大麻瘋的人。她要想隱瞞這可怖的事實，還是不可能；於是她就帶

往別地就醫。不多時就獲瘳回校，繼續教書。但是她底疾病，只是暫時的隱伏，根本沒有移去；不多幾時，卻又利害起來了。她根本感覺到，假若她再回去醫治，則大約一切都完了；她要想把它遏住，並且對自己說，疾病沒有了。但是也仍舊沒有用。有一天，她很審慎地離開課室，到了二英里外的一個麻瘋救濟院，在門前猶豫了不少的時候，她知道倘若這時候他們收留了她，則幾乎永遠不能出來了。她禱祝着進去了。而她底生活，就在那個樞軸上，從憤懣痛苦，轉移到勝利的所在了。她不能在外面教書，她曾經教過院裏的麻瘋病人，並且還教他們唱歌。這樣，她底心靈，得到一種新奇的音樂——以前所從來不知道的音樂——而發光了。我不是說「她曾經教過院裏的麻瘋病人」嗎？說錯了，她現在還繼續教我們一切的人們呢！每一幅圖畫，必有其暗色之背景，以與前景相映照；所以她就利用這個痛苦為其背景，而後添描光明輝耀之精神。當我們在這裏學習教人的時候，我們真正在教人呢：因為我們不是對別人灌輸智識，乃是正在變化別人

底氣質。

以上所舉的那些例證，都是勝利之帶有戲劇的方式的，但有些無聲息的，聽不見而又看不見的勝利，卻和那戲劇式的勝利，是一樣地真實。眼所看不見的十字架，壓迫人們底心靈，常常比肉體所受到的，還要創痛。在一生閉口隱忍苦難的人當中，最沒有聲息的，必定是終身找不着伴侶的人。人類底精神，是因羣而表顯出來的；倘若找不着伴侶，就會覺得消失了這樣的精神，就會覺得不快活。但是那些從來找不到伴侶的人們，究竟怎麼樣呢？

我記着有一個女人，她好像是一個溫雅的婦女的代表者，她也有做母親的各種本能——她應該是一位怎麼完全的母親啊！但是能夠找這樣的好伴侶的她，卻被人們拒絕做她底同伴，能夠做一位模範母親的她，卻不能做母親。當她看到別個婦人底懷裏的孩子，一種悲痛傷感，立刻就會穿過她底靈魂，像馬利亞底心被刀刺透一樣。她默然無聲

地背着這個看不見的十字架，在這寂寞的年月——不，她所過的年月，並不寂寞——是充滿着對別人的美滿的服務呢。不過在她底心靈裏面，常常留着創痛之痕跡的。有一天，當她聽到一篇演講。是描寫人類精神之誕生，是由於黑暗的幻影，而至新的光輝和新的生命之路上去的，他就感着異象而聽到召喚，她要以自己產生靈心上的子女，撫養於品格和果實的當中。她一方面既不能做世人底母親，而另一方面仍能把自已作為靈心上的母親。她在世界產生這種靈心上的子女，是不怕任何悲痛和勞苦的。這樣，創痛悔恨的苦楚消滅了，一種內心的渴願，代之而興；這種渴願，實際上卻是一種納入於更高標準的快樂，她原有的悔恨，已經變為新生命的栽培了。她是一個快樂的母親——撫養了卑下的靈魂，在人類底需要當中，找到了伴侶，而與困苦艱難為婚媾，這樣纔算是極樂。她利用她底缺陷，而把它變作極樂的門徑了。

心理學教訓我們，對於人類底本能，不是要加以摧殘，而是要加以陶冶，是有提高

的可能的。例如兩性的本能，能夠變成美術詩歌服務等創作的天才。這都是趨於善的方面的，而都為我們所歡迎的東西。但是心理學只能使我們明白怎樣去提高本能，而沒有能力使我們底本能提高。心理學講述本能向上，但必須要待宗教去實施。耶穌基督把一切受到阻礙的本能，放在新國裏的榮耀事業上，在那裏一切本能，是自由的，因為它們能以高尚的形式，自由地表顯出來。好鬪的本能，變為主張正義的堅忍性了；畏懼的本能，變為對於上帝麼人格的虔敬了；兩性的本能，變為服務裏面的創作的柔情了；自愛的本能，變成羣我的汎愛了；好羣的本能，變為人類的弟兄主義了。

我們底本能，沒有一種是丟棄了的，只把它們變成較為高尚的方式罷了。許多宗教當中，把人們底一切——聯失敗痛苦禍難都在內——都沒有一種丟棄的，只有基督教。耶穌對他底門徒說：「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有糟蹋的，」（約翰六章十二節）。他不但救贖了人類的靈魂，凡是生命遭痛苦悲傷失敗之打擊而破碎的，他還把剩下的零

碎，收拾起來呢。

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一至一四節裏面，耶穌講到娶親的筵席的喻言，那被召的人，都一個個託故不肯來。然後國王大怒，差遣了僕人，把善的惡的跛足的瞎眼的路人，都去召了來，於是筵席上就坐滿了客。基督教是利用對它的反抗而去成全它自己底計劃的。當時是賦有特權的人們，首先被召，但是他們不肯來，然後差遣僕人，把路上所有的人，都召了來。然而特權階級不肯來的時候，賓客的召喚，就成爲德謨克拉西的普遍化了，因此就成全了它底主要的性質——這種主要的性質，是利用它本身底阻撓來成全的。

基督教底福音，是一部「無論如何」(In spite of)的福音。人們底實踐福音，不是因爲要生活的平穩，只是要生活的勝利。假若一個人以「因爲」(On account of)的目光，來看福音，則他就不免發生懷疑，而卒至於失望；不過假設他以「無論如何」的目光，去看福音，那末他就會覺到他已经握有充分的生機了。

(第六章完)

第七章 基督教的方法勝利了

我們已經知道，耶穌給與我們一個主動的方法，去應付傷悲，是和普通的被動法相反的。那被動方法的倡議者所常常引證的，是耶穌在客西馬尼地方的禱告：「不要照我底意旨行，只要照你底意旨行。」他們說這是宗教及其祈禱中的高潮點。「只要照你底意旨」這句話，普通的含義是「按照你底意旨容忍一切」——一種被動式的順服。海拉（Heiler）引了一段失去三枝煙筒的美洲土人底祈禱——對於那些土人，較此更大的損失，是想像不到的了。他們就在痛苦中向宇宙的大靈說：「啊！偉大的上帝呀！你俯察秋毫，鎮撫萬物；你會使我找到我所尋求的東西。我向你祈求，你允許罷。」他這樣說明自己底願望之後，就把祈求的實施，歸責於上帝。末了，更說：「讓你底意旨實行。」海拉說：「這裏的祈求，是以順服爲結末的；據宗教史所知，最超然最優美的祈禱，是

由於大自然之孝子底口中出來的。」

我有一次，爲要澈夜禱告，爲要把我的思想，集中於耶穌在客西馬尼的祈求：「不要照我底意旨行，只要照你底意旨行。」就進了客西馬尼園，因爲這兩句話，我想可作爲客西馬尼整個事蹟的中心呢。我以爲經過這夜的禱告之後，心裏或會產生了儆戒，屈辱，投降。但是在那靜默的幾小時內，我底思索，轉向到耶穌對睡的眠門徒所說的話上去了。耶穌說：「起來，我們走。」——讓我們去對付背信的，頑抗的，告發的，唾棄的和十字架的逼迫罷。上帝底意旨，不是以順服來實施，乃是以活動來實施的。就是要把整個慘酷的東西，變成神底仁愛的勝利。這就是實施上帝意旨的意義。那樣的意旨，是活潑而有生氣的，是可以贖罪的。不論人們底殘酷和仇視，還是衝破一切，而以仁愛待人。把「起來，我們走」這句話去應付一切，是「照你底意旨行」這一句的鎖鑰。當我離開了客西馬尼，倒不會墮落於順服的地步，反而增添了心絃的戰歌聲。客西馬尼對

於我不再是嘆息，淚痕和屈辱的象徵了。而成爲「起來行走」，去應付萬事萬物的召喚。就是最惡劣的事情碰到，我們也要把它變作神愛底見證，我們能知道在客西馬尼的耶穌，就不再是上帝意旨的屈服者，而是上帝意旨的戰勝者了。

從此以後，他就左右了各樣的環境；他醫好了來捉他的入底耳朵，對於以流血威脅爲基礎的那些國度，他宣告了他們底末日。他說：「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以他底緘默的恐怖，使彼拉多恐怖戰慄，於是被告發的人，反而審判了巡撫，並且審判了整個的帝國。他不接受當時羣衆對他的同情之淚；他告訴他們，應爲他們自己及爲他們底兒女去痛哭，他和左近十字架上的一個犯人，分享樂園，並且求神赦免殺死他的凶手。他大聲地喊着說：「父啊！我將我底靈魂，交在你手裏。」——上帝底意旨，已經實施了，不拘人們底仇恨，終是實施了。那樣的旨意，就是贖罪的仁愛。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就是勝利的氣概。這就是生活於危險境況中的藝術。有一

個印度的學生，讀了尼采底著述，論到生活於危險狀況中的一段，於是跑到他底父親面前說：「我感覺到生活於危險狀況中的需要，我就要實施這樣的生活，請給我一輛機器腳踏車罷。」對於他，生活於危險狀況中的意義，就在機器腳踏車上躲避了交通。不過這樣的生活於危險狀況中，只是很輕率很膚淺的一種方法罷了。西方的生活，就帶着這種生活於危險狀態中的色彩的。耶穌教我們探求生活的底蘊，並且教我們危險地生活着——抱定生活的大目的，並且藉着這種目的而顯現出生活來。

海拉說：「真正的宗教，是要求善良生活的一種不可抗的意志，是一種不可抑止的衝動的發洩，是生活意義之自主與提高。」耶穌底信仰，好像是深植於糞土污物中的植物，這種植物，且以其美麗的花朵，變成精美的顏色和形態。耶穌底信仰，在蘊底裏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希望，直由希望之毀滅，而又產生了豫期的東西。

某幾派基督教，常常由於預期天上的賞賜，而保守個人底品格，維繫個人底喜樂的

。四福音之講到天上的賞賜，現在是沒有疑義的了，但是其重心點不在乎此。它乃是要在現實的環境當中，產生出個人底品格和喜樂來；這樣的品格，當着完全實現出來的時候；由於碰到砭骨的寒風，而有玫瑰紅的頰和有刺激性的血的。反之，由於預期天上的賞賜而產生出來的品格，是貧血面慘白色的，缺乏有力的生命的，很像地窖裏面的花朵，貧血地等候着上面的太陽光一樣。不然，基督教是要我們在地獄裏面，去建築天堂。

我一次看到一個人，在扶梯底下黑暗的一角裏，放着他底祈禱席，並且把臉朝地俯伏着禱告。由扶梯上去，一直可以到陽光之下，和清明的露天之下，但是他底臉是向着地上，期待上帝允許他在天上給他喜樂。我要握住他底手，從黑暗角裏，領他到扶梯上面的陽光裏去，讓他就在那裏同上帝去應付生活罷。祈禱應把我們從黑暗角裏領出來，並且幫助我們由軟弱而轉到現實的天堂底梯子上去。

耶穌底信仰，是生活意志的最高表顯；但這不是咬緊牙牀皺攏眉頭，以很嚴厲的態

度去生活的一種意志，這是以一種安閒的意志去生活的。這樣的意志，是具有生命的，是有一種肅靜的自信力，而沒有生活上之任何畏縮的。

有一個學生說，他在大學裏面，當着某一位牧師要說話的時候，他常常到禮拜堂裏去，因為他立着具有一種肅靜的自信力，去應付生活的大問題，「像手裏握着必勝的紙牌似的。」這個學生，以很新的名詞，來申說自信的事實，以為不論生活的競爭，對他如何猛烈，基督徒總有充分的資料，去應付他底生活的。

對於那些說耶穌主張拒絕生活意志的人們，我們要回答：「凡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這句話，是與他們底看法相反的。因為耶穌在這裏主張得到「自我」或「生命」的，由於自我的拋棄，而至於自我的實現，我們讓小我離開，而得到一個大我。結果，就成功自我的絕對化，生活意志的超昇了，像保爾生（Paulson）所說：「每一種自我犧牲，同時也就是自我保存——就是理想的自我之保存。」我們被壓迫在一種生活的水平

綫上，則就要達到一種更高的標準，方可表顯我們底自身。我們接受獲得自由的律法，就是要獲得由那一定的律法而來的自由。

關於這一點，在一個殘廢者寄給我的聖誕節書翰上，曾有一段很美滿的解釋，說：「我怎樣能自由呢？有了律法，而我必須接受這種律法及其懲罰。我不受服從律法的拘束嗎？當着我深深考量這個問題的時候，太戈爾底線的故事，深入我底腦際了，卻給與我以相當的見解。櫃子上放着一條梵啞林的弦線，它沒有受到強制，我們可以想到它是自由的了。但是這件緘默無聲的東西自由嗎？將這條弦線放到梵啞林上面去，它就受拘束了。當着拂彈起來的時候，它就發出一種沉滯的聲音來了。但是把它拉緊來，再拉緊來，直拉到樂鍵，讓克賴斯勒 (Kreisler) 底樂弓在它上面拂彈而過，這時候它纔自由了，它唱起歌來了。

耶穌在十字架上展開他底生命，並以他底仁愛，在十字架上拂彈而過——奇妙啊！

這是神底歌曲。」

寫上面這段文字的，他自己就是每日展開在痛苦的十字架上，但是他底身體，也為神底仁愛所拂彈。我們當中有聽到他底音樂的，就停下來說：「奇妙啊！這是神底歌曲！」

一位著作家受到很大的痛苦，為要解脫痛苦，正在祈禱，一個朋友聽見了，把一隻手很親暱地放在他底肩格上說：「假若你底祈禱應驗的話，那就要損及你底文字了。」這個朋友知道，除了從創痛的心靈裏表白出來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夠寫他所能寫的東西。某一個人聽到一位大音樂家歌唱，就說，假若有一樣事情碎了她底心，則她就會唱出非常奇妙的音節來。她需要我們一切人所需要的，就是要用上帝底手，把我們底心弦拉緊張了，然後從我們身上，覺得最好的音樂。

有一個傳教士當中最好的教士，住在印度南部工作，在許多事情當中，有一樣事情

輪到他做的，就是拆去一所麻瘋病人的房屋。當他回國的時候，麻瘋病發起來了。當初他居然呆倒了。他底信心就動搖起來，並且幾乎要崩墮了。爲什麼上帝讓這樣的疾病到他身上去呢？爲什麼到壯年的他底身上去呢？他所奉獻的工作，正需要他的時候，爲什麼這種疾病又到他身上去呢？但是他底信心竟糾正了自己，打開了悶鬱不展的遭際，彷彿他拿住一座新發明的晴雨觀日儀，不論有什麼樣的雲或霧，航海家都能看得到太陽，他就拿着這個晴雨觀日儀，穿過雲霧而看到了上帝底容貌；與人們雖然隔離，但是上帝似乎和他更親近了。他底朋友到隔離所去看他，得悉他生活的方法，因爲他已經找到了生活的途徑——不拘在任何情形之下，他已經找到生活的途徑了。

有一個朋友，心裏充滿着憐惜，從印度來，在他底語氣當中，表示可憐這個不幸的教士，而這個患麻瘋病的教士，就遇住了他，說：「你爲我憐恤嗎？你切不要憐恤我，我在我生命當中，從來沒有知道這樣的喜樂過。這牆壁因上帝底愛而發光了。」上帝並

不醫好他底麻瘋病，但是上帝對他做更好的事情。他藉他而醫治別人。醫治他們所最
需要醫的地方，就是他們底靈魂。

在有一次圓桌會議裏面，一位很好的基督徒，以其經驗所得，敘述他底宗教觀：「
我已經感覺到，若使你跟從了基督，你就會得到三種結果：第一，你要從一切恐怖當中
，拯救出來；第二，你會妄誕不稽般地喜樂起來；第三，你要遭逢禍患。」這最後的一
種結果，說是「你喫遭逢禍患」，似乎是一個反高潮點。但是我相信他是對的。除非你
已經會承受禍患，並且會利用它，你不能從一切恐怖當中，拯救出來，也不能夠妄誕不
稽般地喜樂起來。同樣，只教人們不要懼怕，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們知道，有某種東
西是懼怕的，就是你知道沒有東西可以懼怕的話，也仍舊有一種內心的恐怖，是不能夠
用勸導去駕馭的。一個印度的學生對我底朋友說：「我底理智告訴我，在那個偶像上面
，是沒有東西可以懼怕的，但是我底心靈卻還是很恐怖。」原來有一種非理智的恐怖，

是深植於人們心靈底蘊底裏的，擺脫這種恐怖的惟一方法，只有確立信心；這種信心，若碰到世界上最不幸的事件，也能把它變為最好的。那個麻瘋病人，已經從一切恐怖裏面拯救出來了，他底身外，碰到最不幸的事件，而身內的生命——內心裏真正的生命——卻沒有損傷。一個麻瘋病人底喜樂，未免妄誕，而福音上卻主張那種光榮的妄誕呢。

有一隊福音團的學生，從緬甸到了印度，其中有一位學生，力大如牛，故其同伴呼之曰「野牛」。有了這樣大的氣力，而他又有一種很躁暴的性情——真是一個危險的結合啊！在他重生以前末次所犯的事，是一個人動了他底怒，他就是一拳，打斷他三條肋骨。這時候，這個小團體已經完成五個月的印度各大學之遊歷，當我和他們敘坐於一堂的時候，我問他們在旅行期內，什麼是最卓絕最愉快的時候，他們各人按座位次序，輪流述說，輪到「野牛」的地方，他就直捷簡括地說：「有一天晚上，一個學生跟着我

們，當我坐在汽車裏面的時候，他特意走到我底前面，向我底面上唾吐，當時若使我沒有經過重生的事實，我就要刻不容疑地打死他了。但希奇的，是我不但不想去打他，我至今回顧起來，還算是旅行期內一個最愉快的剎那呢。」這所說的決不是瞎吹，也不是假裝信心的話。他報告了一個事實。當着人家向着你底臉上吐口沫，而你卻感到快樂，未免妄誕，然而——然而那恰準是福音所授與的教訓呢。

一位教父論到早年基督徒受苦的事實，是對他底實難者這樣說的：「早年的人，目擊此種重大之創痛，深感憂懼，他燃起燈來，觀察底細，尋覓創痛之原因；當他知道了真諦，他自己也會立刻追求創痛。」自己追求創痛嗎？去追求創痛，未免妄誕了。然而我們當然知道耶穌撥動了生命裏最深切的心弦呢。我們現代的教會，卻並沒有彈到這一曲。他們講究舒適，還希奇爲什麼教會空無一物呢；他們從新教的禮拜堂裏，除去舊教所陳設的十字架，而在座位上放了墊褥；然後他們又奇怪了，爲什麼墊褥這樣空虛呢？

耶穌是講究犧牲，無畏，壯烈的精神的，所以現在千百萬人，情願爲他而死，但是他們不願進舒適的禮拜堂呢。

一個驕傲的滿洲婦人，雖然她底丈夫已成爲基督徒，她卻拒絕基督底一切教訓。後來基督徒受了逼難，她不得不和她底丈夫一同逃赴山裏去，他們受盡了說不出的苦楚；在這次苦難當中，這個婦人方纔做了基督徒，她說：「任何宗教，受到這樣逼難的，必定是真理。」她後來成爲一個成績超卓的門徒。原來避難的創痛，終究引導她進了耶穌底寶殿啊！

當人們正要被墮致死的時候，他們卻唱起歌來，未免妄誕了。但是當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的基督徒碰到大逼難的時候，他們恰準是這樣唱詩。他們底敵人，已經用索子把他們捆縛起來，懸於石壁上，並且告訴他們，若不拋棄信仰，就要割斷那索子了；然而他們拒絕拋棄信仰，於是索子割斷了。當他們身在空中的時候，還聽到他們唱

詩。

應治 (William R. Inge) 說：「喜樂而含有道德性的，是基督徒之新創。」這是實在的，因為在基督徒的喜樂裏面，若含有道德的性質，就與普通的喜樂不同了。這是代表道德勝利的喜樂，道德上之勝利，就給與喜樂以道德之意味。

這種喜樂與娛樂不同，娛樂是外鑠的，而喜樂是內發的；快樂的人，自有其內心之源泉而不需要娛樂的。我在醒悟的剎那，曾寫了斷句一首：

「世事中，

莫匪創痛，

莫匪創痛。」

但是我現在已經知道寫左列的答案，曰：

「當世事雖諸夫創痛兮，

我心歌頌。」

一個人若能寫出第一首斷句，則是佛家底態度，能寫第二首，就是基督徒了。

現在有許多從娛樂中尋求愉快的行動，使我們記起一個老嫗帶着幾個孩子，到馬戲場去尋樂去了，其中有一個孩子，因為看到各種新奇的東西，哭起來了。她就拉牢這個孩子底頸背，搖了幾下，說：「我帶你到此地來，是要你自己去享樂的——現在享樂罷。你懂得嗎？」然後她再把牠底頸背搖了幾下，硬要牠享樂。許多現代的人們，正用這種「強迫牛頭喝水」的方法，搖着他們困乏，餓孳，哀痛的靈魂，強迫它享樂其自己呢！當着一個人必須要對他底靈魂說：「你吃罷，喝罷，作樂罷，」和那富人一樣的時候，我們知道他是不快樂了。因此，近代的享樂主義，已經產生了一個悲哀的看破一切的世界呢。

喜樂是隱藏於事物之內面的，也是隱藏於我們底臉部的。生理學家告訴我們，臉上

表顯怒容的肌肉，共有六十四條，而表顯笑容的，只有十四條——那末爲什麼使你底臉要有過度的運動呢！上帝是注重於喜樂方面的，祂創造人底臉部，在喜樂方面的運用是最容易的。但是臉之含有新約意義的喜樂者，這樣的喜樂，是不很容易的，更沒有假裝或虛構的；一位很高貴的印度人卻德惠加（Justice Chandavakar），有一次談起印度新教（Brahmo Samaj）的領袖犬德勝（Keshab Hundersen），說他有一個「新約的顏容」。就是一個印度人談到另外一個印度人，說他有一個「新約的顏容」。無論是什麼東西成就的，它總不關乎入教或不入教的，這是很顯然的。犬德勝在名義上並不是基督徒，然而他卻已經瞻仰了基督，直至他獲得基督底喜樂。那末什麼是「新約的顏容」呢？原來臉部上面的肌肉，都產生了光輝，即使悲傷也要藉着淚珠而發出笑容來；並且不論在任何事物上，都含有勝利的意義的。

耶穌說：「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底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

底喜樂，可以滿足。」（約翰福音第五章十一節）這裏我們知道兩種喜樂相遇於一點了，一種是「我底喜樂」（外來的喜樂），另一種是「你底喜樂」（內發的喜樂）；我說耶穌底喜樂是外來的，然而它對於人們是如此的內在，如此的深密，還是可以稱為內發的東西呢。神底喜樂，遇到了人底喜樂，就滿足了；它們是互相成全的。當人們底靈魂覺得這種喜樂的時候，它就得到了它底生命。普通一般神祕派底意見，以為神底喜樂就是一切，而人底喜樂，卻是空無所有的；巴特派基督教徒（The Barthians），或者會同意於這樣的說法，但是依照耶穌底話，則是兩者並存的。人類不是沉淪於上帝中間的，而是在上帝中間成全的，因為兩者並存，纔足見我們是為祂底喜樂而創造的；當我們獲得他底喜樂的時候，我們自己底喜樂，就成全了。「新約的顏容」，是一種超自然的自然顏容。

巴利（Barry）告訴我們說：「希臘文學的整個內容裏面，常常顯露出一種抑鬱的意

味，一種挫敗和未遂的感觸。」他們否認巴利底話，說他們相信有生活上的喜樂的。但是從來達不到的，因為他們從不知道喜樂之終極的理由。到最後卻沒有一個人能夠喜樂的，除非他感着他底喜樂，是一種根本的喜樂。希臘人對人表顯了矜誇的自信力，但是沒有說出自信的根據來。「他們不曾看到人——就是基督為他而死的人。有幾個醫生，將要為一個貧窮的病人，施行手術，其中有一個醫生無心地說：「把這沒價值的動物帶過來，」他想這個病人是沒知沒覺的。但是這個病人雖然窮困，卻是一個學者，他回答說：「你說他是無價值的嗎？基督是為他而死的，你說無價值嗎？」所以人底價值，現在被為他而死的基督底價值所提高了。我們相信人，是因為我們相信了基督。

我們底喜樂有意義，正因為被基督底喜樂所接觸了。基督立在十字架上，還能說，「我底喜樂。」而希臘人卻沒有知道那樣的喜樂；那樣的喜樂，能夠抵擋外來的震驚，而仍舊歡唱不已。我們底喜樂，就是建築於那上面的。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歡唱，除

非他覺着他底歌曲，是到達了宇宙之深底裏的。基督徒建其喜樂於十字架之上，並且藉十字架而找到喜樂，確實知道他正在十字架中彈生命的最深沉之一曲呢。這是他歌曲中的低音階，然後由低音階而彈到喜樂的最高音階。我們知道沒有低音階，則最高的音階，是彈不到的，但是把高低的音階總和起來，則就產生了整個的諧和了。

北平的玉泉山上，有一方碑石，文曰：「天下第一泉。」據我推想起來，這一處泉源，在世界所有的地上泉當中，要算最奇妙的了。當時我注視着晶瑩的泉底，我對我底朋友說：「這穴泉水，固然是偉大了，但是基督徒卻已經發明了真正「天下第一泉」呢。因為「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基督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基督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爲泉源，直湧到永生。」（約翰福音第四章十三節）。這纔是「第一泉」，因為它有它底泉源在濁謁山上，是從苦難而來的一種享樂。在長城入海的地方（山海關），東門上架着一架匾額，題了「天下第一關」五字。我們知道在玉泉山建碑石的

，和在山海關架匾額的滿洲皇帝，都早已過去了。玉泉山固爲別人所有，而「第一關」卻到日本人手裏了。所以世界所謂「第一」，都讓我們失望，只有耶穌給與我們的喜樂，纔在裏面有永久的感覺，而直到永生。

因此，基督徒有一種休格爾 (Baron Von Hugel) 所說的「充實的內心之橫流」。他知道西蒙茲 (J. A. Synonds) 所講的，說他底思索的集中與統一 (禪定默禱)，足使他在鬱悶的時間，得到光明，並且產生足夠應付生活的態度。基督徒不僅知道了這一層，他還知道的更多，因爲他所找到的還不是生活的態度，而是「充實內心之橫流」，有它底泉源在神裏面的。而內心生活，足夠抵抗外部的生活了。釋迦牟尼教亞細亞人以消極的沉靜，而耶穌則教世界以征服一切的沉靜；釋迦說「緘默」，而耶穌則說「向上」。一方面是縮減的人格之平安，而另一方面則是發展的成全的充實的人格之平安。

拉斯 (Josiah Royce) 釋信心爲一種「靈魂的識力，或是真體的發見，使一個人足以

應付宇宙內所遇到的一切事物。」這個定義是與新約裏面所載的，恰成了前後的反映。新約約翰一書五章四節裏面說：「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底信心。」但是正像我們不宜相信「信心診治」，而是藉信心之神治。所以我們必不宜相信信心醫治思想上和靈心上的痛苦，而是與神底泉源相聯繫，而後治愈我們的。現在沒有事物可以使我們怕了，我們與那個生命（基督）為一體，它底目的，就是我們底目的，它底權力，就是我們底權力，它底安全，就是我們底安全了。

有一次，我和一個學生說，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除非他能夠應付一切所遇到的事物。他驚奇了，回答說：「那末我們當中沒有幾個人是安全的了。我們安全嗎？」安全的人不多，只有已經學得這種祕訣的基督徒，纔是安全的呢！

有一次圓桌會議裏面，輪到一個最高尚的高派聖公會的人說話，他是在我們當中有資望的人，是一個信心煥發的自我犧牲的人。他說：「宗教對於我有三種意義：勝利

，勝利，勝利。」他不能有更好的結論了，因為耶穌底宗教，正是這三種勝利；勝過罪惡，勝過自我，勝過苦難。正當萬事合度的光景，耶穌叫着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可以歡心，我已經勝過了世界。」（約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節）這實在是一種歡心，這種歡心，應付了各樣的生活事態——好的，壞的，無關輕重的——並且先讓那些事態弄到最壞的地步，然後發出狂笑來——一種愉快的，光榮的，勝利的狂笑，從污穢狀況中而來的一種「阿利路亞」的歌曲。

在印度有一種鳥類，名曰腦熱症鳥，在奇熱的日夜裏，寒暑表昇到極度的時候，它出來了。它啼着「腦熱症，腦熱症，腦熱症」。這種聲音，足夠使聽着的人發顛了。有一天，這種聲音傳到我底腦筋裏面來了，而我卻永遠當作咏新歌來克服我底難受的，因為我常常以它底鳴聲，當作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的。當着生命以尖利聲狂呼着腦熱症的時候，我們可以藉着靈心的勝利，來把它們變作「阿利路

亞」。

我們用另外一個人的說話，來總結本章所述的罷：「我們是微弱懦怯的動物，在宇宙之間，倒是安若家居；依理言之，大抵在世界上或在世界之外，沒有事物能使我們恐懼了。換言之，我們感到平安，我們正在憩息。這不是說我們不必鬪爭，乃是鬪爭底本身，現在就是勝利了。我們底頭腦堅定了，我們堅信善行，那是挾着最高力量而來的東西」一個屬於低派教會的我，且用一位高派教會弟兄底話，來做我自己底結語罷。「宗教對於我的意義，就是：勝利，勝利，勝利。」

第八章 宗教的選擇——有十字架的或無十字架的

當着耶穌深深地受了試探，要他用非救世的方法，去應付世界之悲哀與罪惡的時候，在他底生命史上，就來了兩個緊要的關鍵：一個是在曠野裏的試探，另一個是希利尼人的來到。在那兩個緊要關鍵裏面，所有人們應付罪惡和痛苦的一切方法，都到耶穌底前面了。其中除出一個方法以外，耶穌就拒絕了其他一切的方法，而那一個方法，就成爲世界的光了。當我們看到耶穌所拒絕的許多非救世的方法，我們認爲那些方法，正是古今的人們用以尋覓出路的。耶穌就知道那些方法，都會導人們走上了死亡的道途，而後世的人們，靠着他們自己悲慘的經驗，也會慢慢地知道那些都是死路。

當着耶穌開始要傳道的時候，施洗約翰正教猶太民族悔改；這樣的一個霹靂，一落到猶太人心中，他們就悔改了。直到今日，在米所波大米還有一個八千人的團體，他們

自稱爲「施洗約翰的門徒」的。他們從來不做基督徒的，只是施洗約翰復興的遺風而已。這必定是一種很有力的靈心上的醒覺，那時人們來到一個懺悔的河流邊旁，在施洗約翰底下，受了懺悔的洗禮，而耶穌是和他們一道受悔改的洗體的，經上記着說：「衆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洗。」（路加三章廿一節）。知道是沒有罪惡的他，卻和悔改的衆罪人同列，作了他們當中的一個，自同於最下等的人們！他竟捨棄了人所最不容易捨棄的東西——名。在那些受洗的人們裏面，先於耶穌受洗的，恐怕是一個蕩婦，後於他的，恐怕是一個賊；而他好像是他們裏面的一個——當他是個罪人了。

耶穌在那時候。對於這樣的態度，必定引起一種強烈的反感，因爲他被內心驅逐到曠野裏面去掙扎出路了。他要離開人們，去探求待人接物的正當態度。他所掙扎的問題是什麼呢？是他是否爲上帝底兒子的問題嗎？我想不是。耶穌自受過了洗，正在禱告的時候，沒有聽到天上的聲音說「你是我底愛子，我喜悅你」嗎？不，這裏的問題，好像

是如此的：他做了上帝底兒子，還要做人子嗎？若使作人子，則就自類於人們，豈不像他過去所採取的態度一樣嗎？做了人子，是否意思就是凡人子所遭遇的，他都要放在自己底身上，對嗎？他深深地沉思掙扎，有了四十天的工夫，連飢餓都忘了。後來他纔感覺着飢餓，必須要回去修養他底孱弱的身體。魔鬼對他說：「不，你無需乎回去，住在此地罷，爲什麼回到人們中間去呢？你餓了的話，那就可以用你底魔術去充飢。你是上帝底兒子，那就夠了，你無需作人子了。」這是宗教上的第一個大試探——要隱避現世，獨享豐滿的精神生活於人世之外；並且藉心靈的交感，而得到喜樂恍悟。這樣，一個人忘盡了生活的痛苦和悲哀，因爲是上帝底兒子而喜樂而滿足，這是神祕主義所必犯的試探。當宗教落入這個圈套的時候，它就變爲麻醉劑了；因爲服了虔誠的藥餌，穿上恍悟的袍套之後，就必驅其信徒入於睡眠之狀態，置世界的罪惡痛苦於度外了。這本來是一種「避世的思想」，要以自己底隱避去解決罪惡和痛苦的問題的。然而這是不行的。

。在西方教授底研究室裏也能，在印度的森林中間也能，或是在基督教國家的寺院裏也能——把它試行在無論什麼地方，總會得到了它底天罰；它要不可避免地走到悲觀的途上去。凡有逃避世界悽鬱之企圖的，卻與他內心以精神上的悽鬱和慘澹。要知道脫離痛苦的方法，決不是逃避，所以耶穌是拒絕這個方法的。

後來魔鬼向他提議：「假設你必要回去，假設你要作人子，那末不要再抱你從前所有的態度，不要以這種恥辱的樣子，和衆百姓同列；要立在寺院的尖閣，高昇於衆人之上，要高高地立着，做宗教的標記，做宗教的象徵，讓人們注視，讓人們崇拜；要做上帝底選民，讓人們尊敬，讓人們欽仰。那樣，你要爲天國而確立威信和地位；因爲你是上帝底兒子，上帝就不會讓你與下等的衆百姓同列；即使你要和他們同列，上帝底天使，也要把你拉回去，你底地方，是在那上面，不是住着墮落羣衆的下面。」

第二個試探是：「卓立於最高的超然的地位，由遼遠的地方，下視衆百姓底罪惡和

痛苦，因為你自以為超過這一切的。這是斯多噶派底試探，這是中國「君子」底試探，婆羅門教中「文士」底試探，是教皇底態度；對於出生，地位，信仰，和階級，以為都是超然地卓立於尖閣之上的；以為我們和人民交接，只是一種「婦女的慈悲」，只是給與他們以我們底祝福，只是盡貴人底責任，只是表顯上帝特別賜恩於我們，差天使將我們接回去，到於崇高的地位。我們從來不甚和人民接觸的。我們抱定這樣的態度，因為覺得我們是屬於人民之上的，實際上並不是他們裏面的一部分。這樣，意思就是說耶穌不會是人子的，他要隔絕塵緣，去逃避人類底痛苦，但是這樣的主張，不拘怎麼高遠，也是一種避世的思想，為耶穌所拒絕的。

然後又來了第三個機智的試探，就是：「假若你決意要作人子，那末你為人子罷；假若你是和人們同列的人，那末就採取他們底方法，採取他們底精神，對人人皆表親密的態度，去得勝人們，使你底精神，你底同情，你底興趣完全與他們同化；使你和人們

之間，不雜一物，而完全與他們同流合污。」跌倒和崇拜撒但的意思，就是抱着那些順服撒但的人底態度。這個試探，是要用人底方法，賺得人心，賺得世界，並且要用世俗的方法，賺得國度。

可是耶穌也拒絕這個試探了。他要做人子，凡落在人們身上的一切災難和痛苦，他要讓牠們落到自己身上去，不過有一個例外——他底內在的靈心，卻和衆人不同。他要像他們，然而關於這一點，卻要和他們不同。他要作人子，也要作神子。他知道只有內在的靈心和衆人不同，纔能改變衆人；但是其餘的一切，他要像他們。

阿拉伯的羅凌士說：「若非衣其衣，食其食，生活同其度，而德勝於人，則無或可爲阿拉伯民族之先導者。」耶穌就要立於衆人之地位，應付衆人所應付的一切，對於我們底駕馭力以外的道德鬭爭和靈心鬭爭，他不採取特別的權力，而要去應付實際的人生。然而其他內心的裏面，卻要帶着幾種不同的東西，而我們底希望，就在這個不同點上

面呢。我們需要一位和我們相像的人，做我們底榜樣；但是我們更需要一位和我們不同的，來作我們底救主。若他只像我們，則他儘能作我們底榜樣；若他一切和我們不同，則他儘能作我們底救主而已。但是我們需要榜樣，同時也需要救主呢。耶穌在這些試探裏面，就掙扎了怎樣兼作二者——神子與人子——的問題，而得勝了。

但是他知道他所揀選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後的類人，他和罪人一同受洗，他和竊賊一同釘死於十字架。罪惡和痛苦的問題，只能以誠實應付問題的方法去應付，不容有追避的狡猾的假裝的躡等的麻醉的手段的，問題是要解決的，不是逃避的；並且問題的解決，要和人們同列，不是要居高臨下，去救贖人們。從此以後，耶穌就決定走上那導他到十字架上去的路了。

但是曾經有一個時候，要把耶穌拉到另一條路上去，就是在希利尼人來到的時候。這個事蹟，對於基督教國家，是大半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了。我們常常從這個事蹟裏面

，採用「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這一句，而忽略了整個的事蹟。但這卻是在耶穌底生平中間，最關生死存亡的時期之一呢。這個時期的重要，可與曠野的試探相比擬，有許多地方，卻比曠野的試探，更要機警，更難應付。因為耶穌在曠野裏的經驗，代表他底事業開始的試探，而希利尼人底來到，乃是代表事業中途之試探的。在事業的中途，有一種妥協的誘掖，會讓其尖利的主張下墮，會走上比較便易的道途的。

希利尼人來到的時候，我們就看到在耶穌靈心上的危機。什麼事情，使他說「我現在心裏憂愁」呢？在這全段的記載當中，不儘是我們所能見到的希利尼人之來到，而要見耶穌的一個單純的事蹟，卻還有更大的意義呢。在摩法特 (James Moffatt) 底譯本裏面，對於這段記載，倒爲我們補救了一些因襲的缺陷，茲錄其經上全段之記載如左：

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利尼人。他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力，求他說，「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腓力去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訴耶穌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喪失生命。在這世上不關懷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現在心裏不寧，我說什麼纔好呢？」父啊，請你救我脫離這時間」嗎？不，這原是另外有某種的使命，使我碰到了這個為難的時間的；我要說，「父啊，願你榮耀你底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說：「我已經榮耀了我底名，還要再榮耀。」站在旁邊的衆人（旁觀者）聽見，就說，「這是雷鳴；」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耶穌回答話：「這聲音不是為我底緣故來的，是為你們底緣故來的。現在這世界就受到審判，這世界的君王，要被趕出去了。但是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的時候，我要使萬人皆歸於我。」（這句話，耶穌原是指着自己將要

由於怎樣死法而說的。）（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二〇至三三節）

據我底觀察，大概希利尼人以外交公使的資格，到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要他離開猶太人，而到希利尼人的地方去的。這樣的演述，並不算牽強附會，因為相傳以得撒王（Prince of Edessa）曾經差遣使者，請求耶穌到以得撒去的。這些希利尼人，也許看見會集在耶穌身上的襲擊和騷動，而覺着他若在猶太人中間繼續講道，或要遭難以終——猶太人或要殺死他，所以他們來見耶穌，要他離去在耶路撒冷的全部傳道事業，到雅典去。在雅典的地方，人民底思想，比較闊大，比較開通，去宣傳耶穌這樣的道理，或者會被人們所欣賞的。他在那裏就能長久做一個被人們敬崇欽仰的大師。爲什麼在禍難等候着的耶路撒冷住着呢？到雅典去罷。

這是一個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問題——在雅典，一切事業都有牠亨通的表面上的便易，而在耶路撒冷，則只有十字架。宗教——因為耶穌就是宗教的化身——究竟要往那一

邊跑呢？牠到雅典去避匿痛苦嗎？還是到耶路撒冷去應付痛苦呢？這不是一個善惡問題的交戰，因為往雅典去，也沒有什麼不好；這是一個善與盡善的交關——善的沒有十字架，而盡善的則就有了。所有的人們，所有的思潮，都傾向於這個問題的一方或他方了。他們要採取雅典的方法，去應付悲傷；就是打算用反復的論辯，用心理的暗示，用玄想的催眠，用心理上和靈魂上的遁辭，用脫離事實的迷醉，去解釋悲傷，去消滅創痛。或則呢，他們要走上耶路撒冷的道路——走到生命史上最不幸的所在；走到讓人們襲擊的地方；走到骷髏地的路上。

耶穌是把當時的情形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我們聽到他自言自語地說道；「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大概希利尼人是勸他在他們中間度延年的有收成的生活的。何必現在就捨棄生命呢！他底回答是：「捨棄生命的，得着生命；果子落在地上而死去的，就有收成。他生在世上，不是虛度年月的

，而是要靠忍痛努力得生命的。我們許多人，都選擇了雅典的方法，我們只有人類的智能，孤獨地保持着自身，所得到的，不過是膚淺的沒出息的生命。我們不願償付捨棄自身的代價，卻償付了生命自身死灰的代價。

我們聽到耶穌說過，「凡愛惜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爲我喪掉生命的，必再得着生命。」（馬太十六章廿五節）。希利尼人要耶穌愛惜其自己底生命，而因此去救別人——他們要他不經流血而賜惠於人；但是耶穌知道這是不行的。

這是一個偉大的奮鬥，因爲這個顯現於他前面的十字架，不是一種假裝的東西。我們還聽到他內心的交戰說，「我現在心裏不寧。」在這樣緊急的關頭，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應得要寧了。可是我們中間有些人，對於這個問題是並不躊躇地陷入到時代精神裏面去了。他們要說，「雅典之行，是一個好機會，就宜接受；而耶路撒冷卻是災難之所，快遠避罷。」所以我們接受雅典的精神，而分潤了牠底膚淺的弊病；但是對於

這個問題，心裏感着不安的人，漸漸地多起來了。他們有一種感覺，以爲失去了這樣的精神，就失去生命了。

再聽耶穌說：「我說什麼纔好呢？『父啊，請你救我脫離這時間』嗎？」他有請求免過嗎？請求免付那無上的代價嗎？我們中間有些人，正是如此請求。我們正請求從這時候蒙拯救，在請求脫免的時候，我們還是叫上帝爲「父」，我們還是信仰宗教的人，對於上帝還有部分的皈依，不過我們不肯把我們自己完全地奉獻。我們所請求的，是脫免這事，不是求上帝使我們在這事上成功。但是耶穌卻決絕地回答說：「不，這原是另外有某種的使命，使我碰到了這個爲難的時間的——千秋萬世，萬世千秋，無不使我與這個時間相敵鬪；億兆人之渴望，更使我與這個時間，作千鈞一髮之酣戰。我今不能失墜，一遭失墜，則就使萬世萬人，永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了。」

當一個人對着所有方便的道路，簡易的方法，以及到雅典去的種種妥協，種種試探

，說一個「不」字的時候，這是在他底生命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刹那。但這卻是一個更重大的所在了：他能夠看清事物的底蘊，認爲另外有某種的使命——神意——使他碰到了這個爲難的時間；並且他正把自己底意志，融冶於全能的意志當中——一個救贖的意志當中。

現在我們就聽到大大的決斷了：「我要說，『父啊，願你榮耀你底名』——別要想念到我所要付的代價。只要榮耀你底名就是了。」他給與上帝一紙空白支票——可是他自己底鮮血來簽署的。當那萬世成敗繫於俄頃的刹那，而他卻不會把牠們失墜。這是在生命史上的一個最偉大的刹那：我們也將以自己底血簽署的空白支票，交給上帝，而欣然地請他來取去我們所有的一切，聯同我們底自身。這是一個大犧牲的時間——祂底大犧牲，也是我們自己底大犧牲。

可是當即就是天上的御示(Great Annunciation)了，請聽：「當即就有聲音從天上

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底名，還要再榮耀。」他發出最後的應驗來的時候，天就作語了。我們生在沉默天空下的許多人，若一旦揀選了耶路撒冷的道路，則也要聽到上帝在天上的聲音。假若我們以最後的決斷，揀選了他底道路，則上帝要從聖典的卷冊裏面，要從天意的運行中間，要從我們自己底靈魂的深暗之處，向我們說話，這樣，生命就有意義，就有目的，就有計劃了。

現在請看旁觀者對於這種御示抱着什麼樣的態度。有人說：「這是雷鳴。」這樣的御示，對於他們恰準是一種自然的機械的聲音，而沒有什麼意義的。這樣的解釋，就是那物觀的自然主義。當着我們聽到上帝應驗了我們底無上的虔奉而對着我們說話的時候，他們說，「這是雷鳴。」當我們經過了靈心變遷的關頭，而成了重生的人，他們就嚴然地說，「這是成年的狀態——雷鳴了。」當我們從奮與會回家，從那裏得到足以改變生命的基督的異象，他們說，「這是羣衆的盲目心理——雷鳴了。」當着我們感到世界

的痛苦，慘酷與罪惡，而敬獻我們自身於拯救事業的時候，他們說，「這是兩性的表顯——雷鳴了。」當着神手按住我們，醫治我們底疾病的時候，他們說，「這是心理的暗示——雷鳴了。」當着我們藉祈禱而超昇了自我，爲着內心的變更而鼓舞歡欣，他們說，「這是自我的暗示——雷鳴了。」這是旁觀者中間一派底態度和見解。

還有一派底解釋是：「有天使對他說話。」對於他們，這御示不是一種自然的聲音，然而也不是上帝底聲音，而是一個天使底聲音。這樣的人們，比較傾向於靈心一方面；可是他們底頭腦，卻很粗淺。他們不是屬靈的，而是精神主義者。他們比較得熱心於「狀態」，留意於招魂術，他們在暗室中的禪定，比較在世上黑暗而亟需拯救的地方，更要熱心：與死人之交感，比較向活人講授福音，更有興趣。這種態度，缺乏道德上的根基，是和「一個天使對他說話」的看法相同的。我不敢說，死人一定不對活人說話——我只是展開頭腦，等候着充分證據的來到。但是即使死人會對着活人說話，我想專

和死人發生交感的作用，也不會產生健全的宗教和品性的，倘若忽略了對於現實的諸問題，則尤其不行。

這兩類人都是旁觀者——立在旁邊聽說的。無論什麼人，立在生命之邊際而作旁觀者的，勢必與生命以淺薄之見解，是不足為奇的。只有那些落到雅典和耶路撒冷之揀選的人們，而已擇耶路撒冷為其道路者，纔能真正了解生命之本質，因為他們是身當其衝，有充分的經驗了。他們明白十字架是什麼，因為能夠感到肩上的重負——十字架的重負；他們明白痛苦是什麼，因為他們每日所嘗的，是苦難的滋味——十字架的滋味；他們也明白生命是什麼，因為他們感覺到戰慄的奮勉的歌咏的生命，在渾身周行。他們由內在而知道了生命的意義，他們不是傍觀者。

由於這個重要選擇的結果，耶穌知道有三樁事情，必須要遇到：

(甲)世界被審判——「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那末揀選十字架和這個世界的審判有

什麼關係呢？閒頭一看，似乎兩不相關的；仔細一想，方纔知道這兩件事情，自有其密切的連繫。十字架是這個世界的審判所，人們真正受審判的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上。我必須自己承認：當我想像到末日的神國，我沒有感到內心的恐怖；但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卻審判了我，責罰了我，令我長跪而召去了我。他應付世界罪惡，應付世界痛苦的精神，使我內在的靈心戰慄，和狂風暴雨中的風雨儀一般。在這十字架上，基督底仁愛，審判了我底仇恨，基督底大量包容，審判了我底小氣窄狹，基督底自我犧牲，審判了我底自私自利。旁觀者已經說過，「這是雷鳴。」現在十字架的選擇，確已成了天上的雷，震撼了我們底罪孽的心靈，使我戰慄恐怖。耶穌說這世界受審判，卻是很對。

(乙)驅除這世界的惡勢力——「這世界的君王，要被趕出去。」耶穌把這世間的罪惡與痛苦，放在自己底心上，因此而抑止牠們，消滅牠們。他趕走「世間的君王」(即世界的惡魔)，不是要擊破其頭顱，而是要讓魔鬼裂開他底心肝。他要以承受痛苦，來除

滅痛苦，以承受罪惡，來除滅罪惡。

(丙)以選擇十字架而發揮了無上的權力——「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的時候，我要使萬人皆歸於我。」這裏就表顯出一種新的力量來——就是以善勝惡，以愛勝憎，以十字架勝世間的力量；也是「同他走二里路」的力量，「轉過左臉與人打」的力量，「連外衣也給他」的力量，為萬人死而吸引了萬人的力量。

十字架既已選定了。耶穌或許感謝了雅典的人民，但是拒絕了他們底邀請。他要揀選擴斥他的人民——猶太人。其他沒有別的道路了，因為耶路撒冷及骷髏山，正位於他和復活的勝利之間。除非讓他自己永久沉默於十字架上，他不能教背着十字架的人們歌唱。

某詩人底一首透徹的詩，是寫得很對的，現在就把牠錄在下面：

吾願咏情歌兮，

咏情歌兮，一若溪泉之狂曲：

吾願弄樂以爲樂兮，

壯懷慨歌，激昂而出。

吾見工婦之背如弓兮，

羣兒守住勿得戲。

在彼山巔兮，遙望天闊無際：

忽見一恐怖之木兮，

有黑人焉，被縊身死。

何能再咏情歌兮，鬱鬱銷意？

吾願咏情歌兮，

銷沉我曲。

吾以世之傷悲而啞聲兮，

並因世之殘虐而麻木。

沒有一個能夠在這樣的世界裏面，吟咏情歌，除非已經學了「羔羊之歌」——這樣的歌曲，是要經過痛苦去學來的，是要把十字架放在個人底胸懷，配上絲絃，作成豎琴之後，纔可以學得的。

但是在我們能唱那曲歌以前，我們還須定下來，對於耶穌所揀選之十字架，作一個更深的體念。

第九章 上帝對於人類所付的代價

當我們觀察人生，似乎有兩種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是自然的宇宙，定了嚴厲的，堅強的，不得赦免的鐵律；在他方面，則宗教卻給與我們以赦免，復振，和新的機會。從宇宙看到上帝，你會得到一個結論：上帝是律法；若從耶穌看到上帝，則你底結論，必謂：上帝是仁愛。這兩個不同的結論，能夠互相調和嗎？還是必須要用我們底選擇呢？

宇宙間有這兩種不同的事實，是無疑義的。一種事實，已經形成了印度的因果報應律。簡言之，就是我們收穫我們所種撒的。以爲這個宇宙，是一個道德的宇宙，自有其道德之因果的。在某種地點，某種情形，某種方法之下，你必要再得到你所做的結果，要確切不移地碰着你所作的業果。假若這是報應律的要旨，則我可以完全接受——一心一意地把他接受過來。這並不是說，一個人接受了因果報應律之後，就必須接受輪迴說

的。輪迴說是伴着因果報應律而去解釋人生之不平等的一種說法。對於這種說法，我得不到充分的證據。但是我却處處經驗到因果報應律的運行，而其證據是要算最強烈的了。

你可以自由選擇你底行爲，却不能選擇由行爲而造出來的結果。這種結果，刻記於我們底道德世界裏面，而不爽毫釐的，也許不能以外表的刑罰，看出這種結果來；但是外表的結果即使看不見，而行爲所造的惡果，必至於道德之墮落。所以這種報應律，原是色盲般的：假若一個白種人，或是黑種人，或是櫻種人，或是黃種人，一觸犯了牠，而牠就反身毀損他了。這是一種宗教盲：牠並不追問你是基督徒，或是回教徒，或是佛教徒，或是不可思議的——你一破壞牠，牠就損害了你。在事實上呢，我們並不破壞因果報應律，只是在因果報應律上破壞了自身。當着我們去破壞牠的時候，牠就反給我們一種恐怖流血和障礙。對於個人是如此，對於團體，對於國家，對於種族，亦莫不然。

這是個人的因果報應律，一樣的也是國家的因果報應律；無論在小範圍內也能，在大範圍內也能，宇宙總是親善而拒惡的。就是；

你累次地作惡，必須要一個個地受報。

這樣。把我們底宇宙似乎弄得太嚴厲而人們不得其赦免的了，但這却教我們知道這個宇宙是一個律法的宇宙，不是一個空洞的幻想的宇宙。學校的規則是很嚴厲的，然而是靠得住的，一個宇宙，如其為我們所不能依靠的話，則我寧願有一個可靠的宇宙。

關於這一點，我們無容贅述了，因為人類底歷史，就是這個報應律運行的故事。「凡事物之逆於吾者，亦必逆於汝，」這是湯姆生所說的話。而他這樣說法，只是將事物之原理，用一句簡括的話敘述之而已。

可是這不是宇宙萬有的完全的真理。還有另一方面，是討論因果報應律者所很少見到的。就是我們底行為的結果，不論好壞，是往往轉移到別人身上去的。因此，有所謂

因果報的轉移律者，乃是他人來收穫我們所種撒的。家裏一個父親犯了罪，他或者情願把所有的結果，都歸他自己擔當。但這是不可能的。他底妻子兒女朋友——凡在他底親愛範圍內的人——都要受到他底行爲的結果之影響。因爲每一個人底生活，是和其他一切人底生活，互相聯繫的。假若我提高了我底生活的價值，則所有的人，都會得到我底高尚生活的影響。反之，假若我底生活墮落了，則一切其他的人，也會受到我墮落的影響。

假若因果報的轉移律是真實的話——我想這正和因果報應律一樣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事實——那末就爲我們開出一條思路來，使我們從株連的事實上去着想，更足以闡明十字架的意義了。假若有一個人，他能立於人類生活之焦點，以其深遠廣博之仁愛，將人類之一切罪惡與痛苦，總匯於其自己之心胸，則他亦必能轉移其行爲於世人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世人所享食的，不是他們自己所種撒的，而是那個大仁博愛的人所播

種出來的果實呢。照這樣設想起來，至少有一種移轉行爲的可能性，而我們現在就要探究那種可能性。

在我們論到基督之十字架的意義之前，讓我們先看一兩個假定罷。無論對與不對——我們相信是對的——我們做基督徒的人，總是看耶穌爲上帝底化身的。他是我們所能看到的上帝之一部分——上帝向人們顯示出來的部分。耶穌底本身，就是上帝對於我們的教訓。祂用我們所能了解的人身——耶穌，將祂底品性指示給我們。就在人類環境造就人類品性的環境當中。表顯出祂底品性來的。我們不以爲除出這個方法以外，上帝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顯出祂自己來。所以凡落在耶穌身上的；就是落在上帝底身上；凡耶穌所承當的，就是上帝承當；而耶穌底十字架，也就是上帝底十字架。那末這個在歷史上高舉起來的外面的十字架，就是在上帝心裏的內在十字架之標幟了。我們是都被覺官所束縛的人。除非一直要到這個內在的十字架，在我們感官之前高舉起來爲止，我

們是不能見到上帝心裏的內在的十字架的。意大利的一個畫家，繪一幅耶穌被釘於十字架的像。那釘子釘上耶穌底手，穿過了十字架的木頭，而直入於後背影着的上帝底兩手。這樣的描摹，可算是「大旨楚楚」了。這個概念，是反應保羅底說話的。他說：「上帝在基督裏，使世人與自己和好。」（哥林多後書第五章第十九節）

我們不能把上帝和基督分開。以這個為嚴厲的堅韌的不得赦免的，而以那個為溫柔的赦免人的。有一個小女孩說：「我恨上帝，但我愛耶穌。因為上帝預備毀滅世界，而耶穌不讓祂毀滅。」她這種孩童氣，是對着已成的神學思想發洩的。至於新約裏面，乃是明白地指示給我們一位基督般的上帝。耶穌自己也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他底思想，是凡看見十字架上之我的，就看見了十字架上的父。那末十字架就是上帝底傷痛了。

像這樣的世界裏面，那種傷痛是不能避免的。彷彿在家庭裏面，仁愛與罪惡相遇於

親愛的人們當中，而一個痛苦的十字架，就豎立在那仁愛與罪惡的輻輳點上了。當着一種純潔的愛，在所愛的子民裏面和罪惡相接觸，那愛就受到痛苦了。愛愈純潔，則其所受到的痛苦愈尖利。當上帝底聖潔的愛在我們裏面——在他所愛的子民裏面——與罪惡相接觸的時候，一個十字架，就豎立在那愛與罪的輻輳點上面了。這是理所當然而事所必至的，不能避免的。神底痛苦，並不是無情的機械的轉移，而只是由於聖潔的愛而來自動承當我們犯罪的結果的。凡是超然與世遠隔的愛，不能稱為愛。只有深體別人底罪惡悲傷而作為自己的，纔是真正的愛。

一位已經皈依佛教的瑞士女郎對我說：「我不要把**我底罪惡**，歸到耶穌身上去。要別人來擔當我底罪惡，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我回答她說，「這是對的。但是你雖然不要把罪惡歸到耶穌身上去，而他却不拘你底請求與否，已經承當了你底罪惡，你將奈何呢？」耶穌就是愛，所以他務必擔當世人底罪惡悲痛，而無需乎世人底懇求的。凡愛之

拒絕承當的，不能算做愛。像這樣的世界裏面，上帝若是拒絕擔當十字架上的痛苦，則就不能仍舊做仁愛的上帝了。

若我們在痛苦和患難當中，咒詛上帝造這罪惡和痛苦的世界，則我們要記住：若是這個世界，使我們在裏面生存着的人，償付鉅量的代價，則上帝造此世界，必為我們償付更多的代價了。祂造這樣的世界，意思就是祂必須要住在裏面，做我們底仁愛，那仁愛就是祂自己底十字架。祂要是造一個世界，不發生罪惡和痛苦的可能性，則祂就不是要我們做有選擇力的自由自在的道德動物了。是要創造我們當作傀儡，當作機器，而不是人的了。反過來說，祂情願冒着艱險，創造能善能惡的道德動物。而祂底愛，則原是如此，不能減少一些的。恍若人們底父母生一個孩子，他們在孩子身上，濫施衷愛。雖他們有使他誤入歧途反足以碎父母之心的一種危險，然而他們却冒了那樣的險。因為慈愛是不能減少一些的。所以聖父的上帝創造我們，也冒了同樣的險，最後或要碎祂底心

腸——可不是嗎？上帝底心腸早已裂碎了。而十字架就是這樣的標記。祂創造的時候負了責任，在十字架上就承認了責任，履行了責任，祂要將一切落在我們身上的罪惡和痛苦，都歸到祂自己身上去——還不止如此呢！但是祂由於那樣的立足點創造我們，祂必定有一種神妙的意思，在我們底重生裏面，纔能冒險地創造我們。那最後的計劃和目的，我們不得而知——我們不知道我們將來怎麼樣——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十字架了。那十字架就握住了我們底信心。假若我們在十字架上所見到的啓示是真實的話，那末就是信託十字架後背的一切了。假若宇宙的心，是像這個仁慈的堅定的碎在十字架的心一樣，那末我們也可以把我們底全心胸，無條件地獻給於祂了。

但是這裏有一個異議來了；假若上帝受了苦，則上帝不快樂了。上帝不快樂，就不能算作完全。不完全就不是上帝了。這樣的異議，乃是一種謬誤的推論。在這個宇宙裏面，什麼是快樂的律例呢？就是：真正快樂的人，是那些爲別人而深願受苦的人；不快

樂的人，是那些專爲自己打算而一點不替別人盡力的人。他們自肥之餘，就感覺到厭倦了。上帝一離開悲劇的痛苦の慘酷的世界，則就成爲自私的。因此不快樂了。惟有明白十字架之喜樂的上帝，纔是明白宇宙中最澈底之喜樂の神明。那是以犧牲自己去救贖別人的一種喜樂。凡是神性裏面，缺少世界無上之仁愛的，是一個不完全的上帝。因此不是上帝。詩篇的作者問：「造耳朵的，難道自己不聽見嗎？造眼睛的，難道自己不看見嗎？」而詩人勃朗寧則謂：「創仁愛的，難道自己不仁愛嗎？」我們也可以說：「灌輸自我犧牲の衝動於人們心裏的，難道自己不犧牲自己嗎？」假若宇宙中間還沒有這樣一位上帝的話，那末是應當有的了。

可是話又要說回來了。假若因果報應律是刻記於事物之本性裏的，則愛的律例也必同樣地存在於事物之本性裏面的；若山坡被洪水衝破，則大自然即產生花卉於山谷之中，以彌補其缺；若體上骨斷，到全身匯集原料於其處，而療其傷；若傷疤發炎，則全身

之血輪作殊死戰，而滅其炎；當蟻羣渡水，則必先以其同伴之死體作橋，而後他蟻方能安渡；美麗的花朵枯萎淨盡，而後豐滿的果實纔能產生。

我在南美洲，人家給我幾方石塊，是從一條河灘裏拾來的。把這幾方石塊破了開來，其中就印着很清晰的十字架。在那裏，人家還給我一束葡萄樹。在其中心部份，却有着一個完全的十字架。十字架是存在於一切生命當中的：牠在石塊裏面，呈着完全睡眠的狀態；在葡萄樹裏所顯示的生命，則較為明晰；在動物身上則尤甚；在人身上又較完全；而最後完成於基督底十字架，全備於基督底十字架，實在就是上帝底啓示。

普冷克德 (E. M. Plunkett) 有一首很美麗的詩，是說基督仁愛之普遍性的，茲錄於左：

吾見其寶血於玫瑰之上兮，

見其兩日灼灼於星河之中；

聖躬永耀於白雪之間兮，

從天上淚雨下降。

.....

彼之足跡踏破世界道途兮，

堅定乎胸懷，震撼湯湯之大海；

大地之荆棘，盡繞彼之荆棘冠兮，

彼之十字架，囊括地上一切之木材。

有些人說，「生命就是感應。」在最下等的生命界裏面，我們就可以找到很細微的感應；而在石塊中間，這樣的感應就沒有了。可是在植物裏面，還是有的。由於善斯教授 (Prof. Pose) 試驗的結果，證明植物是能反應感觸和厭憎的。當着枯萎的時候，也受

到痛苦。但是這樣的痛苦，很是微細的。動物界所受到的痛苦，就比較得多了，但仍舊不很發達，因為動物底感觸範圍，是非常窄狹的。一到人類，這樣的感觸範圍，就更明晰更圓滿了，所以文明和品格的程度愈高，則一個人所顯示的感觸愈多；感觸的範圍愈廣，則痛苦的感受力愈大。當着一個人想到最高的生活——上帝——則其所顯示的感應，纔得完全。十字架就代表這樣的感應。十字架是上帝對於人類之罪惡和傷痛的感觸——對於人們底感觸，成了自己的。啊！敏捷到如此的地步！歌德說：「假若我是上帝的話，這世界底罪惡和痛苦，就會碎去我底心腸。」這當然是會的。而上帝底心腸，却斷碎已久了。

耶穌顯示了這種至高無上的感觸。世界一切事物，凡使人們傷心的，也必使他傷心。正像巴刻（Joseph Parker）說：「耶穌從來不曾離開十字架」——從來不曾離開十字架，因為人們一向沉溺於罪惡和痛苦中的緣故。哈頓（Hutton）說：「毛利斯（F. D.

Maurice) 對於他底時代裏面每一種罪惡的傾向，都感到一種自我譴責的負累。「中國」的孟子也講起過，「始築溝渠之帝王說，我覺得我應負責中國所有淹斃的人；稱『農業之帝王』者說，我應負責中國一切餓斃之人。」而耶穌底感觸，則更加深沉。他以廣博之仁愛，將一切人類之罪惡與痛苦，都歸自己擔當。人們之罪惡，就放在他身上。人們之痛苦，就歸他擔當。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底罪惡的意思。他爲人們擔當這些罪惡，不是機械式的受動的，而是自願的。這種罪惡放在他身上，不是和古時猶太人，將他們底罪惡置諸羊身上似的；而是以母親爲己任，把頑抗兒底罪惡放在自己心裏，並且與他同受羞辱和懲罰的。

科芬(Coffin)說到在索謨(Somme)的一個英國軍官。那軍官說是經過那樣久長的月日，兩導戰線，使他們繼續地交互開火。他不能不感覺到基督立在兩線的中間，而槍彈却穿過了他底身體。

在北平協和醫學校禮拜堂裏的匾額上，寫着一位中國病人所說的「他將我底疾病，放在他自己心裏」一句話。那是紀念因診治病人而死於瘟疫的豪爾博士(Dr. Hall)的。當福音上說，「他自己代替我們底軟弱，」則不僅是醫好近旁的軟弱者而已。他代替了軟弱，軟弱就成爲他自己的了。一切的痛苦，成爲他自己底痛苦了。耶穌好比是我們身上的感覺神經系。當你碰到身體上任何地方的感覺神經，你底腦筋立刻就會感覺到。耶穌是感覺罪惡的腦筋，感覺苦難的腦筋。世上一切的罪惡和痛苦，在他身上，是都感覺到創痛的。

相傳印度的一位聖者，看到人們在鞭撻一頭水牛。而他對於那可憐的水牛，則有如此的同情：直到鞭撻的傷痕，竟顯現在他底背上了。我們在基督底傷痕裏，看到我們底傷痕；在他鞭撻流血的背上，看到我們受良心鞭撻的痕迹；在他被猶太人擯斥的場合，看到罪惡自我的被拒絕；在他底十字架上失望的呼籲，而聽到我們自己底呼籲。基督就

是我們底神經——使我們沒知沒覺的人，感到世界罪惡壓迫的一種神經。

一位印度的 Swami，曾經在我們退修社受了洗禮，成爲一個熱心的信徒了。他好像是一隻人類當中的獅子——是我們所知道的性情最素樸的人。有一次，他向一般印度律師講道。有一位律師，毀謗了耶穌底出身，並且很陰惡地說，他是私生子，所以有了洗不淨的罪惡云云。Swami 大憤，脫了一隻鞋子，向那律師底肩上連打幾下，就怒氣沖沖地走開去了。他覺得這樣去衛護基督，是正當的手段。不過當着那天晚上，他睡在牀上，想起了這件事情的時候，基督就來到他底跟前了。基督鶴立無聲，默默地從他白己底肩上，脫下外套。而 Swami 就在基督肩上，看到他底鞋子的傷痕。他明白他底救主，已經擔當了他底仇敵所遭受的襲擊。

當猶太官吏將耶穌解到羅馬人手裏去的時候，羅馬的兵士，覺得這是他們向猶太民族侮蔑和洩憤的好機會。這是他們底「王」。他們要表顯他們心目中的猶太人，就對着

他們底王，表示侮慢，表示輕蔑。他們對於耶穌個人，或者是沒有什麼仇隙的。就是爲着猶太人。所以他們就向猶太人底王洩憤。他們把耶穌穿上皂袍，強使執一蘆管形之王節，以資戲弄。把耶穌頭上載起荆棘的冠冕，並且叫着：「恭喜恭喜，猶太人底王喲！」這一切的侮蔑，原是向着猶太人表示的。而耶穌則將羅馬人底種種侮蔑，統歸自己擔當——爲着猶太人擔當。

據說孟加拉大師健泰尼亞 (Chaitanya)，有一次，受凍得不堪，似乎要凍死的樣子。他底徒弟驚慌了，把他蓋上他們所有的絨毯。但是不拘蓋上那麼多的絨毯，還是不熱。有一個徒弟覺得他師傅底受凍，必定有某種其他的理由。他在周圍察看原因。他找到一個墮民（被擯階級的人），在屋角裏身體縮成一團地躲着，正在受寒發抖。徒弟暗暗思量，以爲這個墮民，必定是其師傅寒冷的理由。所以他跑開去拿了幾條絨毯，蓋在那個窮人身上。當那個窮人熱而蘇甦的時候，健泰尼亞也熱起來了。這或許只是一個幽默的

傳奇。但這在基督裏是一個光榮的事跡。「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他是在窮人底凍死骨裏面受寒的，在被擄階級裏面遭孤獨的，在惡人底罪惡裏面受創痛的。他是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萬民生活之總和。當他成爲人子的時候，曾從事於什麼樣的選擇啊！他選擇了關於人子的一切。而罪惡和痛苦，是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所以基督也擔當了那些。

得布斯(Eugene Debs)有一段話，乃是反映十字架的。他說：「多年以前，我認識了我與一切人類的親屬關係。我確實感覺到我不比地上最卑下的人好。那時我就說，當着有一個最低等的階級，則我就是屬於那階級；當着有一個罪犯的階級，則我亦屬之；當着有一個囚禁的人，則我也不得自由了。到現在我還是這樣說。」

印度政府裏面的一個官吏，告訴我他怎樣成爲一個重生的人。人人都能看出他是一個重生的人，因爲那種奇妙的結果，纔演出了他底重生的趣事。他說，當他到歐洲去讀

書的時候，他初次犯了不道德的行爲。他離開一個純潔的天真的可信靠的妻子——一個受尊敬的婦女。當他從歐洲回來的時候，他繼續過着重婚的生活。他妻子底純潔和信用，像刀似地刺了他底心。直到他不能再保守祕密的時候，他要對他底妻子說明白了，但是心裏又害怕——她或者會離開他，或是以怒氣沮喪了他。有一天，他決定要對他妻子說出來了。他教他底妻子進了房間，關上了門，就把所有的罪案，都講了出來。當着他所講的意思進入了伊底心胸，伊就面無人色，斜倚壁間，淚雨如珠下了。當他看到這樣的情形，就知道他底罪惡，已經把他底妻子釘上了十字架。而伊底純潔的愛，正在他底罪惡的十字架上受着痛苦呢。他說：「這時候我纔明白基督底十字架的真義了。我從伊底微小的十字架而看到較大的十字架的意義。當着伊淚汪汪地說，伊不離開我，還要幫助我回心轉意，成功一個新生命，我就感到基督底十字架所給與我的新生命。從那時候起，我是一個新的人了。」受苦痛的愛情救贖了他，這是救贖中的惟一法門。

我們在本章的開始，就主張因果報應律的事實——嚴格的堅強的不得赦免的鐵律，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報應律，不是整個的真理。還有因果報的轉移律之事實呢。假若上帝是律法，祂也必定是愛。是兩者兼具的。然而兩者應當去互相調和的。

我們覺得，假若上帝是仁愛的話，則應當有赦免。上帝不是教我們赦免那些觸犯我們的嗎？我們所做的，却比神所命令我們的要少嗎？我們不能感覺到祂會如此允許。但是我們也感覺到，假若有了赦免，也不能有便宜的赦免的。我們底道德本性，也對牠叛逆——我們不能就得着赦免。怎樣能夠在同一個時候，遵守律法而又表示出仁愛來呢？當着兩個青年在甘地底退修社裏面犯了罪。發生不道德行為，乃碎去了甘地底心腸。甘地是在印度講究貞潔的，而不貞潔的事情，却發生在自己底退修社裏面，是故由於絕對悲傷而開始禁食。經過這樣六天禁食的裁判之後，那兩個青年就立在甘地面前，求他赦免，並且要求恢復友誼。這樣，甘地能行嗎？是的，他現在可以給他們赦免了，因為這

赦免不再是便宜的了。已經有他受苦的血痕印在牠上面了。假若退修社的領袖甘地，根據社長的職權，給他們赦免，那就未免太便當太容易，缺乏道德的本性而失却意義了。假若根據神底萬能，而上帝給我們赦免，像我們底信奉回教的朋友所說的，那末我確實知道我們是不能得到赦免的。牠缺乏了道德的性質而太便當了。但是，假若上帝不是根據神底萬能，而是根據神底自我犧牲，給我們赦免，假若祂以釘穿的手心給我們赦免，則我們底道德，會讓我們受赦免的。

假若那兩個青年犯罪之後，他們要與甘地恢復友誼，則必須由甘地先提出來的。那兩個青年不能說「現在讓我們恢復友誼」的話。他們底罪惡障住了他們。怎樣能夠把罪惡除去，友誼恢復了呢？甘地必須先開始恢復在他一方面的友誼，把他們底罪惡放在自己底心裏，讓牠裂碎自己底心腸。當我們犯了罪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到上帝那裏去，惟有上帝到我們這裏來的。上帝必須先由祂底方面恢復和好。牠必須將我們底罪惡放在自

己心裏。必須心裏蒙着罪惡，慚慙鬱悒地到我們這裏來。不拘我們有多大的罪惡，上帝終願來救贖我們。而十字架則就是祂所必付的代價。

那末十字架就是報應與赦免，或是律法與仁愛的調和點了。我們可用十字架的直柱，來代表因果報應律——牠豎立着，是如何的直率，如何的堅強喲！我們又可用十字架的橫木，來代表上帝底仁愛，醫病的手，救世的臂。這兩種東西互相湊集來，就成爲十字架。而十字架則又使這種東西，合而爲一的。

在北平的一所佛寺裏面，可以看到一座釋迦牟尼底佛像，向着我們背誦因果報應律。釋迦底後面，乃背對背供着一位慈悲的女神——觀音大士。中國人覺得釋迦與觀音，應該供奉於一處。但是他們所能夠把這兩幀佛像最接近地集合起來的，不過是背對背地供奉着罷了。只有在十字架上，則把兩者融冶於一爐，而成功了榮光燦爛的諧和。

俄曼(Oman)說，第一，我們底心目中以爲上帝和祂底國是窄狹而有高壓性的，我

們必須要把這樣的觀念，進步到以上帝和祂底國爲常勝的普遍的觀念；第二，我們以爲神底統治，不是慈善的統治，則我們必須從這樣的觀念，進步到上帝底仁愛的發見；第三，我們以爲神底統治是非正義的，則我們必須從這樣的觀念，進步到上帝爲世人贖罪的發見。我們在十字架上發見了神底正義和救贖。但是除十字架以外，我沒有見到任何其他的地方——爲我們所能發見正義和救贖的地方。

這裏有一個兒子，因爲酗酒並作不道德的事情，而從大學裏開除出來的。他底父親，可以採取四種態度裏面的一種：（一）那不要緊，我赦免你罷；（二）趕你出去，與你斷絕關係；（三）我赦免你，但是我要你離開此地；（四）將兒子帶回家內，和他一同受痛苦，並且赦免了他。這最後的一種態度，就是救贖。假若上帝像我們在十字架上所見到的基督，則我們可以知道祂抱那一種態度了。上帝若要留存祂底本性，則祂再沒有別的態度可以採取了。上帝時刻爲世人做救贖的工作，而我們則幹着我們自己底事，盡量地犯

罪作惡。結果，十字架就成爲必然的東西了。

上述一切的意義，正像巴利(Barry)所說：「上帝不因世人之使其滿意而生仁愛；亦不因世人之過誤，罪惡，失敗，而失去仁愛。這就是說，關於上帝最確切的事實，只是恩典，而正義是其次呢。恩典就是仁愛，就是自發，就是不計較，就是徹底，就是認真，就是耐心，就是痛苦。」

在耶穌底交銀與十僕的比喻裏面，和按才授銀的比喻裏面，高唱着堅定的自然的呼聲。對於那不用自己底才幹的，奪過他底一千銀子，來給那有一萬的；對於那不作生意的，也奪過他底一錠銀子，來給那有十錠的。這是一個堅強不屈的不得赦免的要求。使我們忠實地發展我們之所有，否則連我們所有的，也要失去。這是一個硬性的淘汰律：凡是靈心適合而發展其才能者生存。這是大自然的前進，高級生活的向上要求。但是對於那些不關乎這種要求的人們，是一種嚴酷的東西。

聖經上記着說：「耶穌說完了這話，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了。」這種前進運動的先鋒，就是在比喻中和自然裏面，說了嚴厲的話。而在前面走的基督，是這種前進運動的目標和領導。同時，他也就是使人了解這種前進運動的鎖鑰。他走到耶路撒冷的捐身之所。戴着荆棘冠，作人和上帝底啓示。宇宙大地，靠他在十字架上之犧牲的博愛而得到全備。基督最後的話，不是比喻中的堅強語（比喻裏面是不含赦免之意義的），而是從基督自身去看出來的。我們所看到的，是不能磨滅的愛。十字架終結了比喻中的說話，其最後一句，就是「仁愛」。

生命底冠冕是人，人底冠冕是基督，基督底冠冕是十字架。

我們看到自然和人的整個範圍之後，我們可以引用一位有心人所說的一句話來說明，他說：「進化就是愛的滋長，乃為吾人所不能逃避的一個結論。」但是除非基督先愛上了我們，否則我們就永不會知道什麼是仁愛的。而十字架乃是仁愛的最高峯。

或說：「一種動物，或是具有理性的人，其提高生存標準的度數，可用仁愛求衡量，是沒有錯的。」假若這個定律是對的話，那末我們樹立基督爲最高的生存標準，是很對的。以十字架爲仁愛之最高啓示而服從之，也是很對。還有，我們以十字架爲啓發上帝奧祕之鎖鑰。由十字架而可以看到上帝，而可以對牠敬拜信託摯愛了。仲斯（Rufus Jones）說得好，「我們在基督底十字架上所找到的而意義最深長的東西，是以十字架去類同上帝，以十字架爲上帝底啓示，並以十字架爲上帝受疼痛之仁愛。」

一位教士正向聽衆講解十字架之意義。一位回教徒說：「你不知道你所說的。當你說上帝受苦的時候，你在咒詛上帝，賤視上帝。」那位教士置之不答。一位印度教的信徒說：「假若我們要相信一位上帝，則我們必須相信耶穌所顯示的上帝。」那位印度教的信徒是對的。假若我們不能相信這樣一位上帝的話，我們就不能相信任何的上帝了。這是一位基督般的上帝。假若我們相信這樣的一位上帝，則在我們底手中，就安放了一

具鎖鑰，可以開宇宙之祕，可以啓我們苦難之門了。

有一次圓桌會議裏面，一位社會學者說：「我相信宇宙的根本趨勢，是在耶穌基督身上。」假若這句話是對的——我相信是對的——則宇宙之根本的中心趨勢，就是仁愛。而十字架就是其實例和終局。羅治 (Sir Oliver Lodge) 說：「當我們從生命的階梯出來，就真實地選擇了痛苦與患難，而沒有選上快樂與閒適。」最高等的痛苦，乃是自願的痛苦——是爲他人的緣故而受痛苦的。

由此觀之，生命過程中之先鋒，就是頭戴荆棘冠的基督了。他底痛苦，醫治了我們底痛苦；他底傷痕，反映了我們底傷痕；他底仁愛，擔當了我們底罪惡。

第十章 痛苦爲錯誤的道德選擇之結果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人類底痛苦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由於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而內發的；一個是由於環境（自然力和人力）的影響而外鑠的。我們已經說明環境的影響，是一個最不易救濟而常陷於失敗的問題。但是有許多痛苦，還是由於我們自己昏亂的意志而來的。這是爲我們所不容忽視的事實。並且由於我們自己底罪惡而來的痛苦，是最難忍受的，是要毀滅我們底內在的靈心的。

惡已經把人類整個的人格浸潤了：思想上的惡是謬誤，情感上的惡是痛苦，而意志裏面的惡，則就是罪。意志是人格的中心，所以罪也是惡之中心。「罪」是個醜陋的名詞，而爲現代的頭腦所厭棄的。現代的頭腦抗拒了牠，但是仍舊不能脫出牠底窠臼。正像英國大文豪喀萊爾(Thomas Carlyle)所說：「罪惡之在昔日，已爲慘痛之母，今日如

之，日後亦然。」有一位現代的人物，很滿意地告訴我說，他們已經擯除了舊式的火焰硫質之地獄。我說，對於許多人或者是如此。但是近代的人，感覺得還是住在一個破碎律法的地獄當中呢。而且這個「新地獄」，也許和舊的一樣可怕，也許比舊的還要不好。

幾個月以前，我做了一個可怖的惡夢，夢裏犯了罪。醒來一身冷汗，纔知道是一個夢。但是我們有時候清醒地犯了罪，並不是夢，而是一個很明顯的痛心的實際行爲。

在迦該迦特 (Keirkegaard) 所著的「選擇」(“Entweider-Oder”)裏面，有一段故事，是一個碎心的被姦誘的女郎，寫給其姦誘者的一封信，其中有一節，是：

「約翰，我不說『我底約翰』。我現在知道你從來不曾做『我底約翰』。我因為把『我底約翰』四個字，當作我底喜樂，終於受到嚴重的譴責。然而——然而你是我的——你是我底姦誘者，我底欺瞞者，我底仇敵，我底凶手。你是我底災

歿的源泉，我底喜樂的墳墓，我底慘痛的深淵。我稱你是我的，而我乃是你的——永遠是你底詛咒。喲！別想我會用刀刺你，我會殺死你。只是你逃到任何的地方去，直到地極，我終是你的，是你的。你雖去戀愛一百個別的女郎，然而我仍舊是你的。直到你最後的一小時，我還是你的。我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你底永遠的詛咒。」

當這個罪癮正在蠶食我們底幸福要害的時候，高談戰勝痛苦是沒有用處的。直到這個罪惡的事實，能夠在靈魂裏得到超脫，並與上帝恢復和好為止，在人們中間的靈魂，終要漸漸地枯寂消亡。我們教會裏面有一個男孩，在倫敦的熱鬧場中，離開他母親而迷了途，經過好些時候。最後，那惶惑萬分的母親找到了他——他倚在一個巡察底腿旁嗚咽啜泣，像煞很傷心的樣子。那天晚上，他底小弟弟鮑佩爲一點很細小的事情哭起來了。他就對他底母親說：「鮑佩爲着這樣一點細小的事情要哭了。等着罷，若是將來碰到

真正的患難，看他怎樣。」一個人迷了途——離開上帝而迷了途；與上帝相隔絕而做了靈心上的孤兒，那是真正的患難。

却說有一幫人，立在海邊，申訴着他們各自底損失和悲哀。一個說沈陷了滿載貨物的船，一個說外國海濱上有一座墳墓，是他愛人底墳墓——每一個人終想到自己底悲哀是最嚴重的。但是最後有一個人歎息着說：「我底損失，乃是一切損失中之最嚴重的，因為我已經把我底信心失却了。」他們都同意，都以為這個損失，是悲哀中之最深刻的。然而有許多人，却已經把他們自己底信心。葬在罪惡的墳墓裏了。在我們圓桌會議裏面，有一位很誠懇的先生說：「我不信任何宗教。生命本來就是慘痛；而生命之鵠的，則為墳墓。」信心之消失，與生命之慘痛，好像有連帶關係的。但是這二者果然是聯繫着的喲。

馬利亞站在墳墓外面哭，天使問她：「你為什麼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

了去。」那是她所要哭的惟一的原因。當着見不到耶穌的時候，生命就變成灰燼了。在那時候，靈魂就真正痛哭了。

與上帝隔絕的悲痛，是一種無上的悲痛。然而如何能夠補救呢？在福音裏面有救濟這種悲傷的話嗎？有的。這是牠底目的和精神所在的地方。我們把四福音當中每一部福音的末一字，互相湊集起來，就成爲「已經寫着」(Written) (約翰)「世界」(World) (馬太)「恢復」(Recover) (馬可)「上帝」(God) (路加)

譯者按：此處作者所說，原以英文之詹姆士皇譯本爲準。惟據譯者對照所得，除 (Written, World, God) 三字，各爲末一字外，(Recover) 一字，乃馬可福音末章第十八之末一字（末章共計二十節），非末節之末一字也。惟用末節末一字 (Following) 作「跟隨」解，意亦可通。

四福音「已經寫着世界要恢復上帝」。這或者只是一個巧合，倒是真能代表四福音

之精神。這不僅是一篇人們尋找上帝的故事，也是一篇上帝尋人們的故事呢。

有一個女孩子，離家出走，就迷途在城市生活的當中，進了恥辱之宮。她底傷心的母親知道了這件事，就離家去找她。她底母親將其自己底照像，在每一家妓院裏放了一張。這個女孩有一天進了妓院，無心地看到壁爐架上的照像，走近點再仔細一看，恰準是她母親底照像，上面寫着「回家」和「母親」二字的簽署。她面色蒼白了。她逃出那個地方，而回到母親底懷裏去了。

假若耶穌底生活，是具有某種意義的話，則耶穌就是上帝底照像。是懸掛於過錯的罪惡的兒女中間，上面也寫着「回家」二個字的。那就是耶穌對於我們的意義。那意思就是化身。上帝正對着祂底兒女說，「回家」。使浪子得到一個胸懷，可以哭訴他們底罪惡和羞恥。並且不論消磨其生活於惡中也好，浪費其善的機會也好，在那裏終能得到治療與恢復。福音是給人們以第二次機會的福音——一個新開端的福音。有一次，我看見

在一家商店的窗子上，寫着「瓦器破碎而無不修」的字樣。所以全部福音書上，也寫着「生命破碎而無不修」呢。馬可在於福音裏面所最後留傳下來的，就是「恢復」一個字。這是他底話。他需要恢復。當耶穌在客西馬尼被捕的時候，馬可就丟下麻衫逃走了。當馬可在旁非利亞 (Pamphylia) 臨難而退的時候，他留了物議；但是到了最後，方纔傳下一部福音。當着馬太做稅吏的時候，他是用羅馬的爵位來賺錢的人；然而到了最後，他竟傳下登山寶訓，是一種人類最高的理想。約翰是個性情暴躁的人，可謂迅雷之子；然而他也留傳了一部仁愛的福音，並且以他底生活去證實那仁愛的福音。路加是一個沒有顯明罪惡的文人，是一個人本主義者，但是他底生命卻沒有發光。所以基督把他底晦暗的人本主義，燃起了對人類同情和仁愛的火焰。現在把這四個作者綜合起來說，則他們底福音裏面寫着「世界要恢復上帝」——他們自己就證實了這樣的恢復。

但是我們大多數的基督徒，受明顯行爲之罪累的，倒不若感覺到虧缺之重負來得多

——不能有生氣，不能結果實，不能感化人的種種虧缺。換言之，就是諸惡雖不作，而衆善亦未行。假若我們底行爲是惡的話，則其惡是比較得內在的，諸如性格之惡，靈心之惡，驕傲羨慕嫉妒之惡，思想不潔之惡，愛財愛自身之惡等均。我們因內心的污穢而受到繼續的痛苦。羅馬書第七章以下的一種號泣，常常是我們底號泣。羅馬書第十五章第十五節至第二十四節說：「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因為按着裏面的意思，我是喜歡上帝底律的。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教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這裏就是內心不善的一種痛苦——在人生之最深刻處的善。這個顯然很宗教化的人，而竟這樣嚴重地遭遇失敗，是什麼根由呢？

在羅馬書第六章裏面，作者爲了在基督裏得到靈心上的完全勝利，而喜樂鼓舞。他說已經「在罪上死了」。他說「我們底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他說「罪不再作你們底

主了」。他說「從罪裏得了釋放」。這些都是凱旋的話。但是到了第七章裏面，就陷入於失望慘痛的境地了。這是什麼理由呢？這大概因為如此：在第六章裏面，「基督」或基督底代名詞：一共提了十九次，其重心點是在基督身上，是在基督所做的歷史的行爲上。但這是客觀的，是歷史的。是只向着一個人底外表去崇拜，而不是內在的生活。所以第六章裏面的得勝，只是一種幻象的得勝，而不是真實的得勝。這種得勝，只不過是在基督底身上的，而不是屬於自身底經驗當中的。自從這個奇妙的幻象之後，緊接着就是第七章裏面的失敗和慘痛。在這一章裏面，「罪」字或是牠底代名詞，又提了十九次。他在這裏似乎單獨和罪決鬥，而並沒有道德和靈心去做他底後盾。在這一章裏面，「聖靈」兩個字，始終沒有提起。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這是一個單獨的奮鬥和慘敗。後來到了第八章，又有一個凱旋的勝利——經驗的勝利。這種勝利。不單單是屬於基督身上的，也是在他自己底生活裏面的。在這一章裏面，「聖靈」或是牠底代名詞，一共提

了十九次，在這三章聖書裏面，其每一章所提出主要點的次數，恰準相同，乃或者只是一種巧合。然而這是代表重心點的。第八章自首至尾，充滿着勝利的氣概者，因他不儘在基督身上，得了某種美滿的東西（聖靈），而當他執住聖靈之源泉的時候，那些美滿的東西，也實現於他底生活裏面了。執住聖靈的源泉嗎？那還說得不十分確當，因為這是描摹我們執住某種東西的。而在事實上，則聖靈之來，是由某種東西執住我們的——是在我們底生命的最深刻之處執住我們的。

當近代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由於潛意識而產生真正有力的，足以駕馭生命和命運的一種本能與力量，我們就見到宗教的必要。假若潛意識要駕馭生命的話，則宗教是駕馭着潛意識之內面的，聖靈的工作範圍，大半是在潛意識中間的。這裏聖靈執住了生命底最深刻處，並且將牠在自己底純潔的生活中，洗去了污穢。到這時候，我們行善，因為我們就是善；因為我們底深刻處，被至善執主，這善就在我們底天性中之最深刻處。我

們已經藉完全的自我奉獻，而讓基督進入於我們底生命中了。現在和他一同執住了聖靈的源泉，生命就成爲自發的天然的無限的勝利的了。

現在大部分的基督教會，正向基督身上的勝利瞻望，像羅馬書第六章所描寫的一樣。這是一種蠱惑，這是一種引誘。然而看生命爲勝利，而遭實際生活之慘敗的悲劇，却是大多數人底靈心史。他們底靈心史，無非是一個慘敗，而他們就以此爲基督教了。以這樣的靈心史，作爲基督教，實在有點不妥當。若我們藉完全之奉獻，勇猛之信心，進入羅馬書第八章之所載，執住聖靈之源泉，由於生活中之經驗而領略「賜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這一句話，那纔是基督教了。因爲這是基督底聖靈，在個人生命之最深刻處工作——在我們潛意識的深刻處工作。

印度的基督教偉人路德拉校長 (Principal Rudra)，拿住了「我是復活，我是生命」的一句話之後，就經過了靈心上深刻的感化。因爲這兩句話，在他心裏拿住了兩種東

西，藉以應付人們底最大的兩種需要的：第一，我是復活，就是新生命進了退敗的沈滯的靈心；第二，我是生命，就是得着復活之後維持新生命的一種力量。換言之，乃是生命及生命之維持。這是勝利的預兆。有人說，宗教滿足了兩種根本的願望：（一）顯示生命奧祕之曙光；（二）駕馭生命之力量。假若如此，則基督底福音，就滿足了這兩種根本的願望了。因為福音之來到，就是曙光；福音之來到，也是生命。

在羅馬書第八章裏面，有一節很有力的很凱旋的文字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教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底旨意被召的人。」作者把聖靈的內援與統制萬事（災禍，困難，失望，善事，惡事，以及無關緊要的事都在內。）的力量聯絡起來，使牠們爲善而互相效力。事情的本身，也許是不善的；但是牠們經過了我們底神聖的目的之後，就爲着善而互相效力，正像兩個齒輪，互相效力而推動了一座機器一樣。所以神聖的意志，也使惡的東西，爲其效力而推行了善的目標。

但是這兩種東西——聖靈的內援和統制環境使爲善而互相效力。——是屬於整個的，而不能分離的。除非在我們底最深刻處被聖靈執住了，我們總不足以統制環境，使其爲善而互相效力。但是，假若聖靈把我們底內心執住了，則我們心裏的萬事萬物，無一不被神意所統制，也無一不爲善而互相效力了。一旦心調意和，則外物自能格之裕如也。

治療內心，而去應付這世界罷。

（第十章完）

第十一章 必須連累負責的社會態度

我們上面所倡導的基督徒對於痛苦的態度，其中有一種危險。就是在社會的方面，會產生一種自慰的心理，以為個人底痛苦，不必除去，而可以利用，去達到較高的目標。這樣的慰藉，或者會沮喪任何排除社會中足以產生個人痛苦之企圖和事業，會給與我們所倡導的態度以不幸的傾向。換言之，牠就成爲一種麻醉劑。

社會上得意的人們，以為受苦者之軟弱與痛苦，可利用之以爲進善之工具，因此就不去過問痛苦之根由，也不去排除痛苦，這是他們所易犯的通病。但是我們要記住，這種利用痛苦的可能性，並不減少社會對於受苦者之連累責任的。上帝指示我們以利用痛苦的可能性，但是祂並不是置人們之痛苦於度外，而不加過問。祂時刻在人們中間工作。祂負着連累的责任工作，藉以排除人們痛苦的根源。而社會也必須要同樣地努力纔對

。因爲上帝與人類社會間的責任是互相連累的，所以社會與個人間的責任，也必須是連累的。個人底痛苦，必須視爲社會全體底痛苦。一個人底失敗與罪惡，必須視爲全體底失敗與罪惡。一個人底饑餓，必須視爲全體底饑餓。救贖的精神，必須要活動在整個的人類關係裏面纔好。

沒有救贖的精神，就是破壞人類社會。中國人有句話，說「那不在我身上」，意思就是我不負責任。一位外國的女教士，有一次看到一位怒氣沖沖的舅姑，把她媳婦拉到河邊，推入水中去了。那位外國女教士，請求當場的觀衆去救，但是他們很驚奇地對她說，「那又不在我身上」。而中國之所以屢遭劫難，就是沒有這種合作的責任心的緣故。我到了中國某一個城市裏面，那裏的街道，簡直骯髒得不可言喻了。一位中國朋友告訴我說，百科全書裏面載着那個城市，爲全世界最污穢的城市。我對他說：「這些店鋪清潔美觀，這些中國朋友著了絲織品的衣服；但是這些窄狹的街道，卻骯髒得不可言喻

，倒是莫明其妙」。他說：「這是不難於知曉的。因店鋪爲這些人所有，而街道則不專屬於任何人的」。所以他們都浸淫於公共污穢之中，爲的是沒有公共的責任。雖然說是「那不在我身上」，而其結果到底還是每一個人喫虧呢。

關於印度的被擯階級的污穢愚昧微賤，印度的婆羅門說，「那不在我身上，」他自居於神聖的最高地位，只是感覺到他要自治要自由的時候，他得不到自治，得不到自由。因爲一般被擯階級的人們，在社會全體的後背拖着，像死屍一樣。假若我們對於人類社會裏面的劣等分子，不採取連累受苦的態度，則我們雖不願承受連累的責任，而我們自己，必仍舊受到連累的痛苦。最後臨到我們的，是痛苦，是黑暗，是死灰。

帝俄時代的教育大臣戴里諾夫 (DeLyanov)，爲帝俄時代統治階級之代表，曾於一八八七年，宣布「馬車夫，僕傭，廚子，洗衣婦，店員等之子女，以及諸如此類之人民，不當受鼓勵而提高其地位。」統治階級的人們，以爲振興教育，和提高平民地位，不

是他們底責任。他們也說「那不在我身上」，然而只感到匆匆地幾年之後，那些馬車夫，僕傭，廚子，洗衣婦，店員，以及「此類人民」之子女，跨在業已崩潰的統治階級之頭上了。那些不以社會之創痛當作自己之創痛的人們，終究受到社會的鐵蹄之高壓，而更感到創痛。

西方的資本家，不顧到企業上之人道的要素，拚命改良機器，增加股本，以圖商業競爭之勝利，曾使千百萬工人失了業。還說「那不在我身上」。他以多量之機器，去排擠人們，只會感覺到他的底堆積如山的貨物，沒有購買，而他底企業，就往他身上崩潰。過去的時候這樣，到現在還是這樣——就是那些企業，很慘痛地崩潰於他身上。

美洲的白種人避開黑種人，移居到城外去，看見黑人之腐蝕於工廠區域內，浸淫於社會恥辱與非法貶謫的狀況之中，只是斂衣起行，毫不理會。他說「那不在我身上」。然而只是感覺到黑人底微賤，在世界各國的目光當中，已經玷辱整個美洲的人民。部刻

華盛頓 (Booker T. Washington) 說，「要使一個人處於卑賤的地位，只有一種方法，就是自甘與卑賤人同居。不去提高卑賤人之地位。」因此，當我們賤視了人家，卻反降底了我們自己底地位。要提高你自己底地位的惟一方法，就是去提高你所見到的每個人底地位。別人底地位提高了，則你自己底地位，也就自然高起來了。美洲的白人說「黑人底狀況，不在我身上」，然而終究會感到黑人之微賤，度生了人們操縱黑人的機會，利用他們而求達政治之目的，從此墮落了社會的全體。假若那不是連帶地在我們身上，則在我們身上，仍舊會有一種無益的痛苦。

有一天，一位歐洲的軍官同我說：「按照我們底利益來說，中國和日本不應聯合。」他說「他們底聯合不在我身上，」然而只感到中日不諧，使他底國家，在遠東的商業，日漸凋殘；並且弄得國際局面，日漸緊張，使他底疲敝呻吟之國，必須承受碩大的軍備之負擔，而產生了大戰爆發的可能性。此種大戰，必要把許多許多的國家，捲入漩渦

(他底國家，當然也不能例外)，作一個普遍的破壞。

耶穌在人類社會裏面，宣揚了一種新精神，使社會裏每一個人，會感到自己是別人的一部分。任何人受到痛苦，就是全體受痛苦，而應以仁愛爲人類關係中之情感與激勵的要素。保羅設想到一種新式的弟兄關係，以爲身子裏面的一個肢體受了苦，則其餘所有的肢體，都要同牠一道受苦了。耶穌彷彿和人們底身子一樣。當着一個肢體受了傷，則全身底血輪，急忙趕去治療，趕去援救了。所以促進社會全體的健康，也應當在於低級分子之救濟，及其地位之提昇。

耶穌在他自己底生活中間，代表了那個新式的社會。每一個人底痛苦和罪惡，都在他身上。他感受那種痛苦與罪惡，到如此深刻的地步，直至粉身碎骨於十字架上。可是那個被破碎的身子，卻成爲人類底生命了。他說「這是我底身子，爲你而粉碎的」。他將身子獻給了我們，他底身子是感觸一切和治療一切的生命之表記。人類底災難罪惡和

痛苦，盡數進入到他底身子裏，而他就把這種災難罪惡和痛苦，改變了性質，歸還那個種族，而造成了牠底健康。

所以我們切不可把這個利用痛苦的可能性，與對於個人痛苦之漠視態度，併作一譚。一位富農在家庭裏面祈禱，願意他底不幸的鄰人，不至於挨餓。當他們做完禱告，立起來的時候，他底小小的女孩子對他說：「爸爸！那樣的事情，無需乎煩惱着上帝來幫助，因為你很容易使他們不挨餓。」她說得是。社會決不容許狂熱的宗教感情，去代替正義。假若真正是基督精神的話，則必不礙於正義，則必到於救贖的地步。使每個人底傷痛，成爲自己底傷痛，每個人底罪惡，成爲自己底罪惡。而且無論對於自己所受的損失多麼大，必須要除去那傷痛和罪惡的原因。凡事必須要這樣做，否則，就不成其爲基督的精神了。

第十二章 得慰藉乎抑爲人格之栽培乎

耶穌和他底門徒一起，幾乎有了三年。在這三年裏面，他們已經熟審了耶穌之爲人，已經了解他底思想和他底精神了。耶穌反身對他們說：「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因爲他講給他們的道，他們個人都乾淨了。不僅是個人乾淨，他也肅清了他們底整個的人生觀，他更肅清了他們個人底宇宙觀。

耶穌肅清了他們底上帝觀念。以前有許多舊觀念，曾經在他們當中纏綿，像一個惡魔入身一樣。但是到那時候，在他們面前的，與他們同在的，並且在他們中間的，是一位全人類的仁愛的天父。他肅清了他們底人的概念，從此不再有什麼上下的分別，黑白的不同，貴賤的差異了。而其所有的只是一個人道，合全人類爲一家，以上帝爲父，一切人類爲弟兄，他肅清了生命：生命不再是避世的東西了，生命就是美善。他們要有更

豐富的生命。他肅清了人類底肉體，不再做靈魂的仇敵了。牠可以奉獻給精神做目標，做靈魂的住所；這樣，牠本身就是精神的神聖的了。他肅清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是天國在地上所顯示的景色，不再是可惡的東西了。他肅清了家庭，除掉一切多妻主義，一切妾媵制度；建築家庭於一男一女的平等價值之上，以爲終身之伴侶，直至死亡。他肅清了宗教。宗教只是拿定神的源泉，而獲得凱旋的道德生活之方法，不再是一種魔術式的迷信了。他肅清了「偉大」兩個字的含義，以爲充當一切人類之僕役的，爲一切人類中之最偉大的；不再以人類生活中之財富和權勢來顯示偉大了。他肅清了「勢力」兩個字的含義：只是以善勝惡，以愛勝仇，以苦痛之十字架勝世界，方是勢力；而不再以軍隊力量作爲勢力了。他肅清了痛苦：痛苦不再是法輪轉旋中的必然現象，像佛家所說的了；痛苦不再是前生惡業的果報，像印度教的信徒所說的了；痛苦不再是上帝嗔怒的表徵，像各時代有些宗教所說的了；痛苦不再是令人堅強忍受的東西，像回教所訓示的

了。痛苦的意義，正不止如此。痛苦是上帝底恩賜。

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敢說那樣的話。說上帝也受痛苦的，只有福音。牠還說，這種在上帝當中的痛苦，不是偏狹的，不是偶然的，乃是在上帝本性裏面所承襲而來的，正和上帝本性中的仁愛一樣。福音說這句話，因為十字架燭照了上帝底本性；福音說這句話，也因為像休格爾(Von Hegel)所說，「痛苦是最純潔的一種行爲，或者是要算惟一的純潔行爲了。」(而我們却不能拒絕上帝底這種純潔的行爲)；福音說這句話，因為這句話具有某種意義的——是的，乃是具有一切的意義的。要知道生存在這樣的世界，固然使我們痛苦；然而這世界使上帝所受的痛苦，更要利害。但是福音論到這一切的話，不是說過就讓牠去了；還要貢獻一種利用痛苦的可能性，而指出一個方法來。福音對於人生的觀察，是最悲觀的，因為牠以十字架來觀察人生的；但牠也是最樂觀不過的，因為牠相信耶穌當中和我們當中的十字架，能夠作為救贖的東西，而且原是救贖的東西。

福音是人生惟一的道路，膽敢握住蕁麻似的人生，膽敢緊握蕁麻之尖刺，然後展開兩手，而顯現出花朵來——這花朵就是「沙倫的玫瑰花」。有一次，我聽見一排盲童唱着：「我們底上帝，是愛的上帝。」那些盲童唱了這句東西，是如何地勇敢啊！假若福音沒有十字架作牠底基礎，則他們就不能唱的了。而十字架却是上帝之本性的啓示。

福音是惟一的信條，敢對信徒說：「留意啊，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狼羣。」你們脫避人爲的和自然的痛苦，機會是很少很少的，正像羊在狼羣一樣。牠能說這句話，因爲牠也預備說：「我看見羊（耶穌）在寶座上。」而基督之在寶座上，乃是對我們的一種保證，使我們以某種情境，某種方法，在某一個時期裏面，經過人爲的和自然的狼羣，而得到人爲的和自然的勝利。

福音裏面有一段記載告訴我們：基督騎在驢子背上，進了他底凱旋門。你想這是說得如何大膽啊！在最深刻的恥辱上面，進了凱旋門。可是那恰準是基督所行的。對於那

時候的人們，恥辱，溫柔，仁愛，犧牲，十字架，不過是些像驢一樣愚蠢的精神罷了。但是耶穌騎在牠們背上而進了凱旋門。直到現在，人們方纔覺悟到這些精神，是宇宙裏面根本的基礎。其他的東西，都是缺陷。所以耶穌底國，是「那創世以來預備的國。」他底國家，是記載於事物之本性和成份上面的。

有人說：「有一種沉靜不變的天命，正在統轄國家的命運；不拘什麼勝利也好，什麼退敗也好，牠終要一樣地克服牠們。牠要衝破敵人，衝破障礙，撲滅一切非道德的東西（如非人道之類），並且藉鎮壓違反宇宙道德律的一切事物，而獲得至善之最後的勝利。」這樣的說法，固然不無真理，但是他們所說「沉靜不變的天命」。在宇宙裏面，却難得有這樣不受痛苦與努力之影響的一個天命。照我們想起來，倒是有一個沉靜不變的仁愛，因其手造這樣的一個世界，而就爲其自身置備了一個十字架。

根據凡爾賽和平條約之規定，匈牙利一部分國土，割讓於他國了。這是國土之瓜分

。我們可看到匈牙利各處掛着的地圖，已經把這些喪失的土地，描上黑色了；並且把失去的部分，畫上荆棘冠了。當上帝察看手造的世界，祂必定要看到幾部分的地方，是遮蓋着痛苦和罪惡的黑幕；祂也必須要看到這些地方所戴上的荆棘冠——那些荆棘冠就是祂自己的。但是那些荆棘冠，在世人看來，却比帝國主義者底金色輝煌的假冠冕要寶貴呢。啓示錄裏面講到那些人「頭上戴的，好像是金冠冕」。他們所戴的不是真的冠冕，只不過是類似的罷了。但是這個荆棘冠冕，却是宇宙間最深刻的本體之象徵；而且有一天，我們要以荆棘冠加於萬民之王的基督。那荆棘冠是救贖黑暗部份的保證和應允，藉此而「世代怨怒，盡將消除」。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底喜樂，是有堅固的基礎的。在前幾章裏面，有些人以為這個宇宙，是不公正的。到了現在，我們覺得這個宇宙不但是公正而且有救贖的性質的。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必須是嚴酷的。可是這並不是一個痛苦煩惱的世界，而是一個鑄造人格

的地方。只有勞苦壓迫奮鬥，纔能鑄成一個人底人格。我們不能痛哭流涕地怨言：「爲什麼上帝造我成爲這樣的呢？」因爲上帝還沒有造好我們，只是在過程中間罷了。若以爲那樣的程序，似乎缺乏目的，則讓我們要記住：假若十字架顯示了上帝的話，則在此過程之後面，必具有光榮之目的，因爲上帝願付無上之代價，而到於成功的地步。有一次，我去參觀印度北部的地毯工場。一批工人們，很耐心地一星期一星期一個月一個月坐着織一方地毯。我遠看地毯上面，似乎滿是污漬斑點蓬亂，覺得他們這樣久長坐着。是沒有用處的；但是我看在地毯的反而了。當着我走到工人們底旁邊一看，我們旁邊擺着的圖樣，是如何美麗啊！這是值得耐心的。我們現在看上帝底意旨，也是錯了。當上帝歷代在人們中間工作的時候，那樣的旨意，似乎是沒有預定計劃的；但是有一天，我們要立起來看見已經實現的意旨，和祂自己看見一樣。然後我們會驚奇到所顯現的計劃之奇妙。至於目前呢，我們所看到的，只是污漬斑點蓬亂罷了，但是我們也看到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把我們拿穩了。上帝底旨意是深長的。祂底意思，就是要好好地栽培我們。

耶穌對他底門徒說：「你們心裏不要憂愁。」這不是因為他們要隔絕煩惱，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了上帝。相信上帝，和祂底救贖的意旨，不會消除你底煩惱的；但是要用煩惱來拯救你們。因為煩惱的本身，就能作為救贖的因素。假若如此的話，那末「就是世界破壞毀滅，有信心的人，終不怕遭害」。在事實上就是最不幸的事，來到最不幸的人身上，他還可以不要這個世界，因為他有他自己底內在的完整無瑕的世界呢。有一個人，有一天急忙跑到愛默生（Emerson）底面前，以恐懼的口氣對他說：「愛默生，人家告訴我，說是世界快末日了。」愛默生回答他說：「不要緊，我們可以不要這個世界。」凡是不依靠天上地下任何的事物，而只與上帝往來的人，終是安全的。拿住了神人的關係，勿使損傷，則其餘的一切事物，自將源源而來。當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他們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毀壞了，只留存了「我底上帝」四個字。他拿住這四個字。沒有東西可以從他嘴裏或是從他心裏去毀壞這四個字。因為耶穌拿住這四個字，至死不放，他就得勝了；也由於這四個字，而救起了世界的劫毀，建起一個永生的天國來。當着年老的斯提文柯倫那 (Stephen Colonna) 從羅馬被逐，其一切宮殿要塞盡被毀掘的時候，他在路上就是一個被棄的人了。有人認識他而嘲笑他說：「現在你底要塞還在什麼地方呢？」柯倫那 按住心胸靜靜地回答說：「在這裏。」若是那個要塞無恙，則其餘一切事物，都可以達到目的，也可以從劫毀之餘，重造生命。

上帝常置人於苦難之試驗，藉以鍛鍊其品性，栽培其道德。除此以外，祂就少用着人們的了。耶穌 以其曠野中的經驗，而開始了傳道的工作，後以復活的清晨為其終局。就是做我們底較小的傳道事業，也需要一種苦難的試鍊。當着我被召，去做傳道事業的時候，我本來有錢可以進大學讀書，但是都被災害蕩盡了。後來我還要維持家庭，而上

帝召喚的道路，就被阻塞了。我既被召而去路阻塞，但是在種種障礙之下所渡過的那一年，却是最好的一年。由於實際的經驗而知道貧困，就使我日後預備去了解印度的貧困。若是沒有那一年，則生命的歌曲，就要平庸淺薄，而缺乏痛苦的豐富音節了。南印度的馬來民族有一句成語說：「凡物之產生於火中者，將不至凋萎於日下。」所以上帝讓我們出生於厄運困苦中間，則祂欲藉此而使我們在人生當中，雖偶遇小劫，亦必不至於頹喪呢。

我有一本新約，用了好幾年的工夫，在上面抄錄摘要，希望把那些摘要，就做那本書的根據了。可是有一天，那本新約被人家偷去了。這麼一來，似乎把我數年來的工作，減失於一旦了。這樣，只有從新再做摘要，是沒有別的辦法的。然而這是一種痛心的工作啊。而我又必得做。到現所，我感覺得那本新約被竊，倒是我所遇着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因為原書被竊，我必須把全部新約的摘要，從新做一遍。假若我數年來所做的摘

要，還在旁邊，則我只去讀讀牠就算了。但是現在我不得不去找些新的材料。結果，我現在這本新約，比原有的材料還多，而我所得到的也更多，只因失去了舊的摘要。上帝若不給我們以更善的東西，則從來不會從我們手裏，拿去一樣東西的。

因此之故，我深信「夜半之後，必有昧旦」。或如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之雷門特(Clement)所說：「基督已經把我們所有的日落，都變作日昇了。」所以我們時常像一隻夜鳥，當着深夜，四周無處不是昏暗的時候，就啼着未來的黎明，但我們啼着黎明，因為我們有黎明。基督就是我們底黎明。

當耶穌帶着他底門徒上山的時候，忽然有一朶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他們極其害怕，然後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那朶雲彩已經肅清他們底幻想了。在那雲彩未來之前，衆門徒底皈依，是分門別派的。他們要想把摩西以利亞耶穌三位，同樣地事奉。但自那

雲彩顯了之後，耶穌充滿了他們底見地。當雲彩來到我們底靈心上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細細地聽，上帝就要講話。天上的聲音，只有在那個時候，纔出來這樣說話。別的時候，就不能這樣了。因為雲彩只把我們遮蓋在裏面，與上帝同在；把其他一切的東西，都閉住在外面了。我們把我們底信心，已經分散在別種事物上了。那些事物，或許是好的。像摩西以利亞，不都是好人嗎？但是我們信奉那些事物之後，牠們就足以毀損我們底中心的皈依，並且侵蝕上帝底優越。然後雲彩下來，遮蓋了我們，我們就懼怕了。一位富有的文雅的女子，立在她底孩子的墳墓旁邊，她正被孤寂的傷悲的雲彩所包圍，却和夜半一樣地黑暗了。但是當她立在墓旁的時候，忽然有上帝底聲音，靜靜地對她說話。他離開墳墓，終身去做扶養私生子的工作了。她現在是世界上最愉快的婦女之一。因為在她底黑暗的刹那，上帝底聲音，讓她知道她底中心的皈依，已被自私的慾念所分割了。當她擡起淚眼來的時候，她就只見耶穌而不見別人了。然後她就祝福了那雲彩——使

她底見象清晰的雲彩。

一位幹練而美麗的女子，因患關節炎而殘廢了。可是她還不算十分殘廢，因為她將她底殘廢變作有益的了。她坐在一個窗子底下，而附近工廠裏面的工人，來來往往，必須經過這窗外的。她對着那些工人，笑容可掬地早晚迎迓。他們知道那笑容是由痛苦的心胸中發出來的，而竟施惠於許多疲乏工人底苦悶的生活。當她死的時候，有四家工廠停了工，准許一般被雇用的職員和工人，而會追悼，並且對於那從痛苦中發出笑容來的靈魂，表示感激。那位受痛苦的女子底可愛的笑容，是許多人看到上帝的一個窗牖呢。

另外一個女子，也患了關節炎，而不能行動。她對着一位牧師說：「我不要再恢復健康了，因為我現在有基督作伴。這樣的痛苦是值得的。」那雲彩已經使她底見象清明了。

傳教士夫婦倆底獨生女，患上麻瘋病而死亡了。他們也許在哀痛中要說：「這是我

們到印度去服務的結果。」但是他們不這樣說。他們回到印度去做麻瘋救濟事業，去幫助和他們底女兒一樣受苦的麻瘋人了。他們建設了一所浦盧利亞麻瘋救濟院（Purulia Leper Asylum），為全世界最偉大最優良的麻瘋機關之一。所以他們底女兒的死亡，終不算徒然的了。因她底死亡而成立了數千苦難同伴的寄託地。因她底死亡，而來到他們家裏的雲彩，只是肅清了他們底見象，讓他們看到人類底需要。若他們不是遇到那種切膚的疼痛，恐怕還見不到這種需要呢。

我有一位朋友，是一位精神敏捷品性端整的印度人，他告訴我，他是一個驕傲的自高的婆羅門。就是他做了基督徒之後，還是如此。他覺得自己比別人好，因為他出生在婆羅門階級裏面。他沒有顧念到別人，他只是顧念到自己底優越。有一天，他和其他的人，同趁一輛很擁擠的公共汽車。後來那輛公共汽車翻倒了，車裏的乘客，都倒在隄埂上。他和其他的乘客，一起受災。當他從翻倒的車子裏爬出來的時候，他就遇到某種感

觸。因為他突然看到一道光芒，看到他和其他的人類，是互相聯繫，而休戚與共的。他從那翻倒的汽車裏出來之後，就成爲世界上每一個人底弟兄了。所以從那一天起，婆羅門的他已死，而萬人之弟兄，從此就生出來了。「可是那次汽車的翻倒，重造了我呢，」他露着笑容說。災難的雲彩來到他們中間，而從那雲彩裏有了聲音說話。從此以後，耶穌永遠充滿了他底見地。

印度有一位女人，因爲患了脊炎，不能行動，必須用拐杖走路的。有一天，她跌倒在階石下面，一根拐杖斷了，還有一根也失去了。她躺在階石底下，叫人去扶持。可是那時正在中午，傭人都出去了。最後，因爲沒有人去扶持她，她就挨着闌干，費了許多掙扎，纔立起來自己走。從此以後，她還是這樣走，用不着拐杖了。她那樣一跌，在當時看起來，像煞是災難中的一種災難，實際上，那樣一跌，是她所遇到的最好不過的一件事。從雲彩裏來了聲音說：「起來行走。」

有一次，我從着火的房子裏逃出來。我底損失很小，但是房東太太底損失很大，幾乎全部都燒盡了。從房子的下一層，我少許拿了一點東西出來。當我回頭看那所房子，牆壁上有一句格言說：「安歇在主裏面罷。」一剎那四邊的火焰，形成了那句格言的一個架子。在那所被燒燬的房子裏面，那句格言是我所最後看到的東西，到後來也在火焰裏消滅了。在火焰裏消滅了嗎？那一句格言，和牠所代表的事實，是我們真正救出來的惟一的東西。當我們離開那所被燒的房子時，我告訴那個女子說，我在房子裏面所最後看到的，是火焰中的一句格言，說：「安歇在主裏面罷。」她笑容可掬地好像天神般地對我說：「那句格言，正是我現在所實行的。」房子已經變成灰燼了，但是從那裏已經救出了一個笑容，訴說出一個安歇的心胸。而那笑容與心胸之領有，比那天燒毀的一切東西，還要貴重呢。她說她安歇在主裏面，而她却確是安歇在主裏面呢。可是那句話說起來太受動式了。我所見到的，還不止如此。她從被災的心胸裏，奪得靈心上的勝利。使我感

覺到：假若她有那樣笑容的話，東西的燒毀，是不算損失。當着伊格那底亞 (Ignatia) 爲着耶穌底名頭，心裏充滿着喜樂，到羅馬去粉身碎首的時候，他說：「我到現在方纔做了耶穌底門徒。」當着那個女人底財產被燒毀的時候，她底臉上的笑容，也表示着說：「我到現在方纔有生命了。」

第十三章 最後的一句話——生耶？抑死耶？

當耶穌跟着一位驚慌顛沛的父親（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去醫治他底獨生女的時候，被一個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攔住了，摸他底衣裳繸子。耶穌停下腳來，用她自己底信心醫好了她。但是還在說話的時候，睚魯家裏來了一個消息，說他底女兒已經死了，無須再煩先生去醫治了。當睚魯聽到這涸死耗，讀者就可以想像到他是如何的驚慌。但是經上記着說，耶穌並不理會那些話。他只是對睚魯說：「不要怕，只要信。」

耶穌不去理會那些話，而那些話却都是事實。這是從死人底臥室裏直接報告來的事實，可是耶穌竟不去理會那樣的事實。爲什麼呢？啊！他正聽到另一束超然的事實了。

這一束比較超然的事實，是耶穌所感覺到的聖靈的國，是無上的終極的本體。那個高尚的以精神爲本體的國，正在強聒不捨地勸諫這個卑下的由於物質事實而造成的世界；那

個較高的國，正要衝進這個世界，正要把這個卑下的世界變遷過來呢。耶穌感覺到對賈魯最後所說的那一句話，是關乎那個較高的國的。依據卑下的事實。說是那個女孩死了；依據超然的事實，說是那個女孩還能活。耶穌並沒有理會死亡的話，因為他正在聽生命的話呢。

我們生在科學的時代。科學離開了傳統與經不起試驗的假定，而歸到事實的上面去了。生在一個要求事實的時代，對於宗教，獲益甚大。因為有事實的要求，而肅清了迷信，使我們追求真理，使宗教不得不腳踏實地，並且使牠在科學範圍裏面，表顯出真實性來。但是有利亦必有弊；因為我們過於留意事實，而使我們自身，亦成爲事實的一部份，使我們拘泥於事實的裏面而不克自拔了，反使我們受制於事實的暴君之下了。

至於我們底範疇，則在物質的律例與事實而外，再不去探求任何別的事物了。從亞當消沒了探求的精神，就是超過物質事實的探求精神，就是活的宗教所承襲來的探求精神

。奇蹟的性質，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精神界，異常缺少，或是完全沒有了。我們純粹被自然的環境所化育，而我們底宗教，也成爲一種自然主義了。這樣的宗教，當然是很規則的，然而已經患了呆板淺近的弊病。在牠裏面，既沒有可以使人驚異的東西，也不能產生驚異的東西。我們所聽到的說話，只是物質的事實而已。

從大體說起來，每一個人到四十歲的時候，還需要重新感化，因爲我們一到四十歲，向前的志願停頓，同時也開始失去了靈心上的企圖，地定雷同環境的保護色彩，藉以實施萬全的政策了。我有一次聽到一位聖公會的主教說，靈心上的變故最多的時期，不是從二十到三十歲的十年，而是四十到五十歲的一個時期。爲什麼呢？啊！假若天國佔有我們青春的心懷，則這個卑下的世界，也佔着我們中年的時期。我們向牠底制度順服，對牠底事態適應，就把我們底基督化生活，慢慢地退化了。

耶穌把最可驚人的工作，付託了我們。這種工作無異把貪婪，剝削，非友誼的現實

制度排除。而以建立於仁愛和弟兄主義之上的新制度來替代。那種新式的制度，就是地上的天國。然而想要從各方面——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排除整個的現實制度，顯然是一件駭人的工作。因為這種工作，是特別牽涉到內心的範圍——內在的目的和本能，精神的構造和內在的光景等——所以就驚人了。天國底來到地上，使共產主義的計劃，似乎簡陋得不堪了，守舊得不堪了。共產主義只是做到經濟重新配的事實，而天國却主張整個內外人生的重造的。

假若這樣是對的話，那末一個基督徒底中心的特徵，必定是大膽的信心。他對於現實的事物，不能勉強去適合，因為他覺得那些事物，不是屬於天國裏的。那些超然的事實，對於他纔是無上的本體。耶穌使天國與生命，同其意義。他講到進入天國與進入生命，是同樣的東西。對於耶穌，天國就是生命——真實的生命，而且只有這樣的生命，纔是真實；對於耶穌，天國是說出來的無上的話語。所以凡是世俗裏所說的話，都不是

終極的。所以世俗的話是死亡，耶穌不肯去理會。他知道最後的一句話，是關乎生命的。

在本書裏面，我們已經主張應付罪惡痛苦死亡的三件事實，必不容有所推諉，詭避，以及思想之離開真實的。必定要有純粹的真實主義去應付牠們。但是我們這樣主張，我們也可以說，這三件不幸的事實，是相對的存在，而不是絕對的存在。牠們並不是發生於宇宙終極的事物上的。牠們是入侵的客卿。宇宙終極的實體，不是罪惡，而是至善；不是痛苦，而是健康喜樂；不是死亡，而是生命。罪惡痛苦與死亡，是消極體，而至善喜樂與生命，纔是積極的東西。前面的三種，是三位一體的否定；後面的三種，是三位一體的肯定，不論現在的情形是怎樣，將來總是趨於肯定一方面的。我們相信罪惡痛苦死亡，要靠着天國最後的勝利而被擯棄。

照這樣的前題說起來，罪惡痛苦死亡的事實，既然不是終極的實體，則擯棄牠們的

方法，只須否定牠們底存在就是了。你底思想一改變，則牠們就消滅。但這是犯忽略和太容易的毛病了。這就是拒絕新約底精神和教訓。當耶穌走向耶路撒冷，與這三件事作最後奮鬥的時候，你看他底態度能。他是否只教人們改變思想的？不，耶穌知道這些事實，深中人們底內心，比思想還深刻。牠們束縛了我們底天生的本能，已經爲我們本身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夠輕易打破了牠們底束縛。要打破這樣的束縛，就是最後所付的代價。罪惡是不能除掉的，除非基督把罪惡放在自己身上；痛苦是不能取消的，除非基督把痛苦放在自己心裏，讓痛苦破碎其心肝；死亡是不能免除的，除非基督自己從容就義，而視死如歸。先就義而後得到生命。其整個的事態，必須要確實地毫不苟且地去應付而不好有詭避的——應付牠們，克服牠們。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應付了這三個問題——在十字架上是一個普世奮鬥的徵象；到了復活，他把牠們盡數克服了。在這個復活的早晨，又有一個普世勝利的徵象。

經上並沒有記載耶穌不信那女孩死亡的話，他只是不去理會牠。那句話原是事實，然而不是最後的一句話。最後的一句話，是關乎生命的。當我們應付這三件事情的時候，我們不否認牠們是事實，我們只否認牠們是終極的事實。我們應付牠們，因為基督應付了牠們；我們克服牠們，因為基督克服了牠們。

我們應付悲痛，不僅是心理上的作用，我們也應當自動地去應付，我們應當用牠達到高尚的品格，用牠作為道德之助。詹姆士教授說：「這個自動的應付悲痛，對於生命，創設了一個新方向。」當着出路四面擁塞的時候，我們常能向上瞻望。一個人知道這個祕訣之後，他就不會受世俗話的專制之束縛了。他聽到那些超然的話，拿住了牠們，像彼得在海中拿住耶穌底手一樣，行過人們所沉陷的環境和痛苦的怒濤。

現在讓我來看一看人們所最怕的四件事情罷：

(一) 批評

第十三章

最後的一句話——生耶？抑死耶？

我們怕批評，因為批評是向我們底自愛心襲擊的。據阿德勒（Adler）說起來，專主為我的病態，是顛沛生活的必然原因。批評既然傷及我們底自我思想，所以這是向自我底中心襲擊的，我們就忿恨了牠。那末什麼是基督教應付批評的方法呢？基督教的方法，彷彿是如此的：第一，先問一問這個批評是否確實。假若是確實的話，我就糾正受人批評的事項。因為這一次的糾正，我就成為更好的一個人了；所以也可以說是因為這一次的批評，我底批評者，却成為我底靈魂的義務看守人了。我必須抱定這樣的態度，這是很緊要的。因為我們所提倡的應付生活的方法，在這一點上總不免受到相當的挫折。可是必須想到，因為我們能夠利用他人對於我們的冤枉，則來到我們身上的每一個疼痛的批評，可算作冤枉。這種批評或者是很公平很需要的，萬一假若這批評是不公平不確實的話，我們也溫柔地承受嗎？不，我們要把牠納入我們生活的計劃中，而利用牠。耶穌釘於十字架，因為人家錯誤引用他底說話，曲解說話的意義。他不是單單忍受而已，

他把牠們都納入於目的中間，並且用這些謊言而集成上帝的真理。那些曲解，使耶穌釘上十字架，但是現在世人由於那十字架而得到關於上帝和生命的真理。有人說，思維正是我們成見的重新整理。做一個基督徒，乃是重新整理我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批評，然後把牠返歸於世人，而此中的消息，則與以前完全不同了。

在大庭廣衆，有一個起立質難的人，攻擊一位講員，說他是說謊者。這是一件失面子的事情，是一種無上的損失。那演講員在衆人面前失去了面子，但是只有一刹那的工夫。他面上呈着笑容，耐心地平心靜氣地講述所爭論的問題，半點沒有表示忿恨的意思，而恢復了面子，並且爭得更多的面子。這件事情似乎這樣的過去了。但是那天晚上，那位質難人沒有睡熟，因為那位講員對於這件事的忍耐談諧，褻擾了他底心懷，至於造成內心的決鬪，而傷了自己底心胸。他輾轉不寐，歷數小時，直至次晨四時，經過猛烈的奮鬪，走到他敵人底家裏，喚醒了他，將昨日整個的事情，敘述一番，並且請敵人饒

恕。他得到敵人底饒恕，也給敵人以宥恕。當他回到家裏，天已黎明了，他底心胸也黎明了。那天早晨，他立在禮拜堂裏面，對於那些他曾經以言語得罪過的人，請他們原諒。這樣的反響，是很迅速而且有蔓延性的。其餘的人，就感覺到他的悔改和善意的傳導了。那天早晨，一共解決三十餘種爭執的案件，教會裏整個的精神轉變了。那位演講員沒有忍受批評，只是利用牠改變了整個教會的精神。他把整個事件，歸到他所應付的靈心的軸子上面去了。正像一朵荷花，藏於污泥，藉污泥以爲生命，然後把污泥改變形像，作爲純潔的象徵，以示世人。所以由於人們底成見和忿怒而來的不公平的批評，我們也可以把牠拿住，把牠變成上帝底純潔的真理。據說「真理只要一個襲擊，就能發光」，這是對的。然而只受到一個襲擊，也能使真理發光。這樣的發光。乃是藉靈心上的態度，一時表顯出真理和美觀來，却比歷代所辯駁的真理還多。什麼是真理呢？這是彼拉多所問的。並且他要在爭辯和解釋裏去找一個答案。然而世人只以其前面立着的人底精

神去看真理的。真理在基督所受到的每一個襲擊上面，都在發光。

所以不拘批評是確實或是不確實，我們總能利用牠，把牠作為較高目標底僕役。

(二) 財產不穩固

人們防備財產不穩固，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積累大宗的財產，藉此以謀財產上之安全。這個方法的缺點，是明顯的。因為財產的積累，足以使人發愁而腐蝕其精神。還有，我們知道因為日前股票買賣的失敗，那種財產上的保障，也不穩固了。第二個方法，是完全擯棄財產，視財產為個人底束縛，因以完全拋棄之而解脫了自身。這樣的方法，乃是完全洗淨掌握財產的手，而除去了物質的障礙。以上的兩種方法，似乎每一種都是束縛——一種是財富的束縛，一種是貧困的束縛。兩種方法，都是得不到自由的。你底自由，只是自由去利用貧困，自由去利用財富。自由去利用財富的人，是被那財富所束縛的；自由去利用貧困的人，是被那貧困所束縛的。他們兩者都受了束縛。但是像保羅

這樣的人，已經懂得富裕和不足的，是自由了。甘地還是受了貧困的束縛。他用汽車電報輪船，並以廠家資助他底事業，而感到與他底主義違背，受到良心上的詰責。而工廠的廠主，則被他們底工廠所束縛，被某種經濟程度的生活需要所束縛。因為當他們底經濟物品，一被剝奪，則他們就要陷入於痛苦了。假若貧困來到的時候，你能利用牠，作為步登天國的階梯，則你就自由了；假若財富來到的時候，你也能利用牠作為天國的目標，則你也自由了。

有一次，我在印度等候火車。我詢問一位高等階級的印度人，是否趁快要到達的火車，他回答說，他不趁火車，因為只有三等，而沒有頭等，就不能趁。我對他說，我是預備趁的。他說：「唉，是的，你能趁三等車，因為你是信教的人。假若你趁了頭等，也不會把你擡高；假若你趁三等，也不會把你降卑。你是超越這些區別的。但是我必得講究怎樣的區別。」那時候若我在感情上沒有節制的話，我簡直要在月臺上手舞足蹈了

。頭等不擡高地位，三等不降低地位。快樂不會使我們驕傲，痛苦不會碎去我們底心胸，財富不會迷亂我們底神志，貧困不會破壞我們底靈性，因為我們看到那一切都是機會，都可利用牠作為我們生活的中心目標的。而這個生活的中心目標，則比那一切都要深刻。貧困與財富，是我們所偶遇的事情。天國纔是我們底生命。

(三) 衰老期的畏懼

看着我們自己底身體開始凋衰頹廢，是一件嚴重的事情。我們可以用科學所指示的面部按摩和美容裝飾品防止牠。然而這是一個敗仗。我們知道，到了最後，我們還是要失敗的。假若我們底生命，要被我們底外貌所束縛，那就嚴重了。但是，假若不被外貌束縛呢，則我們對此衰老期，能以笑容視之，或以積極的喜樂處之了。在一個人底生命過程中間，每一個時期，都有一個機會，去作一種特殊的貢獻，是為別的時期所不能的。在青年時期，我們對於上帝，對於人們，都貢獻了我們底熱忱。到老年的時期，

第十三章

最後的一句話——生耶？抑死耶？

二三九

我們要貢獻我們底穩健，我們底經驗，我們底同情，而都為別的時期所不能供獻的東西。長到老來，不但是優雅溫文，而且是愉快喜樂。這是做基督徒的一種權利。因為基督徒不是去忍受衰老期，而是去利用它的。一個人面容長老了，但是磨鍊出一種柔和同情和經驗來了，尙且還有什麼東西比這更美的呢？若能忘却外表的顏容，而集中思索於較深刻的東西，則童顏自來。因為呈着仁愛和貞潔的一個面容，無論在天上地下，沒有東西比牠更美的了。當着一個乞丐看見聖潔的彭尼法柴 (Penny Father) 走過，他叫着：「啊！你先生底面容，顯現了天上的榮光，請你給我一個辨上罷。」

當我第一次到印度去，我不慣印度的風土氣候，所以患了好幾次熱症。我得到一個老年的印度女聖卡羅林麥媽 (Caroline Marna) 來看我的權利，這幾乎是值得患熱症的了。她底櫻色的顏容，充滿着光彩，當她在我牀前禱告完了立起來的時候，她每次總是斜倒身體來，在我底額上一吻。當她走出病房，我感到我已經接待了一個天使，不是不知

不覺的，而是知道的。現在假若他是個年青的女子，則她恐怕只是在走廊上膽怯地問我一聲好就走了。但是年老的她，有權利進入內室，並且給與最需要的一吻。是的，老年的人，有走進別人底內室的權利，年青的人，就不知道了。老年的人，也有其自由，和青年一樣。所以無論什麼時候，當我照鏡子看到我底頭髮灰白了，我只感覺到喜樂，當我底頭髮變成白色的時候，我要愈覺可愛。因為生活既然一年比一年美滿，為什麼直到終點，也不是如此呢？這樣的終點，只是一個新的起始罷了。

在北京一座寺院裏面，有五百尊羅漢，有人說，一尊是馬哥李羅，就是中國人把到達漢土的第一個西方人，尊為神明了。但是他們使馬哥李羅底樣子，與其他的菩薩不同。中國的菩薩，雖然各時代的目光不同，總是很穩重很安定地坐着的。而只有馬哥李羅是立着的；態度熱烈，兩目灼灼注視，面部起了皺紋。那就是穩健的東方人，對於鬼崇的西方人之看法。我想我對於中國人尊馬哥為神之宏量，比較這個好動的神像，更為羨

慕。我們西方人久已把好動性神化，久望從好動性上面，得到許多益處。而已經得到的，却是這樣的微細，我們不再和從前一樣，把我們跪拜於好動性的臺前了。那所神廟裏另有一尊佛像，塑得比馬哥字羅還要有意思，我也感覺到更有風味。那是一個人當着衰老的時候，他底臉部即由中間裂開來了。他正要推開他底起皺紋的面具，而裏面則就是一個青年的面容。他以他底至善而得到真正的青春。所以他正要脫掉外面的假面具，而顯出他本源的自我來。我愛這個老年的青年人，並且心裏對他起敬，因為他代表一個正當的模範。我感到基督徒也應當如此。一個人應當藉內在的靈心之維新，而永遠保存其青春。

有一個女教士，從中國匪區裏面出來，曾經歷許多危險，卒得無恙而還。後來她到印度，只是把手在一隻鍾愛的狗身上一按，她底全片下唇，就被狗撕去了。她以她底勇敢，她底毅力，曾經救活中國的兵士千人，而結果竟被一隻鍾愛的犬所創傷，這似乎是

一個希奇的轉變。但是當她去過美國之後，我又在中國見到了她。醫生把她底傷口醫得非常奇巧，使她底嘴唇，看起來反比從前美了。我想這樣的遭際，也是基督徒所有的權利——可以山衰老而達到身體靈魂更美的地步。一位中國的基督徒對我們說：「那位先生是精神勝於肉體的。」並且告訴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有精神勝於肉體的可能——一個永久的少年精神，去利用衰老時期，直至終了。

一位老年印度女人招待外賓，她底態度是這樣的幽閒穩重，一位外國朋友驚奇地對她說：「你是這樣美麗啊！」那女人就很鎮靜地回答他說：「當然是的。我應得要美麗。我年紀七十四了。」她已經得到祕訣了。

(四) 死亡的畏懼

死亡是生命史裏面主要的痛苦，我們畏懼死亡，是爲着我們自己，是爲着我們所愛的人，我們知道所有的人們都不免於死亡，只是時間的問題。但是當着死亡來到的時候

，是一種突然的襲擊，會使我們目瞪口呆。我說「會使我們目瞪口呆」，可是倒也不盡然。像本書所述，有些人已經學到祕訣，死亡來到的時候，反使他們謳歌了。早年的基督徒，幾乎都得到這樣的勝利。我剛從羅馬的卡塔科姆斯（Catacombs）來，那裏安葬着早年的基督徒二十萬人，有許多是殉道的人。那裏還有許多碑石，是早年的基督徒所寫的，但是據我所能記憶到的，却沒有一方碑的碑文，是表顯着哀痛語氣的。以生離死別之哀痛，充滿我們墓地的一種異教，在那裏是沒有的。那些基督徒相信基督已經戰勝了世界上的一切。死亡是其中一端，所以在一切事情裏面，都含有一種慎重的深刻的喜樂。我記得有一塊碑石，是加爾各答李氏，爲其六個孩子所建的紀念碑。那六個孩子，是有一天晚上在喜馬拉亞山腳的戴賽嶺（Darjeeling）遭山崩而死的。碑上刻着：「感謝上帝，藉主耶穌基督而我們得到了勝利。」

對於李氏和早年的基督徒，與以整個事態之扼要的，是耶穌基督之復活。

福音提出足以困惱心胸破碎心胸的問題，而其所能充分提出來的惟一的方法，是要在生命的自身裏面去提出來。從別的地方所提出來的問題，只是哲學。所以別人提出來的問題，都是哲學，惟有耶穌提出來的是事實。當他底身體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好像在天平上掛着一個碩大的問號。當他口裏叫着「上帝啊！爲什麼……」的時候，好像歷代的慘痛，都匯集於那一聲呼號裏面了。凡問題之不是匯集在那一個碩大的問號上的，或是那一聲呼號裏面的，都不足以困惱我們底心胸。仇恨能夠到什麼地步呢？爲什麼宇宙容納不了公正呢？爲什麼良善（The good）在痛苦的時候，好像是被遺棄了呢？宇宙會作善人底後盾嗎？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都在那一聲慘痛的呼號裏面發生的。

答案是什麼呢？答案是必須要對着問題所提出的地方答的，就是要答在生命本身裏面的。假若提出問題來，是關乎事實的，則一個充分的答案，必須也是關乎事實的。問

題是事實，則答案必須也是事實。上帝曾經回答了問題，在問題所發生的地方，充分地回答了。十字架提出問題來，而基督底復活回答了。不公平和痛苦的事實，用更偉大的事實——勝利——回答了。假若耶穌只是精神上的復活，則答案不全。因為問題之發生，是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事實，只有兩方面的勝利，纔是充分。上帝最後的一句話，不是十字架，而是復活。但是那最後的一句話，不是說說就算了，而是有生命的，是一個事實——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事實。我們現在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是如何出來的了。上帝將要在人事當中，說最後的一句話；而那最後的一句話，就是勝利。耶穌讓生命說出最苛刻最殘忍的話來，而在死亡裏面，使那最柔和最純潔的心，得以平定，然後靜靜地再從死裏復活，從墳墓出來。他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這是他所說的最偉大的一句話，而與以整個事態之扼要的，就是這句話。因為這句話能夠把生命的悲痛變成謳歌，而獲得最後的喜樂。

用不着說，希臘的俄賽里斯（Osiris）和其他的異教神明，有祂們底復活，並且以爲整個的事態，是類乎冬去春來的變遷的。就是這樣說法的話，那會拔除耶穌復活的根由嗎？不，耶穌復活的根基，種得非常深刻，而不能拔除的。因爲牠是與我們底道德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組織體相聯絡的。那一個異教神明底復活，是以生命爲後盾的呢？那是宇宙間最澄清最深刻最和諧之道德徵象與精神徵象的一種生命。那一個異教神明，是用得勝的生命去證明祂底復活的呢？我們要相信異教神明從死裏復活，必須先要看見他有一種光明的無罪的生活。只有耶穌對於死亡的勝利，是用得勝的生活，去證明他底復活的。

陸軍上校俄爾科特（Colonel Olcott），爲通神術之鼻祖。他對喀萊爾（Carlyle）說「我能夠以耶穌所說『我與父原爲一』的話，作爲我自己底說話而真正利用了。」「是的，」喀萊爾回答說，「但是耶穌有世人相信他呢。」耶穌有世人相信他的復活，因爲

他們看到比他底復活進一層的東西。他們看到「復活與生命」。而且那兩樣東西，融治混和，若合符節。

耶穌死後，祭司長和法利賽人來到彼拉多面前說：「大人，我們記得那誘惑人的，還活着的時候，曾說『三日後我要復活』，因此請吩咐人，將墳墓把守妥當。直到第三日，恐怕他底門徒來把他偷去了，就告訴百姓說，他從死裏復活了。這樣，那最後的謬誤，比先前的更利害了。」「最後的謬誤」。對於他們，耶穌底整個的生活和教訓，是一個謬誤。他謬誤了，或者說，他不適合於他們底制度。因他不適合於他們底窄狹觀念，照他們底立場看起來，都是謬誤。但是由於耶穌底立場說，則他們底整個的精神和觀點，都錯誤了。而他底精神，乃是萬世不易之真理呢！若離開現實制度，就是謬誤，照這樣的一個立場說，則復活是一種謬誤。以爲死人是不至於復活的。而基本的錯誤，則在於一個假定上：以爲惟一的最後的一句話，就是自然界的秩序。但是上帝創造了自然

的秩序，有竭盡其發生新現象之可能性嗎？在自然秩序中造物之容易看來，使我們覺得在上帝裏面，尚有不勝縷述的可能性，未之盡竭。這個「最後的謬誤」，就是脫離自然秩序。然而這是向上的脫離。這不是倒退，而是上進。是一種加緊速度的演進。依平常的標準說起來，一切較善的行爲，都是一種「謬誤」。然而這是向上的謬誤，是由這一個標準（自然秩序的終點），達到適合於另一個真正的標準（一個自由的不受拘束的上帝之標準）之謬誤。照那樣的意思說，這不是謬誤，這是一種更高的真理。你可以把牠稱做奇蹟，我毫無異議。因為在自然秩序的歷史當中，至少有四種明顯的確切不易的奇蹟，或是四種突創的東西：

（一）人類心靈之產生——這是突創的一個事實，使人非常驚異，不能說牠不是奇蹟。

（二）童貞女出生耶穌——較高標準的人道之一個新的開始

(三)耶穌之復活——對於枯寂的生命之得勝，死亡亦然。

(四)個人之重生——提高人之精神地位，使合乎最高的人（即耶穌）之行爲；確實點說，就是使合乎比人更高的一位。

這是四種確切不易的奇蹟，而爲新開始之先導——向上的開始之先導，每一種有神的價值，是爲我們所希冀的那一位上帝——宇宙間至善和贖罪的上帝。假若耶穌沒有復活的話，則應當復活，否則整個的事跡，都陷於謬誤了。

可是宇宙間最大的奇蹟，還不是這四種裏面的一種。最大的奇蹟，是耶穌自己——他超過作惡的罪人，超過由惡而善的聖者，而本來就有一個清明無瑕的生活；而他這個道德人格的奇蹟。纔是一個中心的奇蹟，其他較小的奇蹟，藉這個中心奇蹟之光輝，纔是可靠。

經上記着說：「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那馬利亞坐在墳墓上。」就是聖母和罪人共同

坐着，看墳墓上有否什麼動作。若墓不開，對於死亡，沒有勝利，則人們坐着看墳墓，知道他們底希望，是和耶穌一同封閉在墓裏了。人類歷史中千鈞一髮之時已經到了。萬善仁愛生命，會被罪惡仇恨死亡的力量所消滅嗎？答曰，否否。主復活了，直到萬世至代，他實在是復活了。

一位教會學校的監督和他底妻子，剛剛丟失了他們底獨養子。而下一個禮拜天，剛好是復活節禮拜。那學校的監督，照常做他禮拜堂裏的職司，若無事然。不過和平日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因那天在一切事情上，都有一種凱旋或是得勝的感觸。當那天學生們回家去的時候，有個孩子忽然對他母親說：「他們真相信，是不？」

「相信什麼？」母親問他。

「啊！復活的這些道理呀。」

「當然。我們都相信的。」母親回答他說。

「是的。但不是那樣的相信。他們是真正的相信呢。」這個孩子有心地對他母親這樣說。這個孩子知道校長和他底妻子，正把死亡的悲劇，變作生命的凱旋了。

所以當死亡威嚇我們，威嚇了我們所愛的人，正像一隻烏停於樹枝上，而被暴風雨所襲擊一般。我們能夠說：「你迫我離去，我還有翅膀呢。」因為我們也戰勝最後的敵人——死亡。含苞破裂之創痛，既為花朵顯現之預示，則死亡之創痛，亦是我們內在生命的發揚，而到於不朽的一種朕兆。

許多讀者，或以為本書裏面，缺少一種慰藉的意味——仁愛的上帝給與祂兒女的一種慰藉。然而我特意要把這層意思，留到末後來說。因為我們討論痛苦的時候，倘若把慰藉作為最重要的意思，則要害及我們底宗教精神了。這樣，好像把上帝看作「拭淚之保姆」似的，而這種祖母式的嬌寵，將來勝過於良善。則我們——祂底寵壞的兒女——只把宗教看作一種慰藉的東西，不以宗教為一種培養人格的能力了。可惜這樣的看法，

不但沒有人格栽培之價值，並且也要失去了慰藉。因為沒有一種真正的慰藉，不是由於內在靈心得勝的副產物而來的。也不是靈心上拭淚的保姆，所以能夠造就人格的。

「慰藉」二字，英語叫做 Comfort。Comfort 一字，則由於 Con（聯合 with 的意思）和 Fortis（力量 strength 的意思）兩字湊合而成。直譯起來，就是「由於聯合而得力量」（Strengthened by being with）這「慰藉」兩字，按照新約解釋起來，意思就是由於吾人與上帝聯合而來的一種力量。這是一種有力的慰藉，內含鐵質，乃為補劑。

雖然，當着一個人，覺得有一位對自己知曉，了解，分憂樂的上帝，與其同在的時候，則也有一種特別的慰藉。

x x x x

我見一條蟲，
痛苦地緩慢地，被內心所驅使，

走過一條塵埃的道路，

在那裏轟轟的汽車，往來馳騁。

牠底痛苦的結局，就是灰塵，

牠底最後的命運，就是壓斃，

牠底成敗利鈍，

無人過問。

×

×

×

×

我是否亦屬塵埃中之一蟲，

生在無數年代的灰塵當中？

我底命運，是否也是壓斃，

於宇宙星球的旋轉之中？

我是否要盡力達到從未見過的鵠的？

我久望作那靈魂，是否將永遠不能？

我底成敗利鈍，

是否亦無人過問？

×

×

×

×

某種事物告訴我，說不是這樣。

在我心裏有一道光，

使我譏笑自己對於星球旋轉砰礫之恐懼。

這一道內在的光，就是喜樂的仁愛；

不是愛那看不見的遠離我的上帝，

在我心內而與我心聯絡的，有我天父同在。

第十三章 最後的一句話——生耶？抑死耶？

二五五

這個希奇的事實，勸勉我到於更純潔更高尙的生活。

逐日保證我自己不是塵埃，

亦無庸懼怕壓斃。

我知道我必定要達到我底鵠的，

因我所經過的塵途，

早有那加利利人底足跡。

雖有兇惡的勢力，把他完全壓死，

滿身浴血，橫臥於塵埃上，

像普通被壓傷的蟲一樣；

但他已從塵埃中復活，而被高舉，

直至天極。

我跟從他——有他底生命。

所以在生命的戰鬥中，我毫不懼怕。

物質的世界，兇險的惡魔，

和我掙扎，要破碎我。

要把我底靈魂剝磨。

只讓他們盡量擺佈，

終不能擾我寂靜的心頭。

我不顧物質的世界，和兇險的惡魔，有什麼樣的陰謀，

因為這個我知道，鴿的我也必達到，

一切承蒙天父底眷顧。

x

x

x

x

第十三章

最後的一句話——生耶？抑死耶？

我們研究痛苦的工作，已經完畢了。我想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耶穌底福音，足以滿足有心人底要求了。他說，「宗教必須要能證明：（一）良善是勝利的氣概，而罪惡就是失敗的機運；（二）罪惡對於人類目的中固有的希望，是否定的；而美德對於這種希望，是成全的。」我在本書裏面，證明痛苦是人人都有的，基督徒也不能例外，其分別只是應付的不同。有些人因痛苦而意銷心灰；有些人已經學得耶穌的秘訣，就利用痛苦而振作精神。好比拉斐爾（Raphael Sanzio）和那不懂繪事的人，用的是同樣的材料，同樣的顏色，一個完成了畫圖的使命，而另一個則弄得雜亂無章，一無所成。倘若我們要以道德為目的，則一切的痛苦，似乎是必需的；鳥類若無空氣之壓力則不能飛；人們若不勝過痛苦，則道德不長進。所以我們應該用一位父親對他底女兒所說的話，訓導我們底靈魂。那父親說：「我們既不足以避免痛苦，則我必教她以基督的智慧，使我們自拔於痛苦，並可把痛苦變為美善的東西。」我想我們也已經知道，世界上一切的痛苦患難，不

是無用的。

我已經知道，我們一切的痛苦，深刻地把上帝捲入漩渦了。並且他底痛苦，就是我們底利益。當我們看見他背着十字架，登上比人們所登還峻險的髑髏山，我們知道那個十字架，與我們底救贖，是有密切關係的。

我們已經知道，一個人除非了解得由痛苦得來的智慧和同情，上帝是不能用他的：

「啊！必須——無限的創造者——」

啊！爾能用炭寫字之前，你是否必須燒木成炭？」

是的，似乎祂必須經過這樣的手續。當着我們正在痛苦的火焰裏燃燒的時候，我們必須知道，無限的創造者正把我們預備，作為祂底工具，供祂底使用。

據新約裏面所說，「耶穌拿起餅來，當他祝福了，就擘開，賜給他們」——「拿起」，「祝福」，「擘開」，「賜給」，是照這個次序來的。是先擘開而後賜給的。所以

我們被擘開的時候，不要退縮。因為上帝看見人們底需要，所以要把我們「擘開」，「賜給」他們喫。

不過我們不是要抱一種緘默的態度，我們要自動地快樂地接受我們底痛苦，利用我們底痛苦，作為見證。那末基督徒應當做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們，因為他有一種「無論如何」的喜樂。他底喜樂，是不受境遇之影響的，是超越境遇的。英國的遊行教士俾利布累 (Billy Bray)，給他兩隻腳取了名，一名「榮耀」，一名「阿利路亞」。所以他走路的時候，一隻腳說一聲「榮耀」，另一隻腳就接着說「阿利路亞」。他無論走那一條路——樂園也罷，慘痛也罷——那兩隻腳，還是一樣地唱和。

感謝上帝，這個方法行了。牠可以毫不規避，而應付一切事物，利用一切事物，表顯出勝利的氣概來。印度有一個體壯力健的婦人，性氣非常躁暴。她跑到許多許多神廟裏面去求神，使她脫離這暴躁的性氣。在離家一千英里路遠的一所廟宇裏面，她碰見一

位小小的女基督徒。那女基督徒就把基督改變人們性情的道理講給她聽。她說：「你不知道我。個個人是怕得我底暴怒的。我傷氣的時候，曾經咒詛我底家庭。怎樣能夠把咒詛消除，教我心裏的怒氣平靜下去呢？不，你所講的，恐怕也是不行罷。」「試一試，」那女基督徒硬勸她說，因為她自己曾經經驗過，而證明這個方法是有效的。然而那性氣暴躁的婦人，搖首而去了。一個禮拜之後，她又到同一地點，經過人叢，走到女基督徒的地方，用她底臂膀圍着女基督徒說：「行了！行了！我曾經試過了。今天有人打了我底嘴巴，我不曾回擊他。在我中間，某種東西已經改變了。這就行了！」這個體壯力健的婦人，和那女基督徒面對面地立着，成爲知道「大祕訣」(Great Secret)的姊妹行了。當她們定睛對視的時候，她們倆都感到她們已經捉摸到生命的中心，得到生命的自身，從此以後，再沒有東西，可以使她們畏懼了。這就行了。

斯多噶派是主張隱忍的；伊壁鳩露派是主張尋求愉快的；回教是主張無條件地降服

的；佛家和印度教，則視人生爲幻爲妄，是空非實，而主張出世；只有基督教主張入世，而得勝了一切。

民國廿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譯畢

本書專門名詞索引

四角號碼	專 門 名 詞	頁 數
〇〇二三二	蒙爾	一七七
〇〇二五二	摩法特	一四九
〇〇六八二	該阿	四七
〇二九二一	「新約的顏客」	一三四，一三五
〇七六二七	部刻華盛頓	二〇六
一〇一〇〇	「二擇一」	一九一
一〇一〇三	玉泉山	一三七，一三八
一〇一〇七	亞細亞洲	九二
一〇二四七	夏威夷	一一二
一〇六〇〇	西蒙茲	一三八
	西塔浦爾	四二
	登山寶訓	一六

本書專門名詞索引

二六三

一七五六七	君士坦丁	三〇
一七六二〇	司提反	八九，九〇
一七六八二	德歌	一七五
二〇二四七	愛默生	二一七
二〇七一四	毛利斯	一七五
二〇九一四	維基尼亞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一	維蘇威火山	四六
	卡耶姆	三九
	卡塔科姆斯	二四四
二一九六〇	卡羅林麥媽	二四〇
二二七七〇	緬甸	一一一，一二九
二二七七〇	山海關	一三七，一三八
二三二五〇	俄爾科特	二四七
	俄賽利斯	二四七
	俄曼	一八四

二四二三一
 二四二九九
 二四九〇〇
 二五二〇六
 二五二四〇
 二六二四〇
 二六二四一
 二六二九四
 二七二二〇
 二七二六一
 二七九二〇
 二七九四〇
 二八一〇〇
 三〇一〇四

德被跑馬廳
 休格爾
 科哀主義
 科芬
 仲斯
 健泰尼亞
 俾利布累
 得布斯
 保爾生
 御示
 詹姆士
 約伯記
 叔本華
 以得撒王
 塞姆族

二二
 一三八，二二二
 九六
 一七六
 一八八
 一七九
 二六〇
 一八〇
 一二四
 一五五，一五七
 一〇〇，二三三
 二六，二八
 九七
 一五一
 六四

基督與人類痛苦

二六六

三〇二二七	窩爾坡爾	六
三一一二七	馮玉祥	一〇七，一〇八
三一二六六	福州	一〇三，一〇四
	福門(約翰)	二四
三二一六九	潘沛依	六
三三一二七	浦盧利亞麻瘋救濟院	二二二
三四一四七	波斯	三九
三六一一一	「混亂」	一七，一八
三六一二七	湯姆生	一六五
三六三〇〇	迦該迦特	一九一
三七一三四	澳大利亞	一〇四
三八一五五	海峽殖民地	一七
	海拉	一一九，一二三
四〇〇一七	九凶	一六
四〇〇三〇	太戈爾	一二五

四〇二一六	克雷門特
四〇六〇〇	克魯希
四一九二〇	克賴斯勒
四二一二三	古利奈人
四三〇三〇	柯倫那(斯提文)
四三八五〇	彭尼法柴
四四二四七	犬總勝
四四五二七	戴靈嶺
四四六〇一	戴里諾夫
四四七二七	蔣介石
四四七七〇	勒農
四四九一〇	善斯
	葛萊孫
	甘地
	杜威

本書專門名詞索引

二二〇	七
四六	一〇五，一〇六，一〇八
一二五	一三四
一〇九	二四四
二一八	二〇五
二四〇	一〇五，一〇六，一〇八
一三四	七
二四四	一七四
二〇五	四四
一〇五，一〇六，一〇八	一八二，一八三，二三八
七	九九

四七二三四	猴神	六〇
四七六二〇	胡適之	三三
五〇〇一八	拉斐爾	二五八
	拉斯	一三八
五三〇三四	挨提女士	六五
六〇四〇四	晏陽初	一〇四
六〇四〇七	曼徹斯特	九八
六〇四二〇	因治	一三二
六〇九一四	羅干	一〇七
	羅治	一八九
	羅凌士	一四七
	羅素	四六
六三〇六四	喀萊爾	一九〇，二四七
六八〇六一	哈頓	一七五
七一三二七	馬哥索羅	二四一，二四二

七二二六二	馬達加斯加	一三一
七七二一〇	腦熱症	一四〇
七七二一一	凡爾賽和平條約	二一四
七七七一七	尼古那	五三
	巴刻	一七五
	巴利	一三五，一八六
	巴特派基督教	一三五
八〇三三一	「無論如何」	一一八，二六〇
八〇六〇一	普冷克德	一七三
	普林斯登大學	三五
九〇九〇四	米所波大米	一四二
九一四八六	「類緣」	一〇〇

(完)

